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
CBETA2018 版

第九十三冊：深密部類（一）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彙編說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藏讀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具足無量功德。能遍閱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更是古今眾多佛子的畢生心願。但人們往往以為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要棲身藏經樓、多年足不出戶方能成功，廣大普通佛子只能望洋興嘆。大眾閱藏的目標是通過合理規劃及輔助工作降低閱藏難度，讓普通人也能閱藏，也能讀完大藏經、讀懂大藏經！

《大正藏》收入從印度傳來的經律論三藏 1692 部，其中有居士不能閱讀的聲聞律藏 72 部、未受灌頂者不能閱讀的密教經 618 部，又有很多佛經有重複翻譯。把不能閱讀和重複翻譯的暫時擱置，則只需要讀經藏 338 部，居士可讀律藏 83 部，雜藏 40 部，論藏 133 部。經“365 壇法界普供養閱藏祈福大法會”數千人集體測試，1 年就可以通閱 338 部經藏和 83 部律藏，而且每天只需讀 5 小時左右。讀完不成問題。

不僅能讀完，還要能讀懂。為了能讀懂，我們對全部經藏作了詳細分類並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排序。先讀比較容易懂的事緣經，再讀人天乘，再讀聲聞乘經，再讀初機大乘經，最後讀講般若、深密等法義的大乘深經。在家可讀戒律分為居士戒和菩薩戒，居士戒適合在人天乘經之後讀，菩薩戒適合在初機大乘經之後讀。《大寶積經》和《大集經》本身包含多部佛經，為最大限度減少重複、增進理解，勘同和分類深入到了其中每一部經。

本版彙編（5.5 版）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的順序把全部經藏和居士可讀律藏編成 100 冊。順次讀下來，前一多半都能讀懂，難懂的是部分大乘深經。對這部分做更細緻的分類和排序，也可讓人多懂一些。大眾閱藏官網網址：<http://www.yuezang.org>；

本彙編採用 CBETA 2018 版電子佛典。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料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佈的電子佛典資料庫可在網路上下載。編輯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校勘，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汙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婆嚩林馱，娑嚩達摩娑嚩，婆嚩林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摩啰摩啰。虎啰，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录

佛說諸行有為經.....	1
佛說須摩提長者經.....	3
佛說勝軍王所問經.....	12
佛說見正經.....	18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九.....	25
賢護長者會第三十九之一.....	25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	38
賢護長者會第三十九之二.....	38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二十.....	64
廣博仙人會第四十九.....	64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	81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	83
佛說老女人經.....	89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	91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上.....	95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下.....	103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	114
諸法無行經卷上.....	118
諸法無行經卷下.....	136
持世經卷第一.....	151
持世經初品第一.....	151

持世經五陰品第二之一.....	161
持世經卷第二.....	168
持世經五陰品第二之二.....	168
持世經十八性品第三.....	176
持世經卷第三.....	182
持世經十二入品第四.....	182
持世經十二因緣品第五.....	184
持世經四念處品第六.....	189
持世經五根品第七.....	193
持世經卷第四.....	197
持世經八聖道分品第八.....	197
持世經世間出世間品第九.....	200
持世經有為無為法品第十.....	202
持世經本事品第十一.....	203
持世經囑累品第十二.....	209

佛說諸行有為經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

賜紫沙門 臣法天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世尊告苾芻眾言：“苾芻！一切行遷qiān流，如幻不實、不得久住、無有定相、是顛倒法；苾芻！乃至一切行，垢盡jìn無染離一切垢。一切眾生乃至蠕動及部多等，至壽命盡決定殞yǔn滅miè；若彼無生即當無滅。若彼長者、婆羅門、刹帝利種族，殊勝shèng豪貴自在財富，無量金銀珍寶及諸受用，無所乏少；雖有父母眷屬、親姻知識、吏民僮僕pú皆悉具足，至壽命盡亦無能免。又復刹帝利授灌頂已，為大國王得大自在，有大力勢，人民無量，大地國土皆悉降伏，至壽命盡亦復無免。又彼仙人林中諸修行者，不貪於味，食諸菓guǒ實；又復遠離菓實修諸苦行，至壽命盡亦復無免。

“又彼修諸十善，得生四大王天、忉利天、夜摩天、覩史多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又復修行禪定，得梵身天、梵輔天、大梵天，得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淨天，得少淨天、無量淨天及遍淨天，得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想有情天；又彼阿那含得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又彼厭礙色身，修無邊虛空三昧等，得生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彼等諸天雖復殊勝shèng，非彼不生，亦復殞yǔn滅miè。

“若彼三界漏盡jìn，已作所作，遠離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得阿羅漢，雖復此身亦當棄qì捨；又彼刀兵劫，自修一身處於寂靜，悟諸因緣得中乘證，號辟支佛；雖復此身亦當棄捨；

乃至如來、應、正等覺，十力廣大，四智圓明，說法無畏，正師子吼，歷lì無數勤勞得那羅延身，亦復棄捨。

“諸苾芻！所謂如彼窯yáo師造作坏pī器、盆甕wèng之類，雖復有成，定從破壞huài；又如菓熟自當墮落，生滅之法亦復如是。諸苾芻！一切有情乃至部多，一切含識至壽命盡jìn，無免斯者。如無有生，即當無滅。”

復說偈言：

“如來天中天， 說是無常法，
如坏pī器不堅， 終趣於破壞。
同菓熟自落， 有情命如是，
苾芻今當知， 生滅宜應怖。”

爾時，世尊說是經已，諸苾芻眾一心信受，歡喜奉行。

佛說諸行有為經

佛說須摩提長者經

(一名會諸佛前，亦名如來所說示現眾生)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世尊時到著衣持鉢，與阿難俱入城乞食。

是時城中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háo哭，哀悼躋bì踊yǒng，稱怨大喚，悶絕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種種號咷táo、啼哭；又有把土而自盆bèn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kē相振chéng；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藉jí。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眾何故哀號悲泣如是？”

阿難白佛言：“世尊！此城中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壽盡命終。是人父母、兄弟、妻子、宗親、知識為恩愛所縛故，如是迷亂。唯願世尊為度一切故，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所說。我今為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慈悲願往至彼。”

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泣哽塞sè，不能發言；正欲長歎tàn，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咽氣而住。

爾時佛告長者父母、兄弟、宗親及諸知識：“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

是諸人等同時發聲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為無有上。我等思念，不離心懷，眾人瞻仰，視之無厭。言語柔和，孝於父母，恭順兄弟；

又復多饒財寶、金銀、琉璃、硨磲qú、馬瑙、珊瑚、琥珀，倉庫盈溢，珍寶具足；又有車馬、飲食、醫藥、衣服、臥具、奴婢、使人。如是悉備bèi，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為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得斷貪欲、瞋恚、愚癡諸結根本；得度生、老、病、死之岸；永離憂、悲、苦、惱之海；所生之處值遇諸佛，善知識會，不遇惡緣。”

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眾：“汝等曾見有生不老、不病、不死者不？”

是諸人等白佛言：“世尊！未曾見也。”

佛復告諸大眾：“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fù；標biāo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冥、愚癡之眾。於諸商主及諸醫王有相好中無與佛等。所以然者？如來身者即是藥王，佛所說法即為良藥。”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刹，	命終能濟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佛復告大眾：“汝等云何知名為死？”

諸人答言：“不知。世尊！”

佛告大眾：“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嫉妬dù、恚huì癡chī，若人行是十惡，名之為死。”

佛復告諸大眾：“若人違wéi逆，不順父母，不行正法，不敬沙門、梵志及諸耆qí宿sù，如是之人亦名為死。”

復告大眾：“若有不敬三寶及諸持戒有德沙門，如是之人亦名為死。”

復告大眾：“若有慳貪、嫉妬、憍慢，自不持戒，家內大小亦復不持；言語麁惡，好傷於人；狂癡、懈怠，心意不安；六情不具，少於智慧；不能專正，喜信他語；常懷嫉恚而自稱譽；遏人之善，揚他之非；好自貢高，不能親近沙門、梵志，不聞正法，如是之人亦名為死。”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懷憍慢，	不敬於三寶，
不能持淨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為死。
好行諸惡者，	所生墮惡道；
若人行諸善，	爾乃得生天。
若人不信佛，	亦復不行法，
行於非法者，	是則名為死。”

復告大眾：“若人得富貴而無憍慢心，意常安樂，亦不自高，亦不自下，等心一切，視之如己，雖得富貴，心無有異，恒觀無常，不為己有，過如怨毒，解知諸法，會當有離。既知是已，精勤修習；知一切法無可依止，於諸名利不計我所，亦復不著一切諸塵；常修其心，親近智者；不近惡友，常求遠離；佛所說法，初不違失。”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 少有眾生，	在於世間，	得大富貴，	而不憍慢。
行憍慢者，	不得離苦，	若不憍慢，	速得解脫。
無憍慢者，	決定解脫，	有憍慢者，	必墮惡道。
斷憍慢者，	不名為死，	有憍慢者，	乃名為死。”

復告大眾：“汝等知有生、老、病、死，今世後世精神輪轉更受形不？”

諸人答言：“不知，世尊！”

佛言：“汝等當知！眾生以此四事因緣繫_{xì}縛_{fù}，精神輪轉五道，不知生所從來，死所趣向。”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眾生生死中，	深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真實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最為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復告大眾：“以結使故，起諸因緣；以因緣故，受諸苦惱；以是之故，輪轉生死。色不至後世，受、想、行、識不至後世。所以者何？五陰不可得、不堅牢、無暫停故。”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緣諸結使故，	起眾惡因緣，
由是因緣故，	而受無量苦。
以受諸苦故，	復起無量結，
一切生死本，	輪轉皆如是。
世間諸美色，	譬如水上沫，
一切眾苦痛，	喻之如雨泡，
一切眾想念，	野馬等無異，
無量諸行等，	其性如芭蕉，

一切諸心識， 猶如幻無實，
如是之妙法， 如來口所說。
諸佛之妙法， 已為汝等演，
慈悲眾生故， 說是甘露法。”

復告大眾：“地不至後世，水、火、風亦不至後世。所以者何？地無覺、無知，四大無識，地即虛偽四大合成，以是因緣不至後世。”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一切諸法中， 無形無有色，
亦無有所覺， 虛妄無真實。
四大假合成， 柔弱無堅強，
欲令至後世， 終無有是處。”

復告大眾：“眼不至後世，耳、鼻、舌、身、意亦不至後世。所以者何？眼空、無我、無常、無有暫住。設欲令止，不可得也，有緣則生，緣散則滅，生無所從來，去無所至；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諸人當知！此六情者，緣會則有，緣散則無。譬如寄客不得久住。又如負債之人計日償債，日畢則去，終無住期，去則便空，竟不可得，無有往來；此六情者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諸情無堅固， 此法如虛空，
不安而無壽， 不可為我所。
因緣故有用， 竟無有決定，
和合所成法， 轉世不可得。”

佛說是經時，三百比丘漏盡結解，成羅漢道，五百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復有八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佛復告諸大眾：“汝等當觀非常，不離是念。諸大眾等！我知過去諸佛為一切眾生作大橋梁，有大慈悲，普及一切。過去佛者名為迦葉Shè佛、拘孫帝佛、拘那含牟尼佛、隨葉佛、尸棄佛、定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如來，斷除一切不善之法，修集甚深無量善法，於諸法中無所罣guà礙，而皆無常。

“過去亦有無量辟支佛，志樂靜寂，善修其心，亦皆無常。

“過去諸佛弟子無量無邊，皆得漏盡意解、三明六通及八解脫，永離生死，得到彼岸，亦為無常之所遷qiān變。

“過去亦有五通仙人，淨修其戒，壽無量劫，悉歸無常。

“往昔亦有無量轉輪聖王及諸小王，七寶具足，無所乏少，亦復無常。

“我於過去無量世中作諸國王，以頭、目、髓、腦，及以手、足、國城、妻、子、象、馬、七珍、宮殿、樓觀、五樂之具，一切布施。我於爾時兼修淨戒，無所虧kuī損，若有人來求是諸物，歡喜施與，不生瞋心亦無嫉意；勇猛精進，身心不懈；深修禪定解脫三昧；以深利智、廣大之智、無礙無等甚深智慧，具足如是無量功德。我行菩薩道時，以是功德坐菩提樹下，以金剛心而立誓言：‘不起此坐，當破四魔，得一切種智、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適發此念，天魔波旬將諸兵眾，器仗嚴飾，遶菩提樹，面各三十二由旬，而作惡念：‘我以此兵眾必壞是人，令不成道。’我爾時伸手按地，魔眾眷屬即便破散。我所知、所得、所覺之法當現證驗，應得成道。爾時即集無量功德智慧，以一念相應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轉法輪，自得成就，亦復成就一切眾生。爾時有三夜叉：一名阿羅婆伽，二名毘沙那伽，三名修脂藍。如是等無量鬼神化令持戒；於九十五種外道中最尊、最上、無與等者，斷除一切三毒根本，無有生、老、病、死之患，而得成就無上道法。然亦當為無常所轉，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復告大眾：“汝等觀此無常，終不捨人。如來得一切種智，色身相好，具足成就，而不能免。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亦歸無常。是故，汝等當深觀察無常之法！若能如是，無復恩愛係_{xì}戀之心，亦無貪欲、瞋恚、愚癡之想，永斷生、老、病、死之苦，得離_{lí}一切不善之法，增益無量清淨之行，深達諸法十二緣起。以是因緣常值諸佛。所以者何？若人得達十二因緣，即是見法；若見法者，即名見佛；欲見佛者，當持淨戒，威儀無缺。”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過去諸王，生長深宮，雄猛端正，莊校_{jiào}嚴飾，
象馬車乘，多饒財寶，如是諸王，亦歸無常。
過去諸仙，被鹿皮衣，提婆延等，諸大仙人，
外道典籍，皆悉通利，如是諸仙，亦歸無常。
過去羅漢，已斷三毒，三明六通，不著三界，
離諸癡欲，是良福田，如是聖眾，亦歸無常。
不聞一句，善斷諸結，精勤為己，是大福田，
如犀一角，獨處山林，名聞緣覺，亦歸無常。
天魔兵眾，一時破散，及斷諸結，得成佛道，
得成道已，而轉法輪，佛雖如是，當歸無常。
過去諸佛，知三界事，當來諸佛，牢固眾生，
現在諸佛，恒沙億刹，如是諸佛，亦歸無常。
無常之力，不捨欲界、色、無色界，仙人國王、
貴賤上下，亦復不捨，諸佛緣覺、學無學人。
無常不懼，不選財色，不問強弱，及與大智，
執人牢固，以是當知，無常最苦，當求真法。
我本為王，施人宮殿、園觀浴池、花果茂盛，
國城妻子、頭目布施，以此功德，為求佛道。
我往昔時，手足布施，以如此事，修習忍辱，

有鷹逐鵠， 割肉贖shú之， 為無上道， 忍諸苦痛。
我行苦行， 久習難行， 我破魔王， 於道場樹，
得成佛道， 無諸垢穢， 我轉法輪， 於鹿野園。
我已降伏， 瞋恚夜叉， 於七山中， 居止雪山。
我已降伏， 及其眷屬， 而不能伏， 無常之力。
我能降伏， 猶如山巖yán， 如是猛象， 化為弟子，
及其眷屬， 我皆降伏， 而不能伏， 無常之力。

“我於諸論師， 及與諸外道，
以正法共論， 皆悉不如我。
異趣諸眾生， 化令為弟子，
而不能降伏， 無常之大力。
我見、貪欲縛， 瞋恚及愚癡，
如此愚冥法， 皆已得除滅，
然大智慧燈， 照於三千界，
而不能降伏， 無常之大力。
降伏天魔王， 及與諸兵眾，
壞於大盲冥， 照以正法光。
亦降諸論師， 及諸占相者，
而不能降伏， 無常之大力。”

爾時尊者阿難前白佛言：“善哉！世尊！善能分別解說此法。
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之？”

佛言：“此經名為《除諸憂惱》，汝應受持。一名《會諸佛前》，亦名《如來所說示現眾生》，應當受持。”

佛告阿難：“於後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如來所說示現眾生經》者，於七生中自識宿命，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水不

能漂，不墮地獄、餓鬼、畜生、八難之處；捨此身已，生彌勒前，得在彌勒第一會中。”

佛說此經已，阿難及諸大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須摩提長者經

佛說勝軍王所問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是時，有憍薩羅國勝軍大王，其王尊貴，有大威德富饒自在，所居國土境界廣遠，為一切人所共尊敬；其王福德久於佛法生大信重。是時，大王即乘寶車，與諸臣從及無數百千婆羅門、長者等而共圍繞，以諸音樂而導其前，出舍衛國，詣祇樹給孤獨園佛世尊所，恭敬供養聽受正法。

爾時，¹大王既出城已漸向祇園，其王即時遠見世尊於一樹下安詳而坐，諸苾芻眾而共圍繞。

時王見已生大歡喜，深信尊重下車去蓋，合掌曲躬遙伸讚歎：“佛身廣大猶若金山，佛身端嚴殊妙無比，有大光明如百千日，吉祥熾^{chì}盛猶大火聚，諸根調寂住奢摩他，眾德莊嚴具波羅蜜，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滿具足，為人中龍人中師子，人大仙人中勝者，於世間中如寶山現。”

是時，大王既讚歎已，徒步而進到佛所已，頭面著地禮世尊足，持以寶冠、寶蓋、寶劍、寶珠、寶莊革屣^{xǐ}，如是等物奉上世尊，作如是言：“惟願世尊，受我所施。”

是時，世尊即為納受。其王即復禮世尊足，退住一面，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願佛慈悲為說法要，使我長夜得大利樂。”

¹校勘記：“大王既出城已漸向祇園……汝統大國”：共 360 字，根據【宋】【元】【明】本及文義補入。

爾時，世尊而讚王言：“善哉，善哉！大王！汝於如來深信尊重，於佛正法愛樂趣求，純善相應，是大賢者。如汝所言樂聞法要，汝當諦聽如善作意，記念修習為汝宣說。”

佛言：“大王！汝統大國，為人民主，常以正法而行治化，於諸非法捨而不行。何以故？大王當知，若王及臣棄背正法行非法者，於現世中人所輕謗，乃至身壞命終不生勝處；若王及臣捨離非法行正法者，於現世中人所稱讚，乃至身壞命終，生天界中受勝果報，富樂自在天人愛敬。

“大王！譬如世人生育一子，父母憐愛猶如珍寶，多設方便常令快樂，其子長大亦生孝敬，王心慈愛亦復如是，一切人民皆如一子，王所愛念猶如父母，常以四法而為攝化，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常行如是四種法故，一切人民皆悉歸伏。王以慈心觀諸人民既如子想，彼一切人亦復於王如其父母。

“又如有人於其夢中見種種事，所謂江河泉池、園林花菓、街巷道陌處處莊嚴，清淨適悅人所愛樂，如是等事，既夢覺已都無所有，諸世間法亦復如是，皆悉如夢竟無其實。如汝大王，為人中主受三種樂，所謂富樂、欲樂、自在樂，統大國城多諸所有，象馬、車乘、金銀、珍寶庫藏諸物，乃至后妃、眷屬、諸臣僕等其數甚多，富貴熾盛而無等比，如是富貴雖多所有不以為勝。何以故？為顛倒法勞役其心增諸煩惱。

“大王當知，此等皆是無常滅法，是不堅牢而不究竟，如水聚沫而無其實。是故，大王！於如是事如實了知，於世間法常所覺了，離諸煩惱修出世行。

“又世間法如一大樹，沃潤其根即生枝葉，枝葉繁茂即能開華，開華非久乃結果實，果實成熟色香美妙，人皆愛樂。其樹忽為大火所焚，四面俱熾，紅焰光明映蔽日月，四方上下都一大光。其可愛樹悉無所有，唯火光現，而彼火光非久，即為大雨所滅，

雲雷掣chè電交映而出。是時，火聚悉無所有，唯彼大雨連霏zhù不息，其雨非久亦復停止。大王當知，如前所說諸世間法亦復如是，剎那壞滅竟無其實，如王所統，雖復廣大積諸所有，剎那壞其義亦然。是故，大王！於無常法莫生常住想，於有盡法莫作無盡想，念念思惟無常來侵，捨世間法離諸所著，修出世行增益善根。

“大王！又如四方有四大山從空而來，彼山高廣一一堅牢，墮於閻浮，而此地中所有一切草木叢cóng林皆悉摧滅而無有餘，彼有力者不能為救。大王！此諸世間有四大怖而來逼迫，亦復如是，一切眾生無所逃避，有大力者不能為救。四怖者何？一者、邪行怖；二者、老怖；三者、病怖；四者、死怖。大王！邪行若生壞滅正行，老怖若來壞少年相，病怖若來壞安樂法，死怖若來壞滅壽命。大王！又如師子為獸中王，若入獸群取一獸食，彼所取獸何能逃避，入師子腹滅無有餘。大王！無常大力於諸眾生，亦復如是。

“大王！諸世間人將趣命終，先染病苦，如中毒箭氣力劣弱，筋骨肢節皆悉疼痛，皮肉乾枯手足戰動，穢惡流溢，眼、耳、鼻、舌、身等諸根不能發識，諸境不現，唯見自造不善業境現在其前，生大怖畏，無所依怙誰為救者？父母眷屬徒共圍繞，名醫良藥不能為療，上味飲食不能食噉dàn，於念念中起無常怖，彼出入息漸漸微細，如是病怖，方始起心念作善業，微出其聲告父母言：‘我今大怖，惡境現前，壽命將斷，父母為我作諸利益，施佛及僧願垂救護。’如是言已，於剎那間其命即斷，此處既謝他處復生，隨自作業受諸果報。

“大王當知，世間眾生若善不善、若勝若劣，從自因生果無所失，作善業者，是所歸趣是所依怙，臨命終時不生怖畏，此處緣謝生於他處受勝果報。是故，大王！汝今應當捨世間法離諸染

著，修出世行趣善法門，於念念中作無常想。若如是者，於善法中乃名精進。

“復次，大王！如世間人入大火聚，須以方便即能息滅；處熱惱中，須假清淨而方醒寤wù；受飢渴時，假以飲食方能救濟；染病苦時，假以良藥即能除愈；於危難中，得有力者諸善知識乃脫諸難；受貧困時，得大財寶方能拯濟；入戰陣時，須被勇猛堅固鎧甲方得戰勝；於一切處，無依無怙孤獨苦惱，得其親友方為依止。

“大王！出世善法亦復如是，於諸世間同彼上說，飲食、良藥、親友等類，能為依止能為救護。大王！若人不修出世善法都無所託，臨命終時自生怖畏誰為救者，捨此報已自受其苦誰為拯拔，以是事故，我如實說。

“大王！速疾於世間法捨諸常見作無常想，捨堅執見作破壞想，如水聚沫而無其實，當念修行出世善法，自所作已轉勸他人，如是，乃得於善法中名為精進。

“大王！當觀自身，無有少樂可得，雖復具有種種上味精妙飲食而為資養，未曾一時有飢渴失，如是暫能資持命根，彼壽報盡，即時散壞歸無常法。大王！復觀自身，雖有種種上妙寶衣、眾莊嚴具乃至種種庫藏諸物，無所乏少，象、馬、車、步、四兵具足，其數甚多無與等者，彼壽報盡悉歸無常。

“復次，大王！如世間人有大財富，於日日中，潔淨澡浴香油塗身，復以諸妙上服莊嚴，眾妙華鬘及彼真珠纓絡、耳璫dāng環huán釧chuàn，如是等物而莊嚴已，處於寶座，富貴自在威德特尊，與諸眷屬而共圍繞，奏百千種殊妙音樂，妙寶樓閣處處，皆爇ruò旃檀沈chén水等諸妙香，²常有百千內外親族恭敬讚歎，雖復

²校勘記：“常有百千內外親族恭敬讚歎……如是即一大苦蘊滅，是故”：共 322 字，根據【宋】【元】【明】本及文義補入。

如是富貴自在，壽報盡時即生苦惱，一切眷屬徒共圍繞，悲惱啼泣。當於爾時，一切所有不能守護，既命盡已內外親屬，所共圍繞至屍shī陀林，所有遺體各各離散，皮肉筋骨分其異處，有諸蟲鳥而來呌zā食，彼食盡已，此虛妄身悉無所有。

“大王！以是緣故諦觀世間，如水聚沫有何堅實？以是無常不究竟法，起常想者是為顛倒，諸有漏法念念壞滅，我觀是事深可悲愍。

“是故，大王！當須速捨諸世間法，常念修行出世間法。何以故？大王當知，彼生滅法皆由無明為因緣故，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即一大苦蘊集；若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處滅，六處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受滅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即一大苦蘊滅。是故生滅相續輪轉無有窮盡，皆是無明為因生故。由此即有貪等諸法，若滅無明貪等不生，貪等既滅正行得起，離諸過失，此即名為出世間法。

“復次，大王！世間一切所緣境界，若得若失，若決定、不決定；若可愛、不可愛，貪心生起無所厭足，是為大失；若於聖道出世間法，愛樂希求無厭足者，乃為正行，是大利益。”

爾時世尊，說伽³陀曰：

“大王今當知，	彼死法極惡，
能斷人壽命，	及破壞諸蘊。
斯為大怖畏，	世皆非愛樂，
彼死法若來，	普遍於一切，
虛空并大海，	深穴與高山，

³校勘記：“伽”：底本為“加”，根據【宋】【元】【明】本及通譯改。

大地及諸方， 無處可逃避。
唯諸有智者， 安住真實法，
即堅固無動， 一切不能壞。
壽報未盡時， 當發大精進，
廣修眾善因， 勤行諸梵行，
由善根力故， 得至涅槃界，
至涅槃界已， 能遠離死怖。”

爾時，憍薩羅國勝軍大王，聞佛世尊以諸方便善巧譬喻說妙法已，歡喜踊躍恭敬讚歎，頂禮佛足迴復王宮。

佛說此經已，諸大苾芻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勝軍王所問經

佛說見正經

(亦名生死變biàn識shí經)

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園精舍。正以食時，將諸比丘五百人、菩薩及優婆塞千人，皆持供養具出羅閱祇城外。有大樹，名曰甘香，根深幹gàn大，枝葉茂盛，華實紅赤，其味甜美，樹下廣平，集石為座。佛意欲止此，諸優婆塞即敷布坐席。佛便止坐，弟子菩薩，亦皆就坐。

時有一比丘，名曰見正，新入法服，其心有疑，獨念言：“佛說有後世生，至於人死，皆無還相報告者，何以知乎？當以此問佛。”未即發言，佛已豫yù知。

佛因先言：“諸弟子！此樹本以一核種，四大胞bāo毓yù，自致巨盛，覆爾所人。本為核時，根、幹gàn、葉yè、實未有未見，至得四大因緣相連，便生芽、葉、莖、節、華、實，轉增於本，自致成樹，施布廣遠。初名為核，核復生芽，芽復生莖，莖復生葉，葉復生華，華復生實，展轉變易，非故不離故，而名非常名。遂成大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是無數。”

佛告諸弟子：“欲蹶cù集華、實、莖、節、根、幹gàn，更使還作核可得乎？”

諸弟子皆言：“不可得也。彼已變轉，不可還復，日就朽敗，核轉復生，如是無極，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復還使成本核也。”

佛告諸弟子：“生死亦如此。識shí神為起法，起法為癡，癡為就貪愛，癡如彼樹核，核小而長成大樹，一癡而致多所因緣，多所因緣本由癡出；癡生行，行生識shí，識生字色，字色生六入，六入生更樂，更樂生痛，痛生愛，愛生受，受生有，有致生，生

致老死。合十二因緣，成為身已，有身當就老死，識神轉易，隨行而往。更有父母，更受形體，更六情，更所習，更苦樂，更風俗，都非故，便不得復還。不復識故，向所新見，謂為有、謂可常，著所猗yī呼為諦，謂無前世後世。識神轉徙xǐ，隨行而有也。識神已徙xǐ，更有父母，更受新身，更六情，更所習，更苦樂，更風俗，便不復識故，亦不得復還故身、故習、故所，見如樹不復還作核也。”

於是，比丘見正承佛言，起坐長跪，白佛言：“我意未除、未解正要，今欲發愚癡之問，願佛哀我等，為解了之。我從生已來，見人死者不少，或父子、兄弟、夫妻、內外，或朋友相憐lián愛，或有怨讎chóu相憎zēng，死後識shí神，了無還面相答善惡者。何以乎？識神為何所隔礙ài而不得還面報人也？願為分別說之，令我等結除疾得見諦。”

佛言比丘：“彼識無形，至於轉徙xǐ，隨行而有。若身作福，福識轉生，亦不得還面報人也。何以故？譬如冶yě家烱⁴yáng石作鐵tiě，已成鐵便鑄zhù以為器，已成器可復還使作石乎？”

見正言：“實不可。石已成鐵tiě，終不得復還作石。”

佛言：“識之轉徙，住在中陰，如石已烱成鐵；從中陰轉受他體，如鐵已鑄成器，形消體易，不得復還故識。何以故？行之善惡，識往受之，轉化變改，如石成鐵。修行五善，稟bǐng受人身，則更有父母；已有父母，便有六繫xì閉：一者、住在中陰，不得復還；二者、隨所受身胞內；三者、初生迫痛，忘故識想；四者、墮地故所識念滅，更起新見想；五者、已生便著食，貪念故識念斷；六者、從生日長大，習所新見，識滅無復宿識。

⁴校勘記：“烱”，大正藏底本為“洋”字，根據【明】【清】版本的“烱”及文義改為“烱”。烱 yáng：熔化金屬，溶化。下句“如石已烱成鐵”同此。

“諸弟子！譬如賈gǔ客周遊四方國，具見苦樂，便意思念東方一郡國所有，已起是念，便三方念滅。生死亦如是，從是世作行，往後世受，已受即生新想念，故識想便滅，如賈客惟念一方，三方想滅也。用是六事，繫xì蔽隔礙，不復還故識，如核之成樹，石之成鐵，變本易名，不復還面相答報也。”

佛言：“復譬如陶家埏shān土為器，以火燒之，則轉成瓦，寧可使瓦還作土乎？”

諸弟子皆言：“實不可。土已燒煉，變形成瓦，不可復使還作土也。”

佛言：“諸弟子！識神轉徙xǐ，隨行受身，如土成瓦。人無道行，不復識故，不得復還相報答也。

“比丘！復譬如樹大數十圍，巧匠便規斲zhuó刻鏤lòu，奇巧百種。若人欲復集聚斲zhuó樹⁵及所刻，巧還使成樹，可得乎？”

諸弟子言：“實不可。樹已斷破，段段刻盡，枝葉槁gǎo朽，不復可集使成樹也。”

佛言諸弟子：“識神於是世作行善惡，臨lín死識徙xǐ，隨行受體，所見所習，非復故身，不可得還，不復識故面相答報也。如樹已斷，不可復集使生。”

佛言：“復譬如工師，燒砂作紅色，更轉白形，化如水。諸弟子欲令紅還復作砂，可得成乎？”

諸弟子言：“實不可也。燒砂一變，不可還復。”

佛言：“生死亦如是。人未有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去，隨行變化，轉受他體，所歷lì異世，更受胞胎，見習皆異，不復識故，如砂成紅不可復還也。”

⁵校勘記：“樹”，大正藏底本為“柿”字，根據【明】【清】版本的“樹”及文義，現改為“樹”。斲：同“斲 zhuó”。鏤：雕琢。鏤：即“鏤”，雕刻。

佛言：“諸弟子！復譬如水，處於圓瓶則體隨圓，徙著方器則體復方，大小曲直隨所墮處。諸弟子！生死亦如此，識神本無，無有常形，隨行善惡，輒往受身。白黑長短，苦樂善惡，變受隨行，如水從器。或從人中所作非法，死墮畜生，合受惡體，不復識故面相答報也。

“諸弟子！譬如蝮fù蝮yù生在土中，無聲無翼，得時節氣，轉化成蟬chán，飛行著樹，鳴聲不休。”

佛問諸弟子：“寧可還蟬使入土成蝮fù蝮yù乎？”

諸弟子言：“實不可也。蝮蝮已變，去陰在陽，身形化異，日當死亡，或為眾鳥所噉dàn，不得還作蝮蝮也。”

佛言：“諸弟子！生死亦如此。命訖身死，識神轉徙xǐ，更受新身，五陰覆障，見習各異，於彼亦當老死，不得復還，不復識故面相答報也。如蟬在樹，不可復還作蝮蝮也。”

佛告諸弟子：“復譬如段生肉，過時不食，則臭茹生蟲，欲使還成鮮肉可得乎？”

諸弟子言：“實不可。肉已臭敗，不能得使復成鮮潔jié。”

佛言：“生死亦如此。人在世間，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死則識神轉徙，墮地獄身、或畜生身、或魚虫身，所在異見，不與前同，罪網所蔽，不復識故，不得復還面相答報也，如彼臭肉不可使更成鮮潔jié。”

佛告諸弟子：“復譬如月晦夜陰，以五色物著冥中，令千人、萬人令夜視色物，寧有一人而別其青、黃、赤、白者乎？”

諸弟子皆言：“正使巨億萬人，復無央數人，令夜觀視，終無見者，何能別其五色？”

佛言：“若有人把炬照之，令人觀視，可得見不？”

諸弟子言：“人依炬明視之，皆可別五色。”

佛言：“若愚人背炬火，進入幽冥，乃進極遠，而望欲見五色，可得見乎？”

諸弟子言：“愚人背明向冥，愈進闇àn，終無見色時也。”

佛告諸弟子：“人在生死，亦如此。一切人民，蚊行、蜎飛、蠕動之類，已受身形，癡冥闇àn蔽，無有道行，不學身事、意事，未得慧眼，而欲知生死所趣、識神往來，面相答報，如月晦夜陰欲視五色，終不得見也。若修行經戒三十七品，守攝其意，就清淨行，如隨持炬火人見別五色。人隨佛法教，則能了別死生，具見五道識神往來所墮善惡處，如炬火之照色，皆悉了見。人初不學身事意事，背於經戒，隨俗三流，快意自從，斷割真法，不信不樂、不肯奉行，如背炬入冥，疑結日甚，終無見知有解了時也。”

佛告諸弟子：“莫順汝愚癡閉結之意，而不信清淨正真之道，自墮地獄，為身受痛。我故引譬，以解了。汝等常當勤力奉行經戒，以著心中。”

佛告諸弟子：“人生是世稟受身形，肉眼所見現在之事，父母親屬察察了了，然不能復見知前世所從來處。於是當老死，往生後世更受身形，則亦不能復識知今世之事也。所以者何？一生一死，識神轉易，十二因緣，癡為其主，懵měng懵冥闇àn，轉不識故。

“諸弟子！譬如煮練白絲sī，染作異色青黃赤黑，變本易故，不可復轉還也。生死轉易，如絲受色，識無常體，隨行染著，未有淨眼，不識其故，心意為法，所念即成。人在一世，心念萬端，善惡報受，受新故滅，生死之法，癡闇之常然也。其欲知見生死往來，當廣學行身意之事，深入清淨，思惟本末，爾乃開寤wù，如臥寤也。”

佛告諸弟子：“識神為癡冥法，生作善惡行，死轉往受，隨善惡行而有形兆，如火得薪而見薪索則滅。意識不作善惡行，則

亦滅無所見。未得道者，沈chén淪lún生死，轉不識故。譬如穢huì鏡，垢濁蔽污，舉以向面，了無所見。意識濁蔽，生死轉徙xǐ，慘懼蔽盈，牽著殃福，不復識故，如闕kuī穢鏡。

“復譬如深濁之水，雖有魚虫，了不得見；生死錯亂，憂思蔽塞，轉生忘故，亦如濁水。譬如冥夜閉眼而行，都無所見。生死闇昧，流隨殃福，或喜或惱，綴制所受，不復識故，如夜閉眼。”

佛告諸弟子：“今我為佛，慧眼清淨，一切生死，往來三界，佛悉知見。譬如水精、琉璃、寶珠，綵cǎi絲sī貫之，青黃皆見；佛視生死，如觀貫珠。譬如淨水，清澄見底，其中魚虫，皆悉裸見；佛視生死，如清水魚。

“譬如大橋，一切行人，往來無絕；佛視生死，往來五道，如觀橋人。譬如高山，遠望具見；佛意高遠，具知生死，無不分別。”

佛告諸弟子：“汝等當隨我教，可具知生死千億劫事。當行三十七品要行——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正道——以除意垢，消滅三毒，疑結解散，便見清淨，得佛慧意，便知去來之事，如視明鏡，一切悉見。”

佛告諸弟子：“世人所作善惡，死之後世，亦皆相答報。但人未得三淨眼，是以不見不知，不復識其本，著在六繫xì蔽，為肉眼行故，而不見相答報之本，謂之無有也。其未得道者，皆作濁穢之行，沉沒mò愚癡，生死轉化，更受身形，肉眼眩惑，離故繫xì新，四痛擾亂，終不得知識隨行相答報也。

“今現世人，或受福、或受殃，或相憐lián、或相憎，此則宿行答報之驗。為無有三淨眼故，不見不知，便結在疑。一切人已來生是世，本與癡俱，無有道意清淨之行，而欲望知前世之事，識shí反報之效，譬如無手欲書shū、無目欲視，終不能也。故佛出世，敷fū現經道，以解人意。其欲知見識神往來生死所受者，

當隨佛教行三十七品，智度無極jí，檢jiǎn意勅chì意，調意正意，入禪三昧之妙，乃可具知識神所墮、去來之事耳。

“汝諸弟子！當勤學知身事意事，具了諸對，至則滅除之，不為亂誤，堅固於正法。如此莫休，汝所疑問，即可解了。”

佛告諸弟子：“識神有名無形，隨善惡行，依四大為體。初生身小，諸根未具，識見復小，所知未備bèi，及其長大，六情具足，識亦隨體，愛欲諸習，日生盛具，至於衰老，四大羸léi臞qú，識亦不明，六情減少。現居一世，變易無常，不如其故；生所習見，老如忘之；況更異世，陰胎繫xì蔽bì？未得道意，癡行惑穢，欲見意識往來、面相反報，不可得也。

“人無道行，而望見知宿命之事，譬如闇àn夜貫針、水中求火，終無見得。汝諸弟子！當勤行經戒，深思生死本從何來？終歸何所？何因往來？所緣何等？諦如思惟空無之法，得淨結除，所疑自解。”

佛說經竟，見正等五百人及諸優婆塞，悉得須陀洹；諸菩薩皆得不傾迴三昧。各起遶佛三匝，頭面著地，作禮畢竟，悉從佛俱還精舍。

佛說見正經(亦名生死變識經)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九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賢護長者會第三十九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大城，住迦蘭陀長者竹園，與諸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所作已辦不受後有，長老舍利弗為眾之首。時諸比丘圍遶世尊欲聽受法，身心調順無有睡眠。當於爾時，如來世尊面貌容色，猶如初日開敷蓮花，端嚴顯耀微笑熙怡。爾時彼諸比丘等作如是念：「今婆伽婆欲宣說何等法門，面相乃然如是光顯？」

當於彼時有一最大巨富商主長者之子，名跋陀羅波梨(隋言賢護)，與其一千眷屬圍遶，威力欲似震動大地，安詳徐步向世尊前。爾時賢護長者之子，宿福因緣受天果報，身體柔軟猶如初出新嫩花枝，詣於佛所。到佛所已，觀見如來最勝最妙容色，寂靜澄定功德藏身，猶如金樹光耀顯赫遍滿竹林。是時賢護即於佛所生淨信心，合十指掌作如是念：「於世間中得大名聞，此不虛說，謂言薩婆若、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者，斯真實也。」爾時賢護即便低頭頂禮佛足，兩膝著地一心舉頭，諦視世尊目未曾瞬。如是瞻仰如來之時，其身儼然不傾不動。

爾時世尊見跋陀羅波梨長者，內心如是生渴仰已，如來即更身放妙光。而彼光明出照之時，其跋陀羅波梨長者即得無畏，從地而起遶佛三匝，復更頂禮佛世尊足。禮已長跪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於我，唯願世尊教示於我。大聖世尊！我於佛邊信心未久，是故世尊但當為我隨逐現事說一法門。我今渴仰欲聞諸法，以生死中煩惱所逼、多有疑惑心恒分別，以是義故唯願世尊慈悲憐愍，為我說法令我決疑。大聖世尊！我無正知故有迷惑，不知出離生老病死煩惱海津。唯大聖尊是一切智，世間希有猶如意珠，

能與一切眾生諸樂令成就故。又復世尊猶如父母，為令一切諸眾生等得善果報，即是根本。」

爾時世尊告跋陀羅波梨長者作如是言：「跋陀羅波梨！若有疑者，今恣汝問，我當為汝分別解說。」

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蒙佛印可，內懷歡喜欲問心疑，即便起立却住一面。住一面已，其身威光圓滿具足。

爾時長老阿難比丘既見彼已，即白佛言：「希有世尊！此長者子跋陀羅波梨，身光德力勝諸王威，殊妙絕群端正可愛，於世間內獨無有雙。」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長老阿難！汝今欲聞此跋陀羅波梨長者家中所有眾樂事乎？乃至具足說其受於快樂果報，雖復忉利帝釋天王猶不能及，況復人間此閻浮提能得及者，無有是處。唯除一人，長者童子名蘇 sū摩浮帝(隋言真月)。」

爾時阿難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此跋陀羅婆梨長者家宅之中有何殊勝，世尊乃爾稱譽？」

爾時佛告長老阿難：「汝當至心諦聽諦受。是長者子所有資財善根廣大，我今為汝次第宣說。阿難！是長者子，凡有六萬最大商主恒隨其後，彼諸商主各有無量奇異財寶種種富饒。其跋陀羅波梨家內，恒常鋪設六萬上妙六合床榻 tà，雜色被褥以覆其上，復以真緋雜色繒綵用為倚枕，持來兩邊雜色妙衣僑奢耶等，一一之處皆有四具，又火浣布及以毳 cū紵 zhù。諸是四方土地所出種種衣服眾雜異物，皆悉具足莊嚴其家。彼之衣裳悉皆柔軟，猶如手掌清潔 jié光潤。其宅處處周遍皆懸真珠瓔珞以為校飾。復有六萬婇女，端正殊絕身體柔軟細滑，閑於戲笑善巧語言，姿態 tài艷 yàn 美承接人意，瞋恚見之自然歡喜、憂惑遇者便生欣慰，調謔音詞開心悅目，並皆孝順瞻仰己夫婦禮具足，於餘男子遠離欲心。或復有時自知慚愧羞恥 chǐ，合掌低眉曲躬恭敬，專向其夫無

復餘顧 gù。或復有時各各為其夫婿別憐愛故，心生妬 dù 嫉爭鬪相嫌，皺 zhòu 眉蹙 cù 頰 è 猶如深鉤，假此為戲實無妬心。手爪纖長指節圓臍 chōng，踝腕細密以欲醉身，妖冶顧眄 miǎn 行步庠 xiáng 序進止逶迤。髮彩紺青細潤柔軟，巧為結梳能驚惑人，在於如是等諸娖女之中或侍或憑 píng。彼諸娖女皆專奉夫，清淨名聞處處流布。然此娖女種姓最大，處其家中亦好名聞，並堪匹偶大家為嫡婦。有如是種種等莊嚴，長者賢護家中不可稱量宅甚寬曠。又其長者欲食之時，則有六萬雜種羹臠 huò 飯食微妙香美，猶若天厨無有異也。其飯悉是糠糧，色味充盈具八功德，隨意進噉入口便銷，食已隨順無所妨礙，果報感致稱心自然。又復食已身體光鮮無諸臭穢。又其長者家內復有六萬輦 niǎn 輿 yú，各以種種珍奇莊嚴，真珠間錯上下正等，悉有妙衣以覆其上，又以香花各各布散。水灑於地無有塵埃清淨潤澤。又其家內復有種種最上音聲，手打指彈及以氣吹，其響微妙鳴亮入神，歌曲正得猶白鴿聲心所樂聞，如此微妙莊嚴其家。又其家內園林樹木扶疎茂盛，花卉交加紅紫鮮潔 jié。其樹林間復有諸鳥，各各出好音聲，其音和雅猶如天宮、約須彌山眾寶合成、龍窟無異。又然種種燈明，其燈光明無風動搖，處處洞徹朗夜赫奕與晝不殊。又復其家所住國界有六萬城，其城各有街巷相當，樓櫓却敵悉皆具足。彼城處處諸國商人往來聚集，種種形狀、種種語言，種種珍奇眾雜寶貨共相貿易填咽城市，百千萬眾不可勝計。又彼諸城周匝四邊，園圃雜樹數百千種，花果繁茂枝葉扶疎，蜂眾競來採其香味。又彼諸城多有象馬及諸車乘。

「阿難！彼諸城內所有大富長者居士商主及以商人，恒常一心皆共稱嘆跋陀羅波梨所有功德，合十指掌頂禮讚詠，況彼名聞心皆願樂欲得覩見。又其國主波斯匿王，見跋陀羅波梨長者資財富饒形勢福德，自身卑慙 xùn 猶如貧人羨其財寶。

「阿難！其彼真月長者童子，每一食時即有千種珍味，晨昏左右所須自然。又有五千婬女圍遶承奉以為娛樂。阿難！是真月長者童子所受快樂，比天帝釋已勝千倍，匹於跋陀羅波梨形貌顏色庫藏資財受樂果報，百倍不及其一。

「復次阿難！是跋陀羅波梨長者有一妙車名為奪意，奇巧精麗人間所無。而此車中有天寶座。其車純以天諸雜寶雕飾間錯，彼諸天寶馬瑙金剛真珠珍貝，光明顯曜如虛空星，莊嚴如是。其車行時迅疾如風。阿難！跋陀羅波梨意欲至於海內採珍寶時，坐彼車中如意即至，受快樂已若欲還家應念便至。」

爾時阿難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此跋陀羅波梨長者往昔造何等善根，今世乃爾受斯果報？」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長老阿難！汝欲知者應當諦聽。此之因緣皆由過去於諸佛邊殖善根，今得如是勝上果報。阿難！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現於世，名曰樂光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阿難！爾時此跋陀羅波梨長者於彼佛邊作聲聞僧，名為法髻，持戒不完多有毀缺，而善宣說諸佛教法開示未聞。是大法師，一聞總持修多羅藏亦持律藏，為諸眾生常說法要，博識辯聰義味甚深，音聲朗徹令人樂聞，得聽法者心生歡喜，永即不復墮諸惡道。阿難！彼以如是法施因緣，九十一劫恒生天人端正富貴。阿難！是長者子所得妙車因緣報者，我更為汝次第解說。阿難！是跋陀羅波梨長者於彼樂光佛世作法師時，見諸梵行持戒比丘羸léi瘦頓乏力弱無堪，凡有所須悉皆布施，復造鞋襪wà靴xuē履等物歡喜施與。藉此功德，今感妙車如意果報。

「復次阿難！往昔有佛，號曰迦葉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爾時彼佛告長者言：『於未來世有佛，名曰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彼佛世尊當授汝記。』阿難！此跋陀羅波梨長者，我須教之令其生解。」

爾時阿難重白佛言：「希有世尊！此長者子如是富饒多蓄財產，而性柔和不生貢高，在於五欲不染其心。」

佛告阿難：「汝今當知，凡是智者，不以資財及諸五欲心生憍傲。阿難！此長者子以妙法因，多受種種無盡福報。」

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蒙佛許可欲問所疑，即便一心在於佛前，長跪合掌而白佛言：「大慈世尊攝受一切眾生、哀愍眾生。我今心中有疑欲問，唯願世尊為我解說使得斷疑。」

爾時佛告跋陀羅波梨長者子言：「跋陀羅波梨！汝心有疑欲斷除者，今正是時。恣汝所問，我當為汝分別解說。」

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即白佛言：「世尊！諸眾生等知有神識，而是神識猶如寶篋 qiè 未開之時，不知其中是何等寶。世尊！此之神識相貌云何？復何因緣名為神識？世尊！云何人死無手脚眼，命終之時諸根欲滅諸大欲分，而此神識云何從此身中而得移出？世尊！而此神識復云何色？復云何體？從於身中云何得離？此識云何捨於此身成就別身？云何捨此諸大諸入向於後世，云何成就各各別身？世尊！人今既死，未來諸入云何隨順？云何此世作諸善根，於未來世受於果報？既是此世諸入陰等造作善根，其人云何更復於後別諸陰中受其果報？云何此識彼處得身？云何諸入體隨彼處？」

爾時世尊讚長者言：「善哉善哉。跋陀羅波梨！如是如是，如汝所問。汝今至心諦聽諦受，我當為汝說神識去來移滅。跋陀羅波梨！猶如風大，雖無形色不可覩見，然由因緣而現形色。現形色者其義云何？譬如風吹動諸樹木，發起山壁水崖觸已作聲，以冷熱因緣所生是故能受，然彼風體不可得見。手足目等亦復如是不可得見，於諸色上增益勝處，或黑或白。跋陀羅波梨！如是如是，此神識界亦復如是，不可以色得見，亦不至色體，但以所入

行作體而現色。此識界亦復然。當須知云何於彼處此識界得名受觸法界耶？復云何此識界捨此身已後受愛觸等？譬如風界能移香氣，故知此花香從風吹來。而其風界實不持花香而來，亦非無風而花香能來。彼香無色，彼風亦無色，其彼聞香根亦無色。跋陀羅波梨！如是如是，彼死人識欲移，持觸受等及諸界已，有於彼世以父母和合故然後可知有識，其識有故即知有受有觸和合而成。猶如勝人識強勝故有香根，香根勝故有勝香。復有二身勝故有二事勝可見，二事勝者所謂色觸。其風多故花香亦多，如是如是，以識大故受亦大，受大故識亦大，識大故諸界亦大，然知此善此惡也。譬如畫師既善成就板，隨欲出向作即能為，善意解故隨色能作。然彼畫師若無色不可現色，如是如是，此識成就六色身，所謂因眼見色所有識智，因眼見色者實無有色，因耳聞聲者亦無色，因鼻聞香者亦無色，因舌知味者亦無色，因身覺觸者彼觸亦無色，因意有諸大者彼亦無色，所有知者亦無色，當知彼境界內亦無有色。如是次第此識當知皆亦無色，當應如是觀。而汝問此識云何捨此身至於彼世者，跋陀羅波梨！夫命終時此識以業持故，此業及命盡時，譬如入寂滅三昧人有識身體，此識身體滅已，然後入寂滅內住。如是如是，此識於死人邊捨身及以諸大，捨已唯有念力，如是知我是彼某甲。凡人捨身之時，有二種觸正念。何等為二？一者正念，二者觸。而彼人命終之時，於身有觸二受：一身受，二念受。死後念有觸。

「復次汝問識者何義？然有子能生牙，從智生識即名為念，是故智及子故名為識。然後還受於觸，苦樂智知故名為識。後復受善惡，亦能知善惡境界故名為識。猶如從子生牙，其身成就故名為識。

「復次跋陀羅波梨！汝又問言此識云何捨身已移向彼者，譬如鏡中照現身形，又如泥團 tuán 模內鑄出身形，又復如日出時能

滅諸暗。其日沒已還復生暗，然而彼暗無有常定，非無常定之處，然彼暗無色無受不可見。如是此識生身已，如暗離明身生亦然。其人不見此識，然識受此身。譬如婦人受胎，然不知此我懷胎為男為女、或黑或白、或諸根具以不具、或手足正等。以不然彼在胎之者，或以熱食觸故覺已即動。如是如是，此識來去伸縮共眼開閉，昔所造諸業故，所有境界即笑語言等。諸有所生得色身內住識，然諸眾生不知我身內所住識有何體。跋陀羅波梨！此識善成就故，流至於一切諸有，然諸有不染著。跋陀羅波梨！諸有及識六根境界，是六界處有四大處、有五陰處。跋陀羅波梨！如是識等境界汝當知。跋陀羅波梨！譬如木人以一機關作一切諸事，走跳現種種諸伎。跋陀羅波梨！於汝意云何？彼木人有何因緣作如是事？」

跋陀羅波梨白佛言：「世尊！如來所問非我境界，我無智能答。」

佛復言：「跋陀羅波梨！彼者由巧智慧力作種種事。而彼巧業無有色，以智所生。如是如是，此身人由識巧故生，而此種種身由識所作。此識造身故生，而此識無有可盡。猶法界修熏故，往昔諸身憶念意成就。猶如日光，此識應須當見。譬如日光照於穢濁臭惡諸尸，亦不為其所染，而其臭穢不離日光所生。如是如是，此識欲初生在糞穢所食諸不淨，又在猪狗等腹內受胎，然彼識不為臭穢所染。

「復次跋陀羅波梨！此識捨身已，隨善惡所行。此義何也？此識捨此身體即受彼罪福。譬如風界從山首出至於瞻婆林，因觸故受微妙香，至臭穢之處、或至諸尸臭處，跋陀羅波梨！彼風隨至多處而取多氣，至彼即多。猶如彼風界將彼香氣過，而彼風界無有色，及彼香亦無色。如是如是，此識捨身已將善惡而移，如是次第而去。彼識欲移，猶如睡夢人知一切諸物有，身不移本處。如是如是，有福亦生。欲移識時，猶如夢見諸事，然此識不從咽

喉出，亦不從諸孔出，其識出時亦復不求諸孔。」

爾時跋陀羅波梨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云何或雞卵鵝卵在穀 què 內，其穀無孔，云何知識別而穀不破？其識云何移徙 xǐ？」

佛告跋陀羅波梨：「譬如以瞻婆等諸花熏烏麻，善熟然後壓取油，而言此是瞻婆等花油。如彼香不破壞烏麻而香氣移徙，彼香不著烏麻，因麻及花共和合故香氣相著，然彼香氣不從麻子邊求孔然後入，因彼二故其香移徙。如是如是，此識不破壞卵穀 què。妙香移徙，此識轉移亦復如是，汝當如是知。

「復次此識不移徙 xǐ，猶如日火摩尼寶等光明，應如是見。復次此識移徙，猶如種子所至地方種子，而彼種子擲置地內，生牙莖葉花果子，或白或赤或黑，各有自味力成熟。而彼地界是一水火風大亦然。如是如是，此識有一法界，一切諸有中成就身然後生，或黑或白或赤等色、或本性剛強、或本性調柔。

「復次跋陀羅波梨！命終之時，此神識捨身已，成後身種子因，欲作手足等體。而當時未有身分，而彼捨地分取法界分，而彼諸界共念和合。然彼念以信敬力故，法界念和合，取識不離識，而法界可見，亦不離法界識有因。然彼識風為助，自餘法界皆為微妙，所謂念界受界法界色界。」

爾時跋陀羅白佛言：「世尊！彼識云何有色？」

佛告跋陀羅波梨：「凡有二種色：一者內，二者外。言內色者何？所謂眼也。外者是色。若有眼識彼名內色；耳內聲外，鼻內香外，舌內味外，身內觸外，意內法外。跋陀羅波梨！譬如生盲之人夜睡眠中，夢見種種天妙諸色最勝最上，而彼人見已生最勝喜樂。睡眠覺已便即不見，及至天曉而向他說：『諸人輩！聽我昨夜眠中夢也。我見最妙最上端正婦女之形，復見丈夫百千數眾，復見園林。此中彼處我皆夢見。或有人身體柔軟，手足端嚴臂膊肱 chōng 長，身體纖細腰跨正等。』而彼生盲夢中所見諸人，身體

形容及莊嚴瓔珞皆悉具說。爾時彼生盲人如是所說形體，生識不見。於汝意云何？彼生盲之人睡眠所夢，云何得見？」

跋陀羅波梨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為我解說此事，云何得見？」

佛告跋陀羅波梨：「跋陀羅波梨！汝當知以內眼因智力，彼生盲人在夢中見，非實眼見。跋陀羅波梨！如夢中人見色少時正念其死，人見內色亦復如是。復次跋陀羅波梨！更為汝解。其死人神識如種子移。譬如種子散於地上受取四大，如是此識受正念已、受受已、受善及不善已、捨身已然後移。」

跋陀羅波梨復問世尊：「云何此識受善及不善識然後移？」

佛告跋陀羅波梨：「譬如蓮花色摩尼寶隨色影變，若置黑影形即變黑，若置白中即變為白，隨其影形所在之處，彼摩尼寶即同其色，所安置處隨其地分色即隨變。如是此識受善及惡而即移去，亦復如是。」

爾時跋陀羅波梨復問佛言：「世尊！此神識何體而現？」

佛告跋陀羅波梨：「此神識無形，無聚處、無積貯 zhù 處，畢竟不可得、不可得言。此神識有生有滅有惱，亦不可言。跋陀羅波梨！譬如從子生牙，亦不可得爛子生牙，亦非壞子生牙，而彼好子乃生牙成就。跋陀羅波梨！於汝意云何？彼子牙住何處？或在莖、或在葉、或在根，為彼子在樹枝？如是如是，此識於身體無處倚住，不在眼、不在耳、不在鼻，乃至亦不在意。猶如從子生牙，所生子牙者以取受為本，彼處取故即便受胎，受胎已即有觸，如生牙已依時即有枝葉花，有枝葉花即有子。如是如是，此識先成就身體，身體成就已其神識無處可住，亦不離神識有身。如彼種子從樹熟已然後有子，非生果有子。如是如是，此身命終之時，從身體中此神識顯現以受和合，以愛相縛以念相執，善攀緣和合、或非善攀緣和合，以風界相持，智熏逐業緣，父母和合，

然後此識顯現。跋陀羅波梨！譬如善成就好明鏡見面形，非無其面得見面形，亦非無明鏡可有面形。如明鏡及面兩緣和合得有面形，而其面形無有色，亦無受亦無有識，但隨身轉動其鏡內形亦轉動，如身言語移徙 xǐ 轉動申縮俯仰，隨所作者，其鏡內面形亦作如是事相顯現。跋陀羅波梨！於汝意云何？其面形因何事故而現形鏡中？」

跋陀羅波梨白佛言：「世尊！因人身體故現彼鏡中如是形，隨其身色面亦有如是色，彼形亦如是色，或諸根具足或不具足，彼面形於明鏡中亦復如是現其形相。」

「跋陀羅波梨！如彼明鏡成就面形，以有身故彼明鏡中現形。如是此身因識有受有取有識有諸行思念成就身體。言彼明鏡者，彼緣父母和合。當知如身滅已無有識形。如彼明鏡現面形已，又清水中更見面形。如此識捨此身形已，至於彼復受餘諸陰。譬如尼拘陀樹子或優曇婆羅等諸樹子雖復細小，而能生極大樹枝。生大樹枝已，捨彼形復更餘處生。而彼子界捨樹形已，隨時乾枯無復本味。其本味滅已，彼樹便即乾枯萎悴。如是此識微細無定色形，生諸身已更復捨，更成就前別體。猶如大麥 mài 小麥烏麻小粒大粒等子，隨所地方散處，於彼地方即便著根。如是如是，此識所有眾生身內移於彼處，即有取有受而住，或受福或受罪，從此世移至彼世。猶如蜜蜂見其味於花內，取其味香而捨其花更移別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坐花上已，樂著彼花取彼香味。如是如是，此神識以多善根，或受天身。受天身已，以惡果故或復受地獄、畜生、餓鬼等身，受已復受別身。而此神識云何須觀？譬如鬱 yù 金香子、或紅藍花子、或分陀利花子，其體本隨分色不定，而彼子內不可見牙亦無定色。而彼子入地得水潤澤即便生牙，有牙已然後生花。而彼色不可以子得見，亦不離子有牙及色。如是如是，此識捨此身已欲成彼身，彼肉團 tuán 內未有諸根，何況諸

入。既無諸根及入，豈可有天眼天耳及香味觸？體得有知理豈可知。我於彼時作如是諸業，我過去如是身體，但因識而受。譬如蠶 cán 虫以自身口出於絲縷作繭 jiǎn，纏繞其身於中即死。如是如是，此識自生身已還自造業，猶如蠶虫出絲纏繞，即自滅身移向於彼。譬如蓮花生於水中即有妙色香味，而彼花內無水正體而可得見。彼花滅已，所有地方置子於中，即有色香所住。如是如是，此識所移之處，諸根境界無共移者，受亦無移；其所移者唯有法界。譬如如意珠隨所至之處，有須之物即隨念得。猶如日天光明，自隨逐日而行，日所至處光亦至彼。如是如是，此神識所移至處，受想法界等相隨不離。

「復次！此識捨身已取一切諸有。聚集取已，無肉無骨來就後身。彼取色身有及諸觸等事，以天眼觀見善惡受取。譬如小棗千年棗、菴摩羅果、迦毘陀等，果成就時各有一味，或苦或酢、或甘或鹹 xián，等諸六味。而彼諸果熟已，在所地方其味在內，子移彼處各自有味。如是如是，此識子所移之處，彼自有觸隨福及無福，以有及念自隨而移。

「復次！此識捨身時作如是念：『如我今捨此身故，名此念識。為識知善業不善業，知此業隨我而行，知我隨此業而行。』如是等知，故名為識。

「復次！此身知造一切諸業，故名為識。猶如風界，或時冷、或時熱，或時隨臭有氣、或時因香有氣，故知為風。如是此識體無有色，以取因色故、或欲取因故、或見取因故、或持戒求報取因故，乃至有受，受因故受身體色成就，故言為識。」

爾時彼眾中有一長者童子，名曰蘇摩浮坻(音多尼反，隋言真月)，從座而起，合十指掌而白佛言：「世尊！其色云何須觀？取云何須觀？欲取云何須觀？見取云何須觀？戒取云何須觀？」

佛告真月：「凡有智者欲知汝所問，當如是知。真月！若有善色、若有非善色，從肉團 tuán 時須觀筋血、脈 mài 及氣脈、髑髏縫腦、大腸小腸、肺心肝腎、脾膽諸藏、脂冊 sān 髓血、痰陰涕唾、不淨臭穢非常可畏。毛髮髭鬚皮膚裹覆聚集，聚已所有諸色皆為四大所成。四大者，取色以成身，故名取色。蘇摩氐！彼身以父母和合成牢鞞 yìng 者，彼即是地大。所有稀軟者，彼名為水大。所有煖 nuǎn 成熟者，彼名為火大。所有搖動屈伸者，彼名為風大。所有知者，彼名聲香味觸等界。所念知者，故名為識。」

爾時蘇摩浮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死時捨彼色界？云何彼識從彼身出？云何彼身捨已作如是知，此是我身？」

佛報真月言：「真月！受此身正住之時，身業既盡捨於諸大。譬如以乳和水以火煎煮，以得熱氣乳水各別，而彼乳所有脂膩味彼無有色。真月！如是如是，死人身別，諸大亦有別，神識亦有別。然彼識取諸大及取法界已，以法界熏念，取善及惡至於來世。譬如摩訶迦良那藥蘇(隋言大真藥蘇)，取種種藥味力煎，其內或有辛或有苦、或有醋或有鹹 xián、或有淡或有甜，取諸味已入體成熟。色香等味取已，彼蘇體捨移而成藥味。此識亦復如是，捨身已取善及惡及取法界，此識移去。言彼蘇味體者，即以喻身。言彼諸藥和合聚集者，喻彼諸根。言諸藥色香味觸者，喻識移去故言識。諸味將去者，即是識移。應當如是觀。言人色別異者，或善色或惡色。或入體大真藥蘇熟消，即是喻善業。當如是觀。若言因彼大真蘇食已出痿黃色，即是喻不善業。當如是觀。如大摩訶迦良那藥蘇寶者，如是此識。應當觀如摩訶迦良那藥蘇取諸藥色味，取已成大真藥蘇，而彼蘇無有手足及諸根，但取彼味。如是如是，此識捨身已及捨諸界，唯取法界。取受已，取善及惡而去。真月！彼人捨身已，於來世得正念得天念，或見六欲諸天，或見十六大地獄，或見身體諸根具足。彼於爾時作如是知，此是

我身也。彼人命終之時，彼念見種種相，或見微妙輦 niǎn 輿 yú、或見微妙園林。其園林內有種種樹木，新生蓊 wěng 鬱 yù可愛，或有妙池，或見種種成就諸事。彼見如是等諸相，心生歡喜。生歡喜已，安隱如法取命終，而彼人神識猶如乘馬。應當如是觀。言乘馬者，譬如有人在戰場內，身著好牢鎧 kǎi 甲，善持馬控轡 pèi 速疾騙 piàn 騎。如是此識，著攀緣鎧甲善果報，速疾乘出入息捨諸界諸入等。捨已取後生諸梵天，乃至阿迦膩吒等天微妙之處。」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九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賢護長者會第三十九之二

爾時會中有月實勝上童真，從座而起，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見色因？云何見欲因？云何見見因？云何見戒取因？」

佛告月實：「智見智境，愚見愚境。智者見諸姝麗美色，了知穢惡，唯是肉段、筋骨膿血、大脈 mǎi 小脈、大腸小腸、冊 sān 液腦膜、腎心脾膽、肝肺肚胃、生藏熟藏、黃淡涕唾、髮鬚毛爪、大小便利，薄皮裹之，不淨污露、可畏可惡。凡所有色皆四大生，是為色因。月實！如父母生身，身之堅韌 yìng 為地大，流潤為水大，暖熱為火大，飄動為風大，有所覺知念及聲香味觸等界斯皆為識。」

月實童真復白佛言：「世尊！將死之時，云何識捨於身？云何識遷 qiān 於身？云何識知今捨此身？」

佛告月實：「眾生隨業獲報，識流相續持身不絕。期畢報終，識棄捨身隨業遷 qiān 受。譬如水乳和煎，以火熱力，乳水及膩各各分散。如是月實！眾生命盡，以業力故，形骸與識及諸入界各各分散；識為所依，以取法界及法界念并善惡業，遷受他報。月實！譬如大吉善蘇，以眾良藥味力熟功和合為之。大吉善蘇棄凡蘇性，持良藥力，辛苦酸鹹 xián 澁 sè 甘六味以資人身，便與人身作色香味。識棄此身，持善惡業及法果等，遷受餘報亦復如是。月實！蘇質如身，諸藥和合為大吉善。如諸法諸根和合為業，眾藥味觸資成於蘇。如業資識，服大吉善悅澤充盛光色美好安隱無患，如善資識獲諸樂報。服蘇違法，顏容變惡慘無血氣色死土白，如惡資識獲諸苦報。月實！吉善寶蘇無手足眼，能取良藥色香味力。識亦如是，取法界受及諸善業，棄此身界受於中陰，得天妙

念，見六欲天，十六地獄，見己之身手足端嚴諸根麗美，見所棄屍，云此是我前生之身。復見高勝妙相天宮，種種莊嚴花果卉木，藤蔓蒙覆光明赫麗，如新鍊金眾寶鈿飾。彼見此已心大歡喜，因大喜愛識便託之。此善業人捨身受身安樂無苦，如乘馬者棄一乘一。譬如壯士武略備 bèi 具，見敵兵至著堅甲冑 zhòu，乘策驥駿所去無畏。識資善根棄出入息捨界入身，遷 qiān 受勝樂亦復如是，自梵身天爰至有頂，生於其中。」

爾時會中大藥王子，從座而起，合掌白佛言：「世尊！識捨於身作何色像？」

佛言：「善哉善哉。大藥！汝今所問是大甚深佛之境界，唯除如來更無能了。」

於是賢護勝上童真白佛言：「大藥王子所問甚深，其智微妙敏利明決。」

佛告賢護：「此大藥王子已於毘婆尸佛所植諸善根，曾於五百生中生外道家。為外道時常思識義。識者云何？云何為識？於五百生不能決了識之去來，莫知由緒。我於今日為破疑網，令得開解。」

於是賢護勝上童真謂大藥王子言：「善哉善哉。仁今所問微妙甚深。月實之問其義淺狹猶如嬰 yīng 兒，心遊外境而不知內。正法希聞，諸佛難遇，佛圓廣智無測深慧，至妙之理應專啟請。」

時大藥王子見佛熙怡，顏容舒悅如秋蓮開，踊躍歡喜，一心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愛深法渴仰深法，常恐如來入般涅槃不聞正法，而於末濁眾生之中愚無所知、不識善惡，於善不善、熟與不熟不能覺了，迷惑輪轉生死苦趣。」

佛告大藥王子：「如來正法難遇難得。我於往昔為半伽他，登山自墜棄捨身命，為求正法經歷無量百千萬億種種苦難。大藥！汝所希望，皆恣汝問，我當為汝分別解說。」

大藥王子白佛言：「唯然奉教。世尊！識相云何？願垂開示。」

佛告大藥：「如人影像現之於水，此像不可執持，非有無辨，如芻洛迦形、如渴愛像。」

大藥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渴愛？」

佛言：「如人對可意色，眼根趣之，名為渴愛。猶持明鏡視己面像，若去於鏡面像不現。識之遷 qiān 運亦復如是，善惡業形與識色像皆不可見。如生盲人，日出日沒晝夜明闇皆悉不知。識莫能見亦復如是，身中渴愛受想與念皆不可見。身之諸大諸入諸陰，彼皆是識。諸有色體，眼耳鼻舌及身、色聲香味觸等，并無色體受苦樂心，皆亦是識。大藥！如人舌得食物，知甜苦辛酸鹹 xián 澁 sè 等，六味皆辨。舌與食物俱有形色，而味無形。又因身骨髓肉血覺知諸受，骨等有形受無形色。知識福非福果亦復如是。」

時賢護勝上童真禮佛雙足，白佛言：「世尊！此識可知福非福耶？」

佛言：「善聽。非未見諦而能見識。識不可視，非如掌中阿摩勒果，識不在於眼等之中。若識在於眼等之中，剖破眼等應當見識。賢護！恒沙諸佛見識無色，我亦如是見識無色。識非凡愚之所能見，但以譬喻而開顯耳。賢護！欲知識之罪福，汝今當聽。譬如有人為諸天神或乾闥婆等及塞建陀等鬼神所著，賢護！於意云何？其為天等鬼神所著，其著之體求於身中，可得見不？」

賢護白佛言：「不也。世尊！天等鬼神所著，其著之體無色無形，身內外求皆不可見。」

「賢護！其為福勝諸大天神之所著者，即須好香花燒眾名香，香美飲食清淨安置，祭解供具咸須香潔 jié。如是此識為福資者，便獲尊貴安樂之果，或為人王、或為輔相、或豪望貴重、或財富自在、或為諸長、或作大商主、或得天身受天勝果，由識為福資身獲樂報。如彼福勝天神所著，得勝妙花香香美飲食便即歡喜，

病者安隱。今得尊貴豪富自在，當知皆是由福資識身獲樂果。賢護！其為富丹那等下惡鬼神之所著者，便愛糞垢腐敗涕唾諸不淨物，以此祭解，歡喜病愈。其人以鬼神力，隨鬼神欲，愛樂不淨臭朽糞穢。識以罪資亦復如是，或生貧窮、或生餓鬼及諸食穢畜生之中種種惡趣，由罪資識身獲苦果。賢護！勝上天神其著之體，無質無形，而受種種香潔 jié 供養。識福無形，受勝樂報亦復如是。富丹那等下惡鬼神為彼著者，便受不淨穢惡飲食。識資罪業，獲識苦報亦復如是。賢護當知，識無形質，如天等鬼神所著之體，供具飲食所獲好惡，如資罪福得苦樂報。」

大藥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見欲因？」

佛言：「大藥！互因生欲，猶如鑽燧兩木互因，加之人功而有火生。如是因識及因男女色聲香味觸等而有欲生。譬如因花生果，花中無果果生花滅。如是因身顯識，循身求識識不可見。識業果生身便謝滅，身骨髓等不淨諸物咸悉銷散。又如種子，持將來果味色香觸遷 qiān 植而生。識棄此身，持善惡業受想作意受來生報，亦復如是。又如男女愛欲歡會分離而去。識身和合戀結愛著味玩慳悋，報盡分離隨業受報，父母因緣中陰對之，以業力生識獲身果。愛情及業俱無形質，欲色相因而生於欲，是為欲因。」

「大藥！云何見戒取因？戒謂師所制戒，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等行。取謂執取是戒，作如是見：因是持戒，當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以是因故獲於勝有，謂受人天等身。斯皆是有漏善非無漏善，無漏之善無陰熟果。今此戒取是有漏種，植之於識報善惡業。識不淳淨，煩惱因故受熱惱苦，是為見戒取因。」

大藥白佛言：「云何識取天身乃至取地獄身？」

佛言：「大藥！識與法界持微妙視，非肉眼所依以為見因。此微妙視與福境合，見於天宮欲樂嬉戲，見已歡喜識便繫著，作如

是念：『我當往彼。』染愛戀念而為有因。見已故身臥棄屍所，作如是念：『此屍是我大善知識，由其積集諸善業故，令我今者獲於天報。』」

大藥白佛言：「世尊！此識於屍既有愛重，何不託止？」

佛言：「大藥！譬如剪棄鬚髮，雖見烏光香澤，寧可更植於身令重生不？」

大藥白佛言：「不也。世尊！已棄鬚髮，不可重植於身令其更生。」

佛言：「如是。大藥！已棄之屍，識亦不可重託受報。」

大藥復白佛言：「世尊！此識冥冥玄微，無質可取、無狀可尋，云何能持象等大身眾生？縱身堅固猶若金剛，而能貫入壯夫之身，力敵九象而能持之？」

佛言：「大藥！譬如風大無質無形，止於幽谷或竅隙中，其出暴猛，或摧倒須彌碎為塵粉。大藥！須彌風大色相云何？」

大藥白佛言：「風大微妙，無質無形。」

佛言：「大藥！風大微妙，無質無形。識亦如是，妙無形質，大身小身咸悉能持，或受蚊身、或受象身。譬如明燈，其焰微妙置之於室，隨室大小眾闇咸除。識亦如是，隨諸業因任持大小。」

大藥白佛言：「世尊！諸業相性，彼復云何？以何因緣而得顯現？」

佛言：「大藥！生諸天宮，食天妙饌安寧快樂，斯皆業果之所致也。如人渴乏巡遊曠野，一得清涼美水，一無所得受渴乏苦。得冷水者無人持與，受渴乏者亦無遮障不許與水，各以業因受苦樂報。大藥！應當以是見善惡業，如空中月白黑二分，又如生果由火大增熟便色異。如是此身，由福增故生勝族家，資產豐盈金寶溢滿勝相顯盛，或生諸天宮快樂自在，斯皆善業福相顯現。譬如種子植之於地，果現樹首。然其種子不從枝入枝而至樹首，剖

析樹身亦不見子，無人持子置於枝上，樹成根固求種不見。如是諸善惡業咸依於身，求之於身亦不見業。如因種有花、種中無花，因花有果、花中無果，花果增進，增進不見。因身有業、因業有身，身中無業、業中無身，亦復如是。如花熟落其果乃現，身熟謝殞業果方出。如有種子，花果之因具有。如有身，善惡業因備 bèi 在彼業，無形亦無熟相。如人身影無質無礙，不可執持不繫著人，進止往來隨人運動，亦不見影從身而出。業身亦爾，有身有業而不見業，繫著於身亦不離身，而能有業。如辛苦澁 sè 殊味諸藥，能滌淨身除一切病，令身充悅顏色光澤。人見之者，知服良藥，藥味可取熟功無形，視不可見、執不可得，而能資人膚容色澤。業無形質能資於身，亦復如是。善業資者，飲食衣服內外諸資豐饒美麗，手足端正形容姝好，屋宅華侈，摩尼金銀眾寶盈積，安寧快樂歡娛適意，當知此為善業之相。生於下賤邊地貧窮，資用闕乏希羨他樂，飲食麤 cū 惡或不得食，形容弊陋所止卑下，當知此為惡業之相。猶如明鏡鑒 jiàn 面好醜 chǒu，鏡像無質取不可得。如是識資善不善業，生人天中、或生地獄畜生等中。大藥、應當如是見業與識和合遷 qiān 化。」

大藥言：「世尊！云何微識能持諸根、能取大身？」

佛言：「大藥！譬如獵者入於山林，持弓毒箭而射香象。箭毒霑血毒運象身，支體既廢根境同喪，毒流要害身色青赤。猶如淤血毒殺象已便即遷化。於意云何？毒與象身多少大小可得比不？」

大藥白佛言：「世尊！毒與象身多少大小，其量懸殊不可為對，猶如須彌比之芥子。」

「大藥！如是識棄此身以取諸根、棄此諸界隨業遷化，亦復如是。」

大藥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微細之識任持大身而不疲倦？」

佛言：「大藥！須彌山王高八萬四千由旬，難陀、烏波難陀二

大龍王各遶三匝，二龍大息搖振須彌，內海中水咸變成毒。此二龍王長大力壯，和修吉龍、德叉迦龍二大龍王亦與之等。於意云何？四龍王識與蚊蚋 ruì 識寧有異不？」

大藥言：「世尊！四龍蚊蚋 ruì 其識無異。」

「大藥！如一小涕 dī 跋錯那婆入四龍口，四龍便死。於意云何？小涕藥毒、龍口中毒，何毒為大？」

大藥白佛言：「龍口毒大，小涕藥毒甚為微少。」

「大藥！大身眾生力敵九象，微妙之識無色無形非分別量，隨業任持亦復如是。如尼瞿陀子極微細，種之生樹，婆娑廣大枝條百千。於意云何？其子與樹大小類不？」

大藥言：「世尊！其子與樹大小相懸，如藕絲孔比虛空界。」

「如是大藥！樹於子中求不可得，若不因子樹則不生。微細尼瞿陀子能生大樹，微細之識能生大身，識中求身身不可得，若除於識身則無有。」

大藥復白佛言：「云何金剛堅固不可壞識，止於危脆速朽身內？」

佛言：「大藥！譬如貧人得如意寶，以寶力故，高宇彫 diāo 樹妙麗宮室，園林鬱 yù 茂花果敷榮，象馬妓侍資用樂具自然而至。其人於後失如意寶，眾資樂具咸悉銷滅。如意神寶堅固貞牢，縱千金剛不能毀壞，所生資用虛假無常速散速滅。識亦如是堅固不壞，所生之身速朽速滅。」

大藥言：「世尊！柔妙之識云何穿入麤 cū 鞭 yìng 色中？」

佛言：「大藥！水體至柔，激流懸泉能穿山石。於意云何？水石之質鞭 yìng 軟如何？」

大藥言：「世尊！石質堅鞭猶若金剛，水質柔軟為諸樂觸。」

「大藥！識亦如是至妙至柔，能穿剛鞭大身之色遷 qiān 入受報。」

大藥復白佛言：「世尊！眾生捨身，云何生諸天中？乃至云何生於地獄等中？」

佛言：「大藥！眾生臨終之時，福業資者，棄本之視得天妙視，以天妙視見六欲天，爰及六趣見身搖動，見天宮殿及歡喜園雜花園等。又見諸天處蓮花殿，麗妓侍繞笑謔嬉戲，眾花飾耳服僑奢耶，臂印環釧 chuàn 種種莊嚴，花常開敷眾具備 bèi 設。見天天女心便染戀，歡喜適意姿顏舒悅，面若蓮花視不錯亂，鼻不虧曲，口氣不臭，目色明鮮如青蓮葉，身諸節際無有苦痛，眼耳鼻口又無血出，不失大小便利，不毛驚孔現，掌不死黃，甲不青黑，手足不亂亦不捲縮，好相顯現。見虛空中有高大殿，彩柱百千彫 diāo 麗列布垂諸鈴網，和風吹拂清音悅美，種種香花莊嚴寶殿，諸天童子眾寶嚴身遊戲殿內。見已歡喜，微笑齒現如君圖花，自不張開亦不合閉，語音和潤身不極冷亦不極熱，親屬圍遶亦不憂苦。日初出時當捨其壽，所見明白無諸黑闇，異香芬馥四方而至。見佛尊儀歡喜敬重，見已親愛歡喜離詞，猶如暫行便即旋返，安慰親知不令憂惱。有流法爾生必當死，勿以分別而生苦惱。大藥！善業之人臨命終時好樂布施，種種伽他、種種頌歎、種種明因、重重稱說正法之教，如睡不睡安隱捨壽。將捨壽時，天父天母同止一座，天母手中自然花出。天母見花顧謂天父：『甚為福吉希奇勝果。天今當知，子慶之歡時將不久。』天母遂以兩手搖弄其花，弄花之時命便終盡。無相之識棄捨諸根，持諸境業棄捨諸界，持諸界事遷 qiān 受異報，猶如乘馬棄一乘一、如日愛引光、如木生火、又如月影現澄清水，識資善業遷受天報，如脈 mài 風移速託花內。天父天母同座視之，甘露欲風吹花七日，寶璫嚴身曜動炫燿，天童朗潔 jié 現天母手。」

大藥白佛言：「世尊！無形之識云何假因緣力而生有形？云何有形止因緣內？」

佛言：「大藥！如木和合相觸生火。此火木中求不可得，若除於木亦不得火，因緣和合而生於火，因緣不具火即不生。木等之中尋火色相竟不可見，然咸見火從木中出。如是大藥！識假父母因緣和合生有形身，有形身中求識不得，離有形身亦無有識。大藥！如火未出火相不現，亦無暖觸諸相皆無。如是大藥！若未有身，識受想行皆悉不現。大藥！如見日輪光明照曜，而諸凡夫不見日體，是黑是白黃白黃赤皆不能知，但以照熱光明出沒循環諸作用事而知有日。識亦如是，以諸作用而知有識。」

大藥白佛言：「云何為識作用？」

佛言：「大藥！受覺想行思憂苦惱，此為識之作用。復有善不善業熏習為種，作用顯識。」

大藥白佛言：「云何識離於身便速受身？識捨故身新身未受，當爾之時識作何相？」

佛言：「大藥！如有丈夫長臂勇健著堅甲冑 zhòu，馬疾如風乘以入陣，干戈既交心亂墜馬，武藝捷疾還即跳上。識棄於身速即受身，亦復如是。又如怯人，見敵怖懼乘馬退走。識資善業見天父母同座而坐，速託生彼亦復如是。大藥！如汝所問，識棄故身新身未受，當爾之時識作何相？大藥！譬如人影現於水中無質可取，手足面目及諸形狀與人不異，體質事業影中皆無，無冷無熱及與諸觸，亦無疲乏肉段諸大，無言聲身聲苦樂之聲。識棄故身新身未受，相亦如是，大藥！是資善業生諸天者。」

大藥白佛言：「云何識生地獄？」

佛言：「大藥！行惡業者入於地獄。汝當諦聽。大藥！此中眾生積不善根，命終之時作如是念：『我今於此身死，棄捨父母親知所愛甚大憂苦。』見諸地獄及見己身應合入者，見足在上頭倒向下，又見一處地純是血。見此血已心有味著，緣味著心便生地獄，腐敗惡水臭穢因力識託其中。譬如糞穢臭處臭酪臭酒，諸臭因力

蟲生其中。入地獄者託臭物生亦復如是。」

賢護勝上童真合掌白佛言：「地獄眾生作何色相？身復云何？」

佛言：「大藥！其愛血地生地獄者，遍身血光身如血色。生湯隍者，身如黑雲。生乳湯河者，身點斑雜作種種色，體極軟脆，猶如貴樂嬰 yīng 孩之身。其身長大過八肘量，鬚髮身毛並長垂曳，手足面目虧曲不全，閻浮提人遙見便死。」

大藥白佛言：「地獄眾生以何為食？」

佛言：「大藥！地獄眾生食無少樂，惶懼馳走，遙見鎔銅赤汁意謂是血，眾奔趣之。又有聲呼：『諸有飢者可速來食。』便走向彼，至已而住以手承口，獄卒以熱銅汁寫手掬 jū 中逼之令飲。銅汁入腹，骨節爆裂舉身火起。大藥！地獄眾生所食之物，唯增苦痛無少安樂。地獄眾生苦痛如是，識不捨之亦不毀壞，身如骨聚識止不離，非業報盡苦身不捨。飢渴苦逼便見園林，花果敷榮廣博翠茂。見已喜笑互相謂言：『此園翠茂清風涼美。』眾急入園須臾暫樂，樹葉花果咸成刀劍斬截罪者，或中破身分為兩段，或大叫呼四面馳走。獄卒群起執金剛棒、或執鐵棒鐵斧鐵杖，齧 niè 脣瞋怒身出火焰，斫 zhuó 棒罪者遮不令出。斯皆已業見如是事。獄卒隨罪者後，語罪者云：『汝何處去？汝可住此勿復東西。欲何逃竄 cuàn？今此園者汝業莊嚴，可得離不？』如是大藥！地獄眾生受種種苦，七日而死還生地獄，以業力故如遊蜂採花還歸本處。罪業眾生應入地獄，初死之時見死使來繫項驅逼，身心大苦入大黑闇，如被劫賊執捉將去，作如是言：『訶訶禍哉苦哉。我今棄閻浮提種種愛好親屬知友，入於地獄。我今不見天路但見苦事，如蠶 cán 作絲自纏取死。我自作罪為業纏縛，繒 juàn 索繫項牽曳驅逼，將入地獄。』賢護！罪業眾生生地獄者，苦相如是。」

爾時賢護與大藥王子聞說是已，身驚毛豎，俱起合掌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俱歸依佛，請垂救護，願今以此聞法功德，未脫有

流處生死輪，不落三塗入於地獄。」

賢護復白佛言：「欲有請問，唯願聽許。」

佛言：「如汝希望，恣汝所問。」

賢護白佛言：「世尊！云何為積？云何為聚？云何為陰？云何為身不遷 qiān？」

佛言賢護：「智界、見界、意界、明界，以此四界和合成身，四界境識名之為積。聚謂六界六入六入境，三界二入因。即髮鬚毛爪、皮肉膿血、涕唾黃痰、脂肪 sān 髓液、手足面目、大小支節和合崇聚，名之為聚。猶如穀 gǔ 豆麻麥 mài，積集聚貯 zhù 而成高大，謂之為聚。其地水火風空識，名為六界。眼耳鼻舌身意，名為六入。色聲香味觸法，名六入境。即貪瞋癡名三界因。又風黃痰亦名三因。二入者謂戒與信。又有二因謂捨與施。又有二因謂進與定。又有二因謂善不善。其受想行識，此四名無色陰。受謂領受苦樂等相及不苦不樂之相，想謂知苦樂相，行謂現念作意及觸，識者是身之主遍行諸體，身有所為莫不由識。不遷 qiān 者謂身語意淨證獲道果。此人死已識棄有陰，不重受有不流諸趣，極樂而遷不復重遷，是名不遷。」

於是賢護與大藥王子禮佛雙足，白言：「世尊！佛一切智說此法聚，當於未來作大利益安樂眾生。」

佛言：「如來法聚常住非斷，一切智者知而不為。我經無量勤苦積集智光，今說此經此正法日，為諸眾生作大明照，德譽普流一切智海，為能調心流注者說。此經所在之處讀誦解說，皆天、鬼神、阿修羅、摩睺羅伽咸悉擁護皆來拜禮，水火王賊等怖皆不能害。諸比丘從今已往，於不信前勿說此經，求經過者慎勿示之，於尼乾子尼乾部眾諸外道中亦勿說之，不恭敬渴請亦勿為說。若違我教虧損法事，此人則為虧損如來。諸比丘若有禮拜供養此經典者，應當恭敬供養是人，斯人則為持如來藏。」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當勇超塵累， 勤修佛正教，
除滅死軍眾， 如象踐葦蘆。
持法奉禁戒， 專精勿虧怠，
以棄生流轉， 盡諸苦有邊。」

佛說此經已，賢護勝上童真、大藥王子，并諸比丘、菩薩摩訶薩，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普大會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

以上《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在 CBETA 電子佛典校勘信息是：此一卷者，《大乘顯識經》卷下之文也。麗本以為本會之文。故與三本大異，對校甚難，今以宋本、元本對校明本，別附卷末。

以下經文在 CBETA 電子佛典校勘信息是：此一卷明本之文也。今以宋本、元本對校之。經文如下：

爾時眾中有一王子菩薩摩訶薩，名為大藥，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彼神識從此身移，當有何色？」

佛讚彼大藥菩薩言：「善哉善哉。大藥！如是如是，汝之所問此義，其義甚深，唯諸如來乃能知耳。然此識除於如來，更無有人而能知者。」

爾時跋陀羅波梨白佛言：「世尊！希有，此大藥王子能問甚深之事，最微最細甚深甚密。」

佛報跋陀羅波梨言：「如是跋陀羅波梨！此大藥王子於往昔已曾供養毘婆尸世尊種善根故。跋陀羅波梨！此大藥王子昔五百世曾作外道，當於爾時嘗問此識義。然此大藥王子當於爾時，於此

識中亦不能了知此識何來何去？此義不了，我今應當為其決了此義。」

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子讚大藥王子言：「大藥！善哉善哉。仁者智慧廣大無有邊際，乃能問世尊甚深之義。我今勸請大藥，願問世尊此義。入一切難智者巧解深意，勿令此蘇摩浮坻娛樂少事而先問佛。所以者何？其故數數惱亂不善問於世尊。但佛世尊出世甚難，世間如此法會聚集復難，是故汝今應當勸請世尊，解釋甚深義處。」

爾時大藥王子菩薩摩訶薩瞻仰世尊，而見世尊喜悅微笑，清淨猶如初秋蓮華始開。見已歡喜，爾時大藥王子菩薩白佛言：「世尊！我渴仰故樂聞正法，慮恐世尊不具與我顯說法要、不決我疑，又恐世尊不久當取涅槃，又恐諸眾生不能了知善惡業報恒受生死煩惱不能捨離。」

佛告大藥言：「大藥！我於往昔故為此偈，從大山崖投身布施，復行無量無邊難行苦行百千億等種種諸事。大藥！汝所有疑但當問我，莫以為難，我隨汝意當分別說。」

爾時大藥復白佛言：「世尊！此識何色？」

佛告大藥言：「大藥！此識如幻師火、如人水內影、如風輪無定，無有定色，如眾生眼見虛空、如似愛。」

大藥復問：「其愛云何？」

佛言：「猶如人射，以有眼根見箭去時。如人執明淨鏡，於其鏡內見己面形，若除鏡已形便不見。此識亦爾，從人身移，其識界唯見罪福。譬如生盲人，不見日天出時中時後時，夜亦不見月天，出時闇時並皆不見。此神識亦復如是，於其身內不可得見。大藥！此身內愛著及取及想，智者但有識。所有此身和合集聚諸界、諸入、諸陰等所有色者，眼耳鼻舌及色等諸受，或苦或樂意等所有諸色者，是名為識。大藥！如人以舌知味或苦或辛，而彼

人舌有色、彼味無色。此身內所有骨髓肉血是有色，所受者是無色。是名為識受罪福者。」

爾時跋陀羅波梨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受罪福者是誰？」

佛告跋陀羅波梨：「汝諦聽諦受，我為汝說。有見實者，彼見此識，而此識不可得。如菴婆羅果掌中可見，此識不住眼道亦非以眼能得見。彼如恒河沙數如來見此識，我亦然無色可見。唯愚癡輩不知不見故，我為說但有識名，不可以見。跋陀羅波梨！此識如受罪福，我為汝說，汝當諦聽。譬如有人著陰鬼、或羊顛鬼、或乾闥婆鬼、或天神。跋陀羅波梨！於汝意云何？彼人身內有彼諸鬼或陰鬼等可見以不？」

跋陀羅波梨言：「世尊！彼鬼在人身中或內或外，實不可見。」

「但彼諸鬼在人身內亦無有色。跋陀羅波梨！如彼天神最勝在人身中，取最妙香華塗香末香，并諸華鬘及以飲食，皆取最上殊勝。如是此身取最勝業時，以識故受。或取王位治化自在，或取富饒大長者家，或受天果報，如是此識受福如此。最勝天神靈在人身內受最勝祭祀，或受王位、或受富饒，潤彼人身令使歡喜。如是此識受福果報亦復如是。跋陀羅波梨！如彼不淨毘舍闍鬼神倚在人身中，受不淨諸物臭穢，或在圍 qīng 屏內受諸祭祀，得祭祀已即生歡喜。而彼人被不淨鬼神力故，常樂臭穢不淨之處。心既愛樂，得臭穢物便生歡喜。如是此識得惡果報生不淨意，或生貧賤家、或生下劣家、或生餓鬼，恒食糞穢之物心生歡喜。然此識如是受惡果報。如彼勝天神靈雖無色形，但受最勝最上祭祀。如是此識雖無有色，但受最勝最妙果報，隨業受身。如彼無色富多那鬼倚著人身，恒樂食諸糞穢。如是此識在不淨業中，恒樂下賤之處。跋陀羅波梨！汝當知此不淨識如是。跋陀羅波梨！如彼鬼形在人身中而無有色，此識受善不善果報如彼鬼神，汝應當如是知見。」

爾時大藥王子白佛言：「世尊！凡受欲云何？」

佛答大藥言：「當見有人各各和合故生欲想。譬如以木鑽火，因人身力然後出火。欲受於欲，因於男子意感於觸後生欲事。譬如因華成子，然彼華內初無有子，有華故然後結子可見。如是此身生已，然後識可見，而此身內亦無識可見。以識故身內有骨髓肉血等不淨之物，如彼種子種已生華，因華而受色香味等。既成果已還滅，如是此識成身已亦復還滅，但取善惡受心想意識至於彼世，趣彼男女和合生歡喜心，因彼交會相持出於不淨，出不淨已還各相離。而彼二人受欲樂時心生歡喜，既受欲已無復欲想，還各相離或生厭離。欲想如是。如是此識因身攀緣生歡喜心增長受想，猶如人身因見女色即生欲想各各著身，受欲訖已還復厭離而去。此識亦然，既受身已還復捨去生厭離想。復次因父母欲事來中陰受身攀緣業，此識有從中入，欲因成就身。而彼業無色，其男子女人因亦無色，但因受攀緣故生欲想而即有色。是故言受欲想也。色受欲想故名為受欲。復次大藥！因持戒攀緣故受後果報。此事云何？我為汝說。言持戒者，身斷殺生、不盜他物、不行邪淫、不妄言、不飲酒鬪亂，謹慎不放逸。是為攀緣，欲受後世須陀洹果、斯陀含果，即受後有，或天身或人身。而彼有善業，或有漏或無漏，成就諸陰等，潤彼處識。受持或善或不善諸業成就識等，受諸欲事已，還自厭離。是故名此因持戒故受後果報也。」

爾時大藥王子白佛言：「世尊！此識云何受天身？復云何受地獄身？」

佛告大藥王子菩薩言：「大藥！汝今諦聽，我當為汝解說此事。大藥！此識以法界持故生，作天心見。而彼天見不在肉眼，彼見體所見即是受因，故名見受因也。而此人所見天見者，即是福攀緣善成就即見天宮，於欲天中受種種五欲樂事。如是見已便生欲心，因即如是起念智：『我今應須至彼處耳。』彼生如是欲心已，

而發染著念，心取有相。復見其故身棄在尸陀林內。彼如是見已，便作是念：『是我天識也。此造善根已，我當欲向天上。』

爾時大藥王子復白佛言：「世尊！彼識既如是著故尸，云何不即入故尸？」

佛告大藥王子言：「大藥！譬如有人剃除鬚髮。既見鬚髮落地，作如是念：『我此鬚髮好黑香潔 jié，願我此髮還著頭上如舊。』大藥！於汝意云何？彼之頭髮還能更著頭以不？」

大藥言：「不也。世尊。」

佛言：「大藥！如是如是。彼人神識捨其身已，還欲入中更依住者，無有是處。」

爾時大藥王子復白佛言：「世尊！此識既是微細，無有正色廣大無邊，云何能來就大白象身？復能破金剛之身？既無千象力，云何人生即能持千象力？」

佛告大藥：「譬如風界，無色不可見，住山谷間。而彼風從彼山谷出已，能摧折崩倒如須彌等高大之山使其破裂。大藥！於汝意云何？彼風界有何色？彼山復何色也？」

大藥白佛言：「世尊！彼風柔弱復無色身，當如是見。」

佛復告大藥言：「大藥！如彼風界軟弱無色體，彼識亦復然，軟弱復無色身，然其無妨能成就大身、能成就微細小身。而彼識，蚊子及象一種不異。大藥！譬如小燈燭光，或在壁或在室，能滅大黑闇分。此識亦復如是，雖復微小，能成大小形色，而皆因業受故。」

爾時大藥復白佛言：「世尊！彼業有何色？有何體？幾種因？應當可觀。」

佛報大藥言：「諸業境界者，是微妙受快樂、受得天飲食。譬如有二人同共遊行至於曠野。然彼二人，一人忽值涼冷清水而得飲之，一人飢渴命終。而彼水不能自入彼人之口，亦無於此一人

不與飲者。但以因緣故，一人值水涼冷飲之，一人不值。如是如是，此善不善諸法亦復如是。如黑月白月，善不善應須當見。譬如生果熟已變成別色，然彼色以火力多故令其成熟。如是如是，此身以福力故生於大富長者家，多饒財寶現受快樂。在於天宮，顯現受天快樂。然後失天自在勢，即顯現無福之勢。猶如種子於地上種，生樹以後其種子於樹上不現，亦不從枝移枝，亦不在樹內顯現，亦無有人手執彼子置於樹上，亦不從根移。彼種子可現。如是如是，此諸業若善若惡，倚住身內而不顯現。如從種子然後有華，從華然後有子。其華不在於種子內，其子亦不在於華內，子華無有二別體。如是如是，此身內諸業有，從業有身，其身不在業內可見，業不在身內可見。如華成熟然後成子。如是身成熟已，諸業可現。如種子何地方有，彼地方即有華，有華然後有子。如是如是，此身所有生處，於彼之處見善及惡便即有現，然彼諸業根無有色。如人因身有影，而彼影無定無色還隨人而行。而彼影不倚住於人，亦不離身有影可現。如是此身內現善惡相隨而不相離，身行之處隨逐而行。其業處處隨逐，其業不離身有，亦不離身業可有現。如諸藥若辛若甜若苦等，人飲服已能除諸病。既除其身諸惡，成其柔軟現好顏色。眾人見者形相可知，此人身值甘藥。然彼諸藥等味及力無有色，其味力色不可得現，唯在人身形色端正可現耳。如是如是，此善業無色而至人身，以美飲食故、身著好服故、其人諸根具足故，身受快樂。復以金銀珍寶莊嚴此身，有富貴形勢，此皆是善業境界。其失勢無有福業，貧窮困苦遠離資財，恒常乏少規求他物，飲食麤澁 sè 行住坐臥悉皆下劣，無好福報養育身體，所生醜 chǒu 陋，此皆是不善業境界。猶如明鏡，以其明故面形妍醜分明顯現，而彼鏡內影無有色。如是如是，由善惡力故，此識顯現於人中，若地獄、餓鬼、畜生中。大藥！此諸業隨於此識。大藥！應須如是知如是見。」

大藥復白佛言：「世尊！此識云何成就諸根受大身？云何捨諸根？」

佛告大藥：「譬如獵師入深山林，手執強弓，即取毒藥塗其箭鏃以射大象。而彼毒滴雖少入皮至血，毒氣移行遍滿身中，至一切諸根境界，令根閉塞屈折諸節，令血變色遍諸身分遂即捨身。其毒還至本所入處自然出外。大藥！其毒藥一滴極甚微小，其象身極大。於汝意云何？」

大藥報佛言：「世尊！計毒藥極微小，其象身如須彌山。毒藥移行，所以遍體。」

佛告大藥：「如是此神識捨身之時，捨諸根捨諸界，次第亦復如是如是。」

大藥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受如是廣大身不曾畏難？」

佛告大藥：「譬如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而彼山有二龍王：一名難陀，二名優波難陀，繞之三匝住持彼山。而彼龍王喘息之氣，海水不堪飲。彼龍王出入息時，彼須彌山即動。如彼龍王身廣大多力，彼婆修吉、德叉迦龍王亦復然。大藥！於汝意云何？彼龍王等識，欲與蚊子識一等以不？汝勿別見。」

大藥王子白佛言：「世尊！如我意所見，彼之龍王及蚊子識一等無異。」

佛復告大藥：「如有一毒名婆蹉那婆，復有毒藥名訶羅訶羅。將如芥子與難陀、波難陀等食，即速疾命終。大藥！於汝意云何？龍毒、藥毒何毒力大？為龍毒大？為藥毒大？」

大藥報言：「世尊！如我意見，其難陀、波難陀毒多，其婆蹉那婆毒少。」

佛告大藥：「如是如是，雖有大身敵九千象力，無妨其識雖小無定色不可見，但此識因業緣成就大身。大藥！譬如尼拘陀子，其形雖小，無妨能成就大樹，枝條長廣覆蓋數百千地。大藥！於

汝意云何？其子形及樹身二種，何者是大？」

大藥報佛言：「世尊！如以小孔比於虛空。」

佛復告大藥：「而彼樹不可在子內見，亦不離子而生於樹。大藥！如彼微細子有廣大樹。如是如是，無色識成就大色身，因識故現色身，不離識色身可見。」

爾時大藥復白佛言：「世尊！其識牢固猶如金剛，云何成就羸léi弱之身？」

佛告大藥：「譬如有人貧窮不能自濟，忽然值遇如意寶珠。彼人得珠，執已所造如意，即得稱成樓觀池臺，城門坑塹 qiàn 周匝高門，園林華果枝葉蓊 wěng 鬱 yù 彌覆其上，及餘資財諸物皆悉如心自然化作。大藥！彼等諸事悉皆羸弱，速疾破壞離散之法。然後彼人手執如意珠忽然失落，彼等樂事即滅不現。大藥！如彼如意珠，千金剛破終不可壞，有此功能隨意所念皆悉剋果。如是如是，此識牢固猶如金剛，而受身者此不堅牢也。」

爾時大藥復問世尊：「彼識既是軟弱，云何破壞堅牢之身而移至彼世？」

佛告大藥：「譬如水流注下在於山內，還穿山而出。大藥！於汝意云何？彼水有何堅牢？」

大藥報佛言：「世尊！其山體是堅韌 yìng 牢如金剛，而彼水滴本性柔軟。」

「猶如夢為觸者安藥。如是如是，彼識本體柔軟，能破大身即得出去。」

爾時大藥復問佛言：「世尊！凡有眾生從眾生界捨身命終之後，云何受諸天之身？云何復受諸趣之身？」

佛告大藥言：「大藥！汝諦聽，我當為汝解說此事。大藥！凡有眾生捨眾生體命終之後，以行福業之事以受身。還捨彼身，其識捨人身見得天身見。彼既得天眼已，即見六欲諸天，又見六欲

天宮。而見彼人身破時，復見天上園林歡喜林、壞亂林等。彼處有高座天衣覆上，處處臺殿微妙樹林，處處有端正玉女聚。而彼識見常有華莊嚴諸事心喜見者，種種瓔珞耳璫臂釧 chuàn。而彼見座上有天童子，其玉女及天子二人歡喜共見。而彼天童子生已，復更見生天之童女。彼天童子見童女已即生欲心，生欲心已即得歡喜，得歡喜已即得遍體心意歡喜，心意歡喜已彼於爾時即變身色，而色猶如蓮華。其人命終之時即得不顛倒見，鼻不喎 wāi 縊 liè、口氣不臭，彼人耳目似青蓮華色，身分支節更不離解。彼亦不流血亦不生糞尿，身諸毛孔亦不揩折，諸甲無復青色手無黃色，手脚不動亦不申縮而取命終。大藥！彼人命終之時預有天相，所謂現前見輦 niǎn 輿 yú。彼輦輿有千數柱莊嚴，懸諸鈴網，其鈴出好微妙音聲。有種種微妙香華而散其上，又出好妙香氣。復有種種瓔珞莊嚴其上。復有無量諸天童子。彼見如是已，生大歡喜心。彼生歡喜心已，於身生相二齒，白淨猶君陀華；顯現其兩目，不甚大開不甚大閉；其聲微妙哀美；二足下猶如蓮華色。而彼死屍命終之後，身心不冷不熱。彼亡人有眷屬不甚悲戀。而彼人欲依法取命終之時，其時正日初出諸方無有黑闇，了了覩見眾色。諸方復有善妙香氣遍滿而來。其人臨欲終時兩目不閉，其所見諸方無有迷惑。若見如來像，即得信心發清淨意。復見心所喜愛諸眷屬，以歡喜心抱其身，猶如人死已還活，亦如遠行人歸，慰喻諸眷屬，作如是言：『諸眷屬等莫憂莫愁，一切諸有生者皆有如是別離法也。』大藥！彼眾生若福業強、若內發布施心，其辯才數數自讚歎歌詠布施功德，或種種功德因緣。而彼人作如是語已，意樂欲睡眠，身心得安樂遍滿其體，安隱捨身命。捨身命時，上見諸天共同榻 tà 坐。見同坐已，其玉女將手置其身上。其玉女兩手掬 jū 滿香華，既掬華已白彼天言：『大善大善。願有吉利事，欲生天童子時至。』而彼玉女作是語已，手即索華，索已復索。索華

之時，而彼眾生即取命終，彼捨諸根共識、捨諸根境界、捨諸大時，四陰無定體無色。如人欲騎馬、或如日天、或如明珠、或如火炎、或如水月、或如幻化，身攀緣善業，速疾如筒出氣移去。而彼神識欲生彼處，因彼華見父母坐天榻 tà 上。見彼天和合，其神識於華內有形出。彼時有微妙風、甘露味和合而吹。而彼起已，彼識於七日內頭戴天冠生天童子。」

爾時大藥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彼神識既無有色，云何為因緣而成就色？云何為因緣而現見？」

佛言：「大藥！譬如二木和合，各各相揩 kāi 而出於火，而彼火不在木內可見，不離木而可得火，亦非一因而能生火，亦非無因而得出火，非是木上即得見色。以因故出乃見色，亦非離木而別有色可得。如是如是，大藥！彼識以父母和合故成就受身，其識亦不在身內可見，亦不離身而有彼識。大藥！譬如火出已然後見色，亦非熱故可見有色，亦非赤故可言見色。如是大藥！彼神識以成就身故言有識，亦不由受故可見，亦不由諸行故可見。大藥！譬如日天圓滿光明照曜，大有威光顯赫可見。而諸凡夫輩不見正色，或言黑色、或言白色、或言黃白色、或言綠色。大藥！不可以身不見神識或黑或白等，猶如日喻，不可以煖 nuǎn 可見光明，其可見者但出沒行時，如是須觀。大藥！此神識凡欲觀時，但取其諸性。」

大藥復白佛言：「世尊！其識有何諸性也？」

佛言大藥：「彼性受性、取性、諸行性、憂愁性、思惟性、惱性、喜性、不喜性等。是識諸性，應當如是觀。復次神識有本性可觀。何等為本？所謂善心不善心等為本。」

爾時大藥復白佛言：「世尊！彼神識從此身出已，云何速疾而受彼生處？云何從此身出已，未至彼身受生之時，於何處住？此之神識當云何觀？」

佛答大藥言：「譬如有人其臂纖長，手足上下一切正等，乘微妙速疾駿馬馳走入陣。入陣已，被刀槊 shuò 弓箭所傷，其心惱亂。在彼陣內，其心迷悶墮馬倒地。而彼人善解戎仗，倒地已速疾而起，手執其馬即便騎上。譬如彼人倒地之時速疾得馬，得馬已即乘彼馬，如彼馬速疾得速疾乘。彼神識亦如是，應當知。如彼人被賊趁心生恐怖，乘彼馬速疾而走。此神識初捨身欲至彼亦復然。欲生天即攀緣天念，見天父母在一座上，見已攀緣速疾即得受生。復次大藥！汝問凡人初移識時，其識未至，彼時在何處住，其性當云何觀者。大藥！譬如人影在於水中，雖復現色非人正形色，當如是觀。大藥！彼人影上下手足正等，成就色時在於水中，亦不作如是念言：『我有熱惱、我有寒凍、我身疲乏。』彼無如是心言：『我是真體如前在胎肉塊 kuài。』而彼影無有擾亂處。而彼人身影在水中之時，無有聲出或苦聲或樂聲。大藥！此神識從此身捨已未至彼身，有如是形、有如是性。大藥！凡有福神識初欲取天身時，作如是受。」

爾時大藥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神識欲取地獄生，云何受？」

佛告大藥：「汝今諦聽，如無福眾生欲取地獄生者，我為汝說。大藥！凡有眾生若造不善業，以彼業攀緣所攝，而彼眾生此處欲捨其身，捨身之時生如是念：『我即是彼人，從此地獄捨身，此是我父母。』而彼人捨身之時，一等成就色身如本性有。成就彼人如本身體，即見身分。而彼人初捨身被憂愁所流，即見種種地獄。彼神識初捨身已在彼地獄，即成就有業，即見彼地獄。或有他方見如血灑，而彼即心生染著相，生染著相已即成地獄身。而彼神識猶如下濕臭爛地因故生蟲身，譬如屏臭穢爛故生蟲，譬如酪內臭壞有諸蟲生。大藥！眾生欲生地獄亦復如是。」

爾時跋陀羅波梨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諸眾生輩在地獄，

其身有何色？云何而受身體？」

佛告跋陀羅波梨言：「若有眾生染著血處，彼等身體生血色。若有眾生染著毘羅尼河，彼等身體即生不白不黑雲色。若有眾生染著灰河，彼等身體生斑駁 bó 色。而彼等諸眾生於彼處身體柔軟，猶如王子安樂養育其身。跋陀羅波梨！於彼處諸眾生受身廣大，長八肘半，其髭鬚頭髮甚長，其足可畏反向於後。若有閻浮提人欲往地獄觀者，見彼地獄人即便怖死。復次跋陀羅波梨！地獄眾生雖復有食，無暫時樂。」

爾時大藥復白佛言：「世尊！彼諸眾生食時，有何等食？」

佛報大藥菩薩言：「大藥！彼眾生輩在地獄遊歷時，遙見赤色或鎔銅或鎔鋤 tōu 石，見已各相唱言：『嗚呼！仁者誰欲得食？近來相共食此。』聞是聲已聚一處，向鎔銅所會堂而住已，求食故張口欲食。而彼鎔銅及以鋤 tōu 石，熾盛放光，作如是聲多吒多吒，入其口然其全身。大藥！**彼諸眾生以為食故受如是苦事。**復次大藥！彼地獄中眾生於彼時，其神識唯在骸骨內，而彼等神識不離骸骨，神識不離骸骨故不取命終。雖然，而彼等眾生猶尚飢惱，彼處亦無食事。於彼處有微妙園林，彼等眼見種種華果、種種樹木蓊 wěng 鬱 yù 青色，亦見微妙廣大地方柔軟青草所覆。彼等見如是園林地方微妙，各各歡喜微笑，各各起念各各相喚：『汝等人輩！如是園林微妙可受快樂，又有涼冷微風。』彼等聞見此事已速來聚集，即共入彼園林之內。入已少時受樂，於彼樹上所有華果及諸葉等悉皆成鐵，彼眾生等即被彼鐵枝葉華果擘 bō 裂其身。彼地獄眾生被枝葉華果猶如竹根擘裂身時，口大叫喚處處馳走。如是之時，其後有諸閻羅王人，手執利鈇或執大鐵杖，其目可畏牙齒極利頭髮火然，其炎高大全身燒然，手執種種器械。罪人隨業所生，彼人順後趁逐，口唱是言：『人等住住莫走。汝等自業所作此園林，何故苦走不在此受斯業也？』大藥！**彼諸眾生在於地**

獄受如是苦惱，當如是觀。復次大藥！其地獄人過七日後，具足受地獄苦，猶如蜂採華造蜜。所以者何？種種諸有因故成，神識始受取地獄諸苦。而彼神識初捨身不自由，被諸苦所逼心中不樂。初見大黑闇至彼處，猶如有人被賊所逼牽挽，心作如是念：『嗚呼！我今何故捨微妙閻浮提，棄所愛諸親侶，向地獄速疾而行？今不見天上之路。』其於彼時猶如蠶 cán 蟲被絲所纏，速疾求受生處。彼不自由，被業所纏縛，不能得住。大藥！其地獄眾生有如是因緣，有受如是等諸苦惱之事。」

爾時大藥王子及跋陀羅波梨長者子聞此事已，身毛皆豎，合十指掌向佛歸依。其大藥王子等發心作如是願：「藉此聞法因緣，在流轉生死煩惱內，願莫生惡道，願莫受地獄苦也。」

爾時跋陀羅波梨復白佛言：「世尊！我更欲問佛前所心疑。」

佛告言：「跋陀羅波梨！隨汝所疑恣汝意問。」

跋陀羅波梨白佛言：「世尊！何者名聚何者名積？何者名陰？何者名移？」

佛言：「跋陀羅波梨！凡有四種法界成就此身。何者為四？諸界和合、智慧見意、無明、諸境界識。此是總義，我已說言。聚者即是六界諸入境。於六界內麤者三：一者入，復有二種取。其內有髮髭鬚、眾毛皮肉、膿血涕唾脂、五藏、手足頭面、身分支節，和合故名為聚。譬如諸穀 gǔ 積聚，或烏麻、或大小麥 mài、或豆豌豆，以聚集故名積聚。如是如是，此身有身分有支節聚集故，名為積聚。言六界，何等為六？一地界，二水界，三火界，四風界，五空界，六識界。言六入者，何等為六？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身，六意。言六入境界者，何等為六？一色，二聲，三香，四味，五觸，六法。此名為六入境界。言諸麤界本體三，何者為三？一者欲，二者恚，三者癡。彼等發起有三，何等

為三？一者風，二者黃白痰，三者涕唾。言諸入取者有二，何等為二？一者持戒，二者信。復有六，何等為六？一者施，二者財，三者精進，四者禪定，五者善，六者非善。言陰者，云何名陰？一者受，二者想，三者諸行，四者識；此四陰是無色。言受者，即是受用。言想者，即是知別樂苦。言諸行者，見聞觸受。此名為識，為身作主，能得自在，一切諸物中自在故。言移者，善成就清淨戒，身業口業意業。受根取命終時，於彼時彼識捨諸陰更不受有生，更不迴故一向受樂，故名為移。是名為移。離此者。不名為有移。如是次第別者。不名為移。」

作如是語已，跋陀羅波梨及大藥菩薩頂禮佛足，而作是言：「善哉世尊！善能為我說如是義、真實一切智。世尊！於未來世，此法門為諸迷惑愚癡眾生當作潤益。」

佛報彼二人言：「跋陀羅波梨！此諸如來智者無有虛妄，非一切智亦不能知此真實體。我於過去行無量苦行熏修此智光明，如今日所說無有異也。此是智光明法自處處流布，功德名聞一切智海藏為諸眾生教化故說。所在之處、所說之處，於彼之處非人護持，及諸天、脩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來彼護持處。頂禮於彼之處，無諸恐怖，縣官不能作惡、劫賊當不能害。」

佛告諸比丘：「汝等諸比丘！若知從今去，此法門不得無信人邊說，亦不得覓過失人邊說，亦不得外道尼乾等邊說，亦不得尼乾陀聲聞邊說，在阿蘭若空閑者邊亦不得說，亦不得不至心請人邊說。所以者何？恐其求過失。如來實無過失。若有出家比丘或在家俗人，信受隨順此事者，彼人應須當順彼人邊，應須起慈悲心，一如如來一種。須發如是心，此人持諸佛庫藏也。」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發心出家故， 應當行佛法，
 降伏魔軍眾， 如象壞竹舍

若能行此法， 謹慎放逸事，
滅生死煩惱， 當盡一切苦。」

佛說此經已，其跋陀羅長者子、大藥王子菩薩，及大比丘眾，
天、龍、阿脩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二十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廣博仙人會第四十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無鬪戰城恒河岸上。時有無量諸比丘眾尊者阿難、摩訶迦葉、舍利弗、薄拘羅、離婆多、阿若憍陳如等，所作已辦離諸塵染，諸漏已盡不復退轉，禪誦經行無暫懈怠，或如群鴈遊止寂靜，或在林間常處禪定，安住如來光明教門，調伏諸根得無所畏。時娑羅雞林枝葉繁茂香花布地，拘枳羅鳥、迦陵伽鳥、鵝王群蜂棲集和鳴，能令眾生離諸昏墮。爾時如來告諸比丘：「汝等應當勤作所作，以於戒儀而自蔭覆。」

是時西方忽然輝耀如日輪光，尊者阿難未離欲故，白言：「世尊！今此光明是何之相？」

佛言：「阿難！是五通仙最勝上者黑香之子名曰廣博。節食羸léi 瘦身無光潤，與其同行五百人俱，所謂不白仙人、天人仙人、苦波野那仙人、丹荼野那仙人、迦摩野那仙人、迷佉那斯仙人、疑味仙人、度羅仙人等，前後圍遶當來詣我。」

爾時廣博仙人遙覩世尊身意寂靜處在林藪 sǒu，為諸比丘之所侍衛。即自思惟：「奇哉尊貴！一切智處色相具足，捨去群臣轉輪王位六萬綵女如棄毒食，苦行山林離諸欲樂，名稱普聞，誠不虛也。」

時彼眾中有一仙人，字那剌陀，遙瞻如來心生歡喜，即說頌曰：

「瞻彼青花樹林下， 猶紫金聚者何人？」

彌樓妙寶流焰光， 亦如秋月無氛翳。」

爾時諸仙皆懷悅豫，合掌恭敬漸詣佛所。

於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觀彼閻浮洲中諸仙人等，蓬髮上靡棲止林莽塗灰却粒，或月半月節食羸 léi 瘦，鹿皮樹皮以充衣服，不剪髮爪蹲處露地。或如煙 yān 炭黑蜂之色，呪術祭火以為吉祥，空地樹下隨處而居。或墜高巖或投深水，炎火赫日炙身苦體，恃其種姓離無上智。比丘當知，此諸仙人見不清淨耽著諸有，輪迴生死不能出離。」

時諸比丘聞佛世尊作是說已，同聲白言：「我等今者由依如來勤修梵行，於諸有中永當出離。」

爾時廣博仙人與其同類漸至佛所，覩諸羅漢威德尊嚴，內懷傾悚 sǒng 曲躬低視。各結散髮，身佩白繩，顏容黑暗，兩目黃綠，頭髮枯燥，執三拒木，身形卑陋，或行虛空。或談俗典，至如來前，白言：「世尊！今此眾會，願佛知時。」

佛言：「廣博！我已了知諸有受生及於自性。」

時阿難陀白言：「世尊！此何仙人眾所圍遶，詞慧通敏頂髮上靡？」

佛言：「阿難！此是廣博，作圍陀典，奉持習行賒羯羅教，造諸種種世俗文字。」

爾時諸羅漢等共相謂言：「而此仙人有何所得，苦行如是於生死中而不解脫？」復自思惟：「此仙人眾今來佛所，當何所問？為因緣耶？為無我耶？」

爾時廣博仙人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佛出現難，眾會亦難。我於今者有少疑問，願垂哀愍。」

佛言：「大仙！恣汝所問，當為解說。」

廣博仙言：「云何為施？何者施義？云何施主？施主何義？云何施者不名施主？云何施主不名施者？云何行施於受施者而獲福報？云何施已，若現在世、若命終後，施福隨行為積為聚？世尊！如來滅後供養塔廟，誰為受者獲於福報？」

佛言：「大仙！汝今所問甚為希有，為欲覺悟新發意者。」

時舍利弗在於眾中髮白面皺 zhòu，以其右手擡 tái 眉顧視，久而言曰：「我昔曾聞廣博仙人世所稱讚，云何今者不知言問如小童子。云何不問因緣無我深妙之義，而乃問於施之果報？」

尊者阿難前禮佛足，白言：「世尊！彼之仙人於施貪著，我願為彼解說施義。」

佛言：「阿難！若問如來，聲聞答者，非如來教。」

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今此仙人有彼彼疑，我願解說。」

佛言：「不爾。汝於聲聞最為上首，若於我前有所解說，令諸眾生墮於惡趣，謗云如來非決定智，或云如來覺性了已猶有我慢。」

爾時諸比丘聞佛世尊作是說已，生淨信心，白言：「世尊！廣博仙人有所疑問，願為除斷。」

爾時佛告廣博仙言：「汝今諦聽，施之果報及業差別。若諸受者能令施主生於果報，是為施義。若有眾生發清淨心，以己財寶令執事人隨所施者，其財寶主名為施主，其執事人名為施者。若復有人自持己物淨心施者，得為施主亦名施者。復次大仙！三十二種不淨之施，汝今諦聽。若復有人，倒見施者不名淨施。因報恩者不名淨施。不哀愍者，不名淨施。為色欲者，不名淨施。若施火中，不名淨施。擲水中者，不名淨施。恐怖施者，不名淨施。施五家者，不名淨施。以毒施者，不名淨施。施刀杖者，不名淨施。殺害施者，不名淨施。為攝他故，不名淨施。為稱譽者，不名淨施。為倡伎者，不名淨施。因占相者，不名淨施。求飾好者，不名淨施。結朋友者，不名淨施。於莊宅中鳥獸來喫 chī 不歡欣者，不名淨施。學工巧者，不名淨施。因病施醫，不名淨施。先因打罵後施財物，不名淨施。若懷疑惑，言我今施為有報耶為無報耶？如此施者，不名淨施。若捨施已，內懷熱惱慳戀悔恨，不名淨施。若言受者後當為我作牛畜者，不名淨施。若言福報我自受者，不

名淨施。若人少壯無淨信心，後遭病苦或臨死路，楚毒在身肢節分解，閻羅使者調弄於前，親屬平生悲泣相視，如此之時方始施者，不名淨施。或有念言，令餘城邑知我施者，不名淨施。若懷嫉妬增上施者，不名淨施。慕他豪族為求婚姻，持諸金銀繒綵衣服而施與者，不名淨施。若求男女及餘雜緣而施與者，不名淨施。若有念言，我於今施來世受報，不名淨施。見貧窮者不生哀愍，翻持錢財施富貴人，不名淨施。或貪花果而施與者，不名淨施。善男子！此三十二愛染之施，猶如有人携持種子，於荒穢田隨所種植。然彼種子依大地界，遇天雨潤決定生牙，至於花實少得收獲。」

爾時廣博仙人復白佛言：「如何施與，持戒毀戒而不滅壞。」

佛言：「大仙！若復有人淨信因果發歡喜心，為諸眾生無有悔惱，亦不分別持戒破戒。復次善男子！有五種施名為大施。何者為五？一者時施，二者道行之者，三者病人及看病者，四者說正法人，五者詣他國者。復有五種：一者法施，二者食施，三者居住，四者燈明，五者香花。」

廣博復言：「何等清淨？」

佛言：「若發信心，為諸眾生內懷哀愍，迴向菩提遍淨解脫，得為清淨。復有五種無上之施。何者為五？一者施於如來，其施無上；二者施於眾僧，其施無上；三者施說法者，其施無上；四者施父，其施無上；五者施母，其施無上。復有施者名為大施，所謂失位國王名為大施。若為縣官之所逼迫無所依怙及為疾病之所痛惱，施如此人名為大施。若為王者所棄，臨刑之時及餘命難，捨己之命救於彼命名為大施。或於疾病之人施與醫藥，亦名大施。或於具戒眾僧以時而施，亦名大施。或施求智慧者，亦名大施。或於傍生之儔 chóu 蝦 há 蟄 má 蛭 zhì 烏及餘鳥獸而施與者，亦名大施。或於乏劣之者施令充足，亦名大施。若復有人，勸他淨施及

餘隨喜，亦名大施。

「復次大仙！汝先所問，於我滅後云何種植獲福報者。善男子！諸如來者皆是法身非是色身，若復在世或復滅後，所有供養福無有異。如轉輪王於其大地唱如是言：『我之國界，不應有人殺害眾生及於妄語。』其國之人，雖未見王兼親侍衛，但聞教勅即便遵奉，王於是人必生歡喜。是人由王不殺害故獲生天報，其有違者墮於惡趣。如是大仙！雖有眾生見我色身，不護其戒何所得耶？如提婆達多，雖遇於我猶墮地獄。若復有人於來世中勤修我教，則為希有，如見我身無有異也。」

「復次大仙！如汝所問，福德因緣為積聚者。如荻葦中因燒出焰，而此光焰不可得言為積為聚。如是施主，積集資糧猶影隨形而無見者。亦如蒲萄甘蔗，未押之時汁不可見，彼於一節二節之中求汁積聚了無見者，然於彼汁不從外得。福德果報亦復如是，不在施主手中心中及於身中，亦不相離。亦如尼拘陀子未成熟時，牙不可見。譬於商人持少財物往詣大城，有所貿易廣獲財利。福報亦爾，如蜂採花不損其色。雲涵雨潤誰見積聚？於其出生必自成辦。」

爾時廣博仙人白言：「世尊！施之差別我已了知。云何此識住於身中有所愛著？」

佛言：「大仙！猶如國王住於城中，懼他軍來預作濠塹 qiàn，積聚糧貯 zhù 教養戰士，建諸幡旗，調習醉象，嚴誡眾兵唱言警備 bèi，著於衣甲專情鬪戰，執利刀仗露刃而住。王福盡故，他軍強盛遂即滅壞。如是識王住於身城，見於六處無常侵害，穿信濠塹、被正念甲、御醉法象、調習意馬，告六處云：『今有無常威力軍來，宜應速疾被於施甲、持於智刃、辦慚愧弩、安戒隄防。』時彼六處為無常軍漸相逼迫，爾時彼識如福盡王，棄城而走別住城國。」

廣博仙人復白佛言：「云何了知是福德城？非福德城我當捨

之。」

佛言：「大仙！猶如有人乘大舟船欲渡大海，時遇風濤鼓涌飄蕩，鼃 yuán 鼃 tuó 鯨 jīng 鯢 ní 互為嶮害。是人因船遂達彼岸，既得無畏遶船三匝恭敬祭祀，唱言：『善哉。我由此船得渡大海。』如是大仙！有福眾生生命終之後作是思惟：『我今此身善趣天上，所得人身為不空過。乘此身船渡惡趣海，善哉前生甚可恭敬。』若復有人墮惡趣者，猶如渡海乘朽爛船，於大海中或沈或浮，搖颺 yáng 傾覆。是人殘命雖至岸上，復遇師子虎狼充滿，罵言：『咄哉！此朽故船倒行大海，令我怖畏見如此苦。』墮惡趣識亦復如是，毀罵其身：『我徒養育遭此惡報。我久於世擔負穢草，如蠶 cán 作繭 jiǎn 徒自纏縛。如何令我沈溺若此？』

「爾時彼識於第二身適 shì 住母胎，纔 cái 七日中能作是念：『我從彼滅而來生此。』由善業者其心歡喜，能令彼母有三種相。所謂母面熙怡顏容端妙、無諸戾 gǎn 黷 yìng、右脚壓地倍重常時，復以其手數摩右脇，被白色衣增加姝麗。造惡業識亦七日中作是憶念：『我從某城曾作某罪。』作是念已便生悲惱，能令其母現諸惡相，所謂身體臭穢羸 léi 瘦萎黃，常懷悲愁數數變吐，禍橫盈門災難逼迫饒諸疾病。將產之時，或損母命或復自死。」

爾時廣博仙人復白佛言：「世尊！彼識初入胎時，得何念慧？」

佛言：「而此之識亦入胎已，見閻浮洲園苑樹林、宮殿池沼遍滿莊飾，親族聚會情極慕樂。復以天慧光明隨念憶知無量百千彼彼生處，彼是我母，曾五百世生育於我。作是念已生厭離心，唱言：『咄哉！於此世間生死足矣，劬 qú 勞諸有永願休息。』」

時廣博仙人復白佛言：「世尊！彼識既能如是厭離，豈不出離生死中耶？」

佛言：「不也。大仙！彼識無出離之相，能得解脫無有是處。而彼識界於生死中雖爾厭離，能出離者不應受生。若不爾者，或

有修福及於造罪，一切皆應趣向涅槃。如汝所言，識思惟者，是識增上非智增上。所以者何？識能分別，智能了知，識智和合乃如汝說。」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能防諸怨賊，	積集煩惱者，
了智與無智，	及慧共愚癡。
見慢并無明，	如是等一切，
無有少離智，	由識能了知。
識智不相離，	和合我常說，
一輪不為車，	二輪亦不成，
亦不由於餘，	要假人與牛，
并具於輻輳，	二輞相資備 bèi，
轆轤兼絡繩，	爾乃得名車。
身車亦如是，	諸界和合生，
諸根悉備具，	由識能牽挽。
肢節相綴連，	筋脈 mǎi 恒遍滿，
髑髏皮髮覆，	腸肺并心脾，
肝胃眾和合，	建立假為身。
識王處其中，	非身為調御，
了知諸體性，	是名智識俱。

「復次大仙！此識微細不可色見，無有諸根亦不相離。若諸丈夫有所怯弱，或生恐怖或起尋思，皆識增上非智作用。」

爾時廣博仙人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觀察一切眾生從地獄趣而來生者，乃至人趣而來生者？何業差別，生於天人傍生餓鬼及於地獄？」

佛言：「大仙！眾生本性沒此生彼，是佛境界，非五通仙之所

能知，亦非天人魔梵色究竟等并餘聲聞之所覺了。大仙！若於我法獲離三垢得初果時所有境界，尚非帝釋、那羅延天、汝諸仙等之所能知。」

爾時如來作是說已，廣博仙人便自思惟：「此輪迴中，聖智境界未曾會遇。」禮佛雙足，白言：「世尊！我於今者衰朽失念不能獲果，無任負荷住持菩提。歸依佛法及離垢僧，我從今日與諸弟子及於眷屬歸佛法僧，唯願世尊示教利喜，以聖智日常住世間除煩惱翳。善哉世尊。**願為演說一切眾生從天墜者。**」

佛言：「諦聽。今正是時。若有眾生堅固成就施香花鬘，此人必當生持鬘天。臨終之時身發妙香及感鮮華，而復自見種種色華來散其上，或有見於樓閣宮殿，懸諸鈴綵duǒ雜華嚴飾，百千天女而處其中。命終之後見持鬘天父母和合如贍部人，便為愛風飄入胎藏。時彼天母懷妊七日，於右脇下遂誕其子。彼適生已，於其胸前天悅意花自然為鬘，具七種色，所謂白、黑、黃、赤、天紺、紅蓮及如火銅，光明炫耀，香氣因風遍一由旬，故號彼天謂為持鬘。宮中有樹，其汁香美猶如甘露。園苑果實有八上味，大如頻螺。彼天所食皆是甘果非餘搏 tuán 食，凡有飢想果自現樹。所履之地無諸荊棘，鮮花柔草周布清淨。或有宮殿如白花聚，或以黃金為屋鷄吻。彼之天女光容藻飾，眺望軒檻相與娛樂。其所壽命天二百年，將終歿時有二種相：所居之樹其葉凋悴枝條垂下，其花香氣自然隱沒；所著花鬘忽然萎黃，清涼之風變為毒熱。最勝天城棄捨而去。時諸天女見此衰相圍遶悲號，歎言：『咄哉。何彼無常無少慈悲，今於我等愛重之者制不由己，將捨我等在於須臾。』時彼天子漸為熱病之所逼迫遍體火現，炎焰雖加而無熱惱，心猶快樂從彼而沒，人間受生在於胎中，能令其母愛香花鬘及諸果實。又於夢中常見城邑場肆嚴飾遍垂花璫。亦既生已，形容光潤白服花鬘常所眷愛，好遊親屬耽著欲樂，情戀女人往來輕躁，名衣上

服及諸園林靡不貪樂，見富貴者倍生喜悅。

「復次大仙！四天王天趣向之者，若有眾生以憐愍心，見貧窮者施於衣食，及諸病人隨與醫藥，或造井泉、或施池沼。其人將終形不羸 léi 瘦，容色無變身無垢汗，聲不齷 sī 破亦不遺瀝 lì 大小便利，六塵充足諸根無損，能見自身在天眾中。命既終已，色如紅蓮口出妙香，復有清風吹妙花香拂其尸上。於是彼識見四天界父母歡遊耽醉情欲。時彼天父以其右手摩天母背，即於母髀而得受胎。經七日已遂即誕生，天飾具足。大仙當知，四天王天所居之地縱廣八萬四千由旬，黃金白銀雌黃雄黃間錯莊飾，百千天女充滿其中，百千花果如人形像。於彼園苑，天摩尼光常所明照，樹林枝莖垂劫波衣及妙繒綵，其樹滑潤見者欣悅。於其龕 kān 室常懸樂具，簫笛之儔 chóu 自然發聲。彼天童子搏 tuán 食為力，香美杭 jīng 稻色如紅蓮味逾甘露。其所食器具於二種：一者金器，二者銀器；隨意所樂色香美味皆於中現。復有天漿名為花酒，香冷殊特，設有嗅者亦自然醉。彼之天人各有寢殿名曰初秋，遍垂花條，金銀雜寶娑蘭雞樹，數有百千合覆其上，復有種種坐臥敷具。六萬天女顏容殊妙被服光鮮，其聲寥亮韻 yùn 合天樂，為諸欲神之所造化，歌舞倡妓言笑往來，能令見者增其染愛。其宮殿前樹以剎柱，金銀間錯繒綵莊嚴，懸諸寶幡隨風搖颺 yáng。

「有四天王：一曰持國，二曰增長，三曰威目，四曰多聞。此四天王於彼天界，吟嘯歌舞讌 yàn 會嬉遊具足安樂。時彼眾中諸天童子，力藝殊勝具天妙身，垂臂往來猶如醉象，身香郁烈遍一由旬。其所壽命天五百年，無中天者。園苑林樹榮色光潔 jié，迦潭婆花而以莊嚴，咸悉芬馥無諸臭穢，四面階道雜寶所成，百千天女常為歌伎，諸寶器中出妙音聲。善男子！彼等天人壽欲盡時有三種相：一者身光隱沒，二者花無香氣，三者不聞天女奏諸伎樂。常所歡遊園林宮苑鳥聲和雅，是憙好處皆不愛樂，花鬢萎

悴天女悲號，衣生垢穢，瞻視昔來欣翫 wán 之具復增悶絕，身上汗流眼變枯燥，如取水魚置夏日中，熱惱所逼宛轉于地。時諸女等見彼天男愁苦如此，皆來圍繞同聲號哭，唱言：『苦哉苦哉。我所愛者奈何如是，所好熹事翻為愁苦。今之云何捨我等輩及遊讌 yàn 處？』時天女等以偈歎曰：

「『 種種妙莊嚴， 仁者所遊讌 yàn，
最上福德城， 四面具樓閣。
天女恒充滿， 園林鎮榮茂，
云何捨歡愛？ 苦哉此無常。』

「爾時諸天女等說此偈已相視哽咽，各以右手取諸雜花遙散其上，復作是言：『仁者！汝具福故當生人間，彼是福地應以信心植諸善種。』爾時彼天見諸女等皆已背捨，重增熱惱身心熾然，如以蘇 sū 滴置炎鐵上，欸 xū 自銷滅餘微灰燼 jìn，復為業風之所吹散，如隣虛塵為千億分更不可見。於是彼識從天降下，見受生處父母和合，心懷喜悅便入胎藏。纔 cái 處胎時，母即相現飲食增多不噉血肉，樂著緋衣愛聚會處，於諸親屬倍加眷念。雖懷其子曾無痛惱，口無流涎身不沈重。亦既生已人相端嚴，其眼紺色如天青寶眾所樂見。聞於上界四天王事，自然欣悅常樂捨施，愛妙香衣性好數食，常熹歌舞園林女色靡不留戀。

「復次大仙！若有眾生以淨信心，遠離殺害及於偷盜，持諸飲食上妙資具衣服財寶而行捨施，勤誠散花禮拜佛塔。壽命盡時，身無疾苦垢膩臭穢，念所習業曾不忘失，面如金色、鼻不陷曲、心不驚惱、喉不閉塞亦不喘息，不為風刀之所解截，聲不齧 sī 破，寢膳安寧。大仙當知，如斯之人毒不能害飲食消化，折傷夭枉皆所遠離。其人命終，以天識故見三十三天百千樓閣，金摩竭魚莊飾門柱，蛇勝栴檀香水塗灑，其地柔潔 jié 白逾霜雪淨如頸珠，黃檀香樹天寶燈燭雜錯行列，天諸男女遊戲園林耽染狂醉。既覩斯

已遂生歡樂，猶如貫珠為人將取，入天母手以為胎藏。時母手掌因即生花，持示天父共相慶悅，復以兩手摩挲其華，子即誕孕。時彼天母告天父曰：『我於今日誕一童子，增長勝種。』便會親族以為歡賀。生滿七日天相具足，憶念前生從某處滅今來生此，某是我父某是我母，曾修某善。作是念時聳 sǒng 然歡欣，便於諸欲而生癡愛，於天界中宮苑園林自然了見貪熹愛著。爾時童子垂臂臄 chōng 長猶如象鼻，其胸峻實如師子臆，腰腹圓細無有垂皺 zhòu，背脊端平無高下骨，兩髀圓相如芭蕉莖，肌肉光潔 jié 無諸黧 lí 𦍋 gǎn，無有𦍋 ér 毛及雜臭穢，上妙香氣從身流出。花鬘瓔珞天衣輕密，不假外求自然被體。時宮殿中所有天女無天男者，見此童子共來圍遶，咸作是言：『善來仁者！此之宮殿皆是汝有。我等諸女先無依怙，願相侍從。』其中或云：『此輩盛年，乳如金瓶面猶紅蓮。此園苑中如是天樹拘毘羅林垂覆榮好，六萬天女前後周遍。善哉仁者！可與我等永以娛樂，如雲中電不常而有。』或有宮殿，簫鼓琵琶諸雜天樂自然發聲，上妙敷具及師子座，嚴飾珠瓔垂以繒綵，而諸繒綵非是繭 jiǎn 蠶 cán 之所作者。時彼童子觀斯珍飾，如灌頂王昇座而坐。既昇座已，諸所珍玩咸出聲言：『此善業人從閻浮洲修天福故而來生此。諸人應當來此承事歌舞娛樂，令此福人歡喜無厭。』出此聲已，園林宮殿六萬綵女，捧持天花被服光耀，身所發香如蒲萄酒蜜酒花酒，聞其香者令人昏醉，同聲唱言：『汝積天福，願時充奉。』於是童子與群天女，遊歡喜林及雜花林、黃毯石林、極光嚴林、日宮園苑、泉聲園苑、音樂園苑、叢花園苑。遊如是等上妙林苑，悅樂清涼無諸惡風，花香芬馥。青摩尼寶以為燈明，諸蜂鳥王出微妙音，其鳥毛羽猶如雜寶，天吠琉璃以為其嘴，飛翔群嬉遍滿林樹。

「復次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具八功德，悅意無垢清冷澄澈，百葉香花開敷其內，岸樹行列雜花充遍。而彼池中眾多天

女遊戲娛樂，諸寶器等隨意而現，色香妙食名天甘露，如拘摩花白逾珂雪，甘香具足亦易消化，無諸苦澁 sè 雜惡等味。

「復次大仙！有諸天人報不純者，雖同器食，或感赤色、或感蒼色乃至黃黑諸雜等色，天容無別唯食有異。大仙當知，彼諸眾生先雖捨施後復悔恨，由斯報故獲果如是。復有園苑名曰合椿，枝條花葉雜糅莊飾，百千叢林清淨柔軟，猶如水精花果常茂。其林樹間，諸寂靜身離欲牟尼是所棲集。天之男女常所入者，皆不為於貪愛欲樂。

「大仙當知，我之弟子最上聲聞驕梵鉢提，是婆羅門清淨族子，住於禪定慈悲之心。以彼等持開敷慈眼入三摩地，每經七日方乃一度現出入息。彼入定時，有隨意風應念而至，假使劫火燒於大地成一炎焰，於彼禪身無能損害如芥子分，而彼支體如彌樓山常所鎮壓。難陀龍王及跋難陀有大力勢鼓氣猛烈，彌樓山王為之搖動，鼓作呼噏 xī 四大海水變為鹹 xián 味。驕梵鉢提入定之時，彼二龍王盡其威力無能擾亂。我此弟子在合椿林，而諸天女雖耽欲愛，覩斯尊者發清淨心，以曼陀花及諸蓮花而散其上，合掌恭敬。三十三天諸童子等亦來圍遶，持天甘露資給供養。而此尊者常為諸天於合椿林說修多羅，及未曾有、無問自說、本事、本生、因緣、方廣、諷誦、論議、重頌、授記、譬喻等經。時諸天人聞斯法要，莫不慇懃恭敬尊重。

「復次大仙！三十三天有聚會堂，其堂有柱八萬四千，皆以金銀跋闍羅寶馬瑙美玉并栴檀心結構所成。懸鈴垂鐸出微妙聲，列諸天衣建諸幡幢，簫笛琵琶箜篌琴瑟鞞螺鼓妙聲振發。天之男女互相愛敬，和顏慈悅恒所聚會。於彼堂中以摩尼寶而嚴飾之，綠潤琉璃淨滑如鏡，塗香末香雜花周遍，亦無颼風及諸炎熱，毒蛇蚊虻皆所遠離。其所居者，無有惛睡懈怠之想。微風清和遍入林觀。其諸樓閣嚧 xiǎn 網垂覆，懸妙寶瓔散諸花香。百千天女雖

則愛染，而無嫉妬 dù 及於鬪諍，面貌端正猶如滿月，花鬘寶珠嚴飾身首，妙歌清淨往來不輟。

「復次大仙！彼天會堂周迴方整，長廊寬廣高樹周密猶如陰雲。其堂四面復有園苑皆百由旬，間錯種種金蓮雜花，出妙歌聲聞者欣悅。拘迦那陀樹、波梨野多樹、拘毘陀羅樹以為叢林。大仙！善法會堂資玩之具，皆是金銀諸寶玉等，積聚琉璃以為臺榭，珍奇寶物充滿庫藏，宮殿百千莊飾園苑，隣接遠近常聞安樂，無諸疾苦及餘禍患。彼之天人於諸園林遊戲既已，還集此堂受於娛樂。

「復次大仙！三十三天復有別殿名曰善見，皎如白日淨猶明鏡，四面周匝皆以花綵 duǒ 懸布莊嚴。有千天女藻綴雜花輝耀珠鐸 duó，金翠網旒 liú 以為冠飾。象馬車乘踐踏往來，飛颺 yáng 金塵處處黃色。而於彼殿有六萬柱，櫨 lú 栱重疊 dié 遞 dì 相輝映，間錯奇珍繪以丹彩，栴檀沈水及蘇合香氛氤 yūn 郁烈用塗其地。釋提桓因持金剛杵，與百千女前後圍遶，來昇寶殿娛翫 wán 歡樂。大仙當知，三十三天中有天王名因陀羅，其力勇健敵 dí 九千象，垂臂纖 xiān 好如天象鼻，體如淨金，筋肉堅密骨脈 mài 不露，臆如師子，肚不凸垂，其腰束細。金線 xiàn 貫璫以為頭飾，珠璫晃耀天服修委。天之聲明久已通達，撰造書論，飲食甘露，往來常乘伊跋羅象。

「復次大仙！彼之天帝然其色身非諸骨肉純花所成，喉聲清美，身香殊特，假令狂象聞其香氣皆自調善，形貌端嚴猶如佛身。其所輝艷 yàn 映諸金聚，奪其精光皆令黑闇。」

廣博仙言：「如來今者讚美天帝甚為希有。」

爾時世尊告廣博曰：「彼天帝者，是無常身、下劣之身。如脆草器、如假剪花，亦如畫師圖飾彩繪，亦如工人刻木形像，又如結花不久散滅，何足稱歎。復次大仙！我之弟子有神通者名阿那

律，但以父母所生之身，節節支體一分之力猶過帝釋。」

時阿那律在於座中，聞於如來說如是言，便作是念：「今者世尊覺悟於我。」即入三昧，身光赫奕如天新金，戴殊勝冠珠光輝映，其面潤澤過於醍醐，其眼紺青如吠琉璃，摩尼馬瑙及日光珠以為臂飾，身光香熏普遍輝耀。

時廣博仙既覩斯相心大驚愕，即從坐起，合掌瞻仰生希有心，高聲唱言：「奇哉善哉。我得人身為不唐捐。今遇世尊發揮聚會，昔所未覩今乃得見。」

爾時世尊告廣博言：「彼帝釋身與阿那律，誰為勝劣？」

廣博仙言：「彼帝釋身比阿那律，假使百分不及其一，乃至千分亦不及一。」

佛言：「大仙！於如是身不足希有，獲福德者隨其所願身相成就。」

爾時眾會生歡喜心，咸白佛言：「唯願世尊更為我等說於天趣。」

佛言：「三十三天彼之天帝，最大夫人名曰舍支，住歡喜園。天之姪女百千圍遶，容色姝妙猶花開敷，頰如紅蓮面如金色，著諸鮮明細軟衣服嬉遊園苑。天妙寶花以為首飾，珠璣環珮動出妙聲，額廣平正垂金旒 liú 鎖，其眼纖長如花將開。堅誠傾注在於天帝，曾無瞋恚鬪諍鬻妬 dù，亦復離諸懷胎之患。大仙當知，彼之夫人耽愛垢重倍餘天女，志意驕倨，猶於彌樓及漫陀山幽邃難仰。不肥不瘦不長不短，體質香潔 jié 無諸穢惡，風送妙花結而成蓋。而此夫人常能發揮如來種性。

「復次大仙！三十三天無雜患累，而恒遊戲樓閣宮殿。其所壽命天一千歲。壽將終時有五惡相：一者清冷池沼淨如頗胝，有所觸者令人欣悅，微風輕搖雜花暉映。如此池中將欲洗沐變成脂膩，時彼天人見此相已心生怖懼，從水跳出奔走林中。時諸天女見彼惶遽，亦疾隨從止一樹下，心生憂惱喉中哽噎，同聲告言：『仁

者！如何速捨我等孤居若此。』時彼天男聲漸哀切作如是言：『我從昔來未曾有此垢膩現身。』作是言已，其兩腋下忽然流汗，彼諸天女見此衰相皆即遠離。於是彼天見諸女去，憂惱喘息內增熱毒，頭上花鬘颯便萎悴，所著天衣忽復垢膩，天之床敷雜玩等物皆不愛樂。

「彼諸天女覩如是相知必定死，惡聞穢氣但遙相視，發聲戀泣哽噎酸楚，歎言：『苦哉。此細軟身昔與我等遊行讌 yàn 樂，於天池中猶如鴛鴦，於善法堂猶如鵝王，歡喜園中如迦蘭鳥，遊漫陀河同於香象，在波耶園及拘羅園猶如蜂王，處雜樹林如天花冠。今者云何為五衰相之所加害，捨離我等將何處去？』時彼天人聞是悲歎，復增悲惱生大怖畏，便為熱病之所纏攝，舉身枯悴眼目惺惶。猶如商人失其徒侶，猶如涉海舟船破壞，亦如有人失如意珠，又如危峯朽壞之樹，為彼猛風搖動吹擊。復如龍子為金翅鳥之所銜啄，迴惶戰懼。合掌告彼諸綵女言：『汝等進來，願能以手摩觸於我令少蘇 sū 息。』雖作是語，而諸女等但遙悲泣無有進者，各執樹枝遙擲心上，作如是言：『汝天福盡，當速生彼閻浮提中。』

「於是彼天聞是言已，知被棄捨，發聲怨唱：『奇哉奈何。我於此中種種資具園苑宮殿，與諸女等眷屬纏縛。今時命終將行死路，乃何遙立但謂我言當於閻浮而受生耶？』爾時彼天作是語已，復覩常時所遊之處，念念思惟忪舉哀歎，發大聲音：『嗚呼善法堂！嗚呼歡喜園！嗚呼雜樹園！嗚呼黃毯石園！嗚呼波露沙園！嗚呼波梨耶園！嗚呼光勝園等！嗚呼縵陀大河及諸宮殿堂室樓閣！我於今時制不由己，奄相捨離從此墜落。』憂歎未終，復見諸女驚惶去來以手拭淚，歔 xū 歔 xī 諮嗟容顏怖懼。復傷怨言：『嗚呼愛者！嗚呼親者！如何見我將行死路，曾不與語。我今臨茲生死長路，不垂執別，我與汝曹不復見矣。嗚呼！我今福業盡故，見此住居謂如黑闇颯然空曠。嗚呼天樂為不奏耶？如何我今寂無所聞。

嗚呼天中最高為悅樂，一切諸天及乾闥婆所侍衛處，妙色堅固持金剛者，嗚呼我今豈復得見千眼之相在眾中耶？嗚呼波利耶花、拘毘羅花，在我頭上何故萎悴？』時諸天眾覩斯天人悲惱如是，悉皆憂歎。

「爾時妙耳璫者，釋提桓因與諸天眾百千圍遶，并舍支夫人諸餘姝女及乾闥婆等，奏美音樂隨從遊行。見於彼天，為五衰相之所逼害將趣死路，皆生哀憐同聲歎言：『嗚呼奇哉。彼之無常無少悲愍暴惡毒害。』釋提桓因以梵音聲告彼天言：『止止。天子！我等皆當同歸斯路，勿生戀著墮於惡趣。』時諸天眾亦同告言：『仁者！應當具作諸善往生人間，一切眾生修福業地。』於是彼天聞如是言，便自思惟：『我於今時決定墜落。』合掌向彼諸來天言：『汝等諸人住天中者與我歡喜，而我於今墜落時至。』作是言已長歎瞻視，復現二相：一者眼如赤蓮花，二者身莊嚴具忽皆隱沒。其餘諸天見此之相，各持天花而散其上及奏天樂。時臨死者見餘天眾，鼓樂幡花以為贈送并相勸往，即便樂生閻浮提中，涕淚哀感自此而絕(自此已後是《毘耶娑問經》下文)。命盡死已，伽阿那風吹彼死天，彼風善香吹之令散。如是散已，即時遠離三十三天，不知所在無有處所，不能生他若想若知。彼既退已，生於人間在胎藏中，母則相現喜笑歌舞，心喜染欲心常歡喜，喜樂華果樹林之處，樂著種種雜色衣服，常喜飲食。雖住藏內母脇不苦，不樂邪欲，心喜善香華鬘莊嚴，臥則善夢非顛倒見。大仙當知，三十三天退生此時，住母藏中有如是相。大仙當知，其母爾時一切藏過皆悉遠離，後則出生。大仙當知，彼時童子既出生已，身分方正掌文成就可喜柔軟，腰細齒密身體柔軟，其心愛樂勝功德欲，性愛欲事心愛細衣，樂林戲處身有勝香，大富豐財金寶具足大姓種族——常行施戒欲心多者則生貧家——心喜布施不黑不白手足齊平，一切見者皆悉愛敬，性愛論議。其心柔軟少於瞋心，樂行

他妻於自妻妾不生愛樂，於諸親舊兄弟眷屬心不愛戀。大仙當知，三十三天退生人中，本性如是。」

世尊說已，毘耶娑仙(即新經中廣博仙也，唐梵二音方言異耳)一切仙眾心生歡喜，歎言善哉。

(比因披讀觀斯文闕，三藏泥洹詢疑無所，遂檢舊藏經內獲得《毘耶娑經》，與此梵本是同，先後譯異，兩文對勘二理無殊，故以舊文續斯新闕。後尋覽者幸無惑焉。開元戊辰歲西京崇福寺沙門智昇述記)。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二十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jié}闍^{lán}鐸^{duó}迦池竹林園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并大菩薩摩訶薩，無量百千人天大眾，一心恭敬圍遶而住。

爾時，世尊為說自證微妙之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

爾時摩揭陀主影勝大王往竹林中禮世尊足，右遶三匝，在一面坐。時影勝王白佛言：“世尊！云何有情先所造業久已滅壞^{huài}，臨^{lín}命終時皆悉現前？又復諸法體悉空無，所造業報而不散失？唯願世尊哀愍，為我分別解說。”

爾時，世尊告影勝王曰：“大王當知，譬如男子於眠夢中，見與人間端正美女，共為稠密。既睡覺已，憶彼夢中所見美女，大王於意云何？於眠夢中人間美女是實有不？”

王言：“非有！”

世尊告曰：“大王於意云何？此之男子，於彼夢中所見美女，心生憶念戀^{liàn}慕不捨，可說此人是大博識，明智者不？”

王言：“不爾！此是愚人，非明智者。何以故？由彼夢中人間美女，畢竟體^{tǐ}空，不可得故。豈能與彼而行稠密，令此男子情懷^{huái}愛戀生憶念耶？”

佛言：“大王！如是。愚癡無識凡人，眼見色時心生熹^{xǐ}樂，便起執著；起執著已隨生顧^{gù}戀^{liàn}，生顧戀已情懷染愛；起染愛故隨貪、瞋、癡，發身、語、意造作諸業。然此諸業作已滅壞^{huài}，此滅壞時曾不依止東方而住，亦不依止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至命終時意識將滅，所作之業皆悉現前。譬如男子從睡覺已，憶彼夢中所見美女影像皆現如是。

“大王！前識滅已，後識生時，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墮傍生、餓鬼、地獄。大王！後識生時，無間生起彼同類心，相續流轉，分明領受所感異熟。大王！曾無有法能從此世轉至後世，然有死生業果可得。大王當知，前識滅時，名之為死，後識支起，號之為生。大王！前識滅時，無有去處，後識支起，無所從來。所以者何？本性空故。大王！前識前識性空，死死性空，業業性空，後識後識性空，生生性空，而彼業果曾不散失。大王！如是應知，一切有情皆由愚惑不知非有，妄起顧gù戀liàn輪迴生死。”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說伽他曰：

“諸法唯假名，	但依名字立，
離於能詮語，	所詮不可得，
皆以別別名，	詮彼種種法，
於名法非有，	是諸法自性。
由名名性空，	於名名不有，
諸法名本無，	妄以名詮名，
諸法皆虛妄，	但從分別生，
此分別亦空，	於空妄分別。
我說諸世間，	以眼見於色，
皆由邪計想，	是名為俗諦；
我說一切法，	皆是藉jiè緣生，
是名近勝義，	智者當觀察。
眼不見於色，	意亦不知法，
是名勝義諦，	愚者不能知。”

爾時，世尊說此法已，摩揭陀主影勝大王深心頂受。時諸苾芻，及大菩薩、人天等眾，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chú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復有菩薩摩訶薩眾，慈氏菩薩而為上首。

爾時世尊觀舍黎娑擔dān摩已，告諸苾芻言：“若有苾芻於十二緣生而能見了，是名見法；見是法已，即名見佛。”

世尊作是說已，默然而住。

爾時舍利子尋作是念：“今我世尊說如是法。當云何義？云何了知？”即往詣慈氏菩薩所，到已相見，各用軟語互相問訊，即與慈氏菩薩坐大石下。

時舍利子白慈氏言：“今者世尊為諸苾芻說《舍黎娑擔摩經》，言：‘諸苾芻若於十二緣生而能見者，是名見法；見是法已，即名見佛。’菩薩！我今不解斯義。何等名十二緣生？云何名法？云何名佛？唯願菩薩略為解說！”

爾時，慈氏菩薩告尊者舍利子言：“如來法王具一切智，隨宜所說甚深微妙。汝今問我，我今略說。舍利子！如世尊言：‘若有苾芻於十二緣生而能見了，是名見法；若見是法，即名見佛。’舍利子！十二緣生者，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生者，即一大苦蘊生。舍利子！彼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入滅，六入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受滅即愛滅，愛滅即取滅，

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滅，即一大苦蘊滅。舍利子！世尊如是說，為十二緣生。”

舍利子言：“云何名法？”

菩薩告言：“聖八正道名之為法，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舍利子！是八正道果報涅槃，是故世尊略說名法。”

舍利子言：“云何名佛？”

菩薩告言：“若知一切法，名之為佛。如是得聖慧眼，見菩提分法，乃證法身。

“復次云何見十二緣？如佛所說：‘若人恒見此十二緣無生、無滅、無作、無為、無取、無著、如實、不顛倒、寂靜、無怖、大聖、無盡、止息、悉皆無性，若如是見，是人見法；若能如是，恒見無生、無滅、無作、無為、無取、無著、如實、不顛倒、寂靜、無怖、大聖、無盡、止息、見法無性，彼人是見無上法身。’佛是得正法、正智、止息三昧。”

復次舍利子白言：“以何故名為十二緣？”

菩薩告言：“以有因有緣名十二緣。舍利子！是法亦非因非緣，亦非不因、緣，又從緣有。子今略說其相。如來出生及不出生，是因緣法常住、平等、如實、非虛，是真實法，離顛倒故。

“又舍利子！如是緣生分為二義。何等為二？一者從因，二者從緣。此二種義分為內外。外緣從因所生者，謂從種生芽，從芽生苗，從苗生莖，從莖生枝葉，從枝葉生華果。若無種子即不生苗，乃至華果亦無所有。若有種子即生苗莖，乃至華果無不有故。舍利子！彼種子不作念：‘我能生芽。’芽亦不作念：‘我能生苗莖。’如是乃至華亦不作念：‘我能生果。’果亦不作念：‘我能從華生。’如是外因緣從因生法可見。

“又舍利子！外因緣從緣生者謂緣六界合集故。云何六界？所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虛空界、時界。彼地界能安立，水界能滋潤，火界能溫煖nuǎn，風界能動搖，空界能無礙，時界能成就。如是六界各各緣合，種子得生芽、苗、華、實，無不具足。如是六界一不合者，種即不生，乃至華實亦不可得。然彼六界各無有我，彼地不言：‘我能安立。’水亦不言：‘我能滋潤。’火亦不言：‘我能溫煖nuǎn。’風亦不言：‘我能動搖。’空亦不言：‘我能無礙。’時亦不言：‘我能成就。’然彼種子不言：‘我能生芽。’芽亦不言：‘我從諸緣得生。’彼芽等所生，非自作，非他作，亦非自他合有，非自在天所化，亦非時化，亦非緣生，亦不一事生，亦非不因生。然彼地、水、火、風、虛空、時分及種子、華、實而彼從生，不即不離、無盡滅故。

“此外緣生復有五義。何者為五？謂不常、不斷、雖滅不盡、少因多果、互為所緣。

“云何不常？謂種子與芽名別異故。

“云何不斷？謂從種有芽，芽生枝葉故。

“云何雖滅不盡？雖滅者謂種壞似滅；不盡者，謂傳種生芽。

“云何少因多果？謂一子為因，果實繁倍。

“云何互為所緣？謂因種有芽乃至華實，相似連環huán復為種子故。

“復次，云何內十二緣？此十二緣復有二義。云何為二？謂一從因，二從緣。云何從因所為？因於無明乃生於行，乃至生、老、死、憂、悲、苦、惱。若無無明，行亦不立，乃至無老、死、憂、悲、苦、惱。而彼無明不作念：‘我能生行。’行亦不作念：‘我從無明生。’乃至生亦不作念：‘我能生老、死、憂、悲、苦、惱。’老死等亦不作念：‘我從生生。’是謂從因所生之相。

“云何從緣所生？所謂緣於六界得和合故。何等為六？謂地、水、火、風、空、識。此六界合時，是名從緣生故。云何名地界？謂身堅實，此名地界。若身滋潤，此名水界；若身溫煖nuǎn，此名火界；若出入息，此名風界；若身無障礙，此名空界。眼識乃至第八識，此名識界。如是等六界緣和合故，乃生其身。然彼地界不作念：‘我能堅實。’水界亦不作念：‘我能滋潤。’火界亦不作念：‘我能溫煖。’風界亦不作念：‘我能出入息。’空界亦不作念：‘我能無障礙。’識亦不作念：‘我能成就。’身亦不作念：‘我從眾緣生。’然非眾緣，身亦不立。而彼地界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非男、非女，亦無自、無他；乃至水、火、風、空、識界，亦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非男、非女，亦無自、無他。又復，若於如是六界而作一想、凡夫想、常想、實想、久想、樂想、我想、人想、眾生想、壽命想、蠕動想，由無智故，作如是等種種之想，是故說名無明。由無明故，即生貪慾yù、瞋恚huì。無明緣行，行亦如是著於假名，生諸妄想名識；識生名色；名色生六入；六入生觸；觸故生受；受故生愛；愛故生取；取故生有；以有故能生後蘊名生；生已衰變為老；蘊敗壞故為死；以愚癡故，即發生憂、悲、苦、惱。又以眾苦集聚逼切身心，處大黑闇àn，名為無明；造作為行；分別為識；安立相為名色；六根門為六入；對塵名觸；得苦樂名受；飢渴名愛；追求名取；復生業為有；後蘊生為生；蘊熟為老；彼壞為死；思懼為憂；慘切為悲；眾苦為苦；勞擾rǎo為惱。又復翻真實為虛妄，以邪見為正見，以是無智，故名無明。行有三種，謂福行、非福行、無相行。作福行得福行智，作非福行得非福行智，作無相行得無相行智。如是乃至老、死、憂、悲、苦、惱。此十二緣各各有因、有果、非常、非斷、非有為、不離有為、非心法、非盡法、非滅法、本來自有、所生不斷。譬如江河，流注無絕。”

爾時，慈氏菩薩復告舍利子言：“彼十二緣復以四緣增長，所謂無明、愛、業、識shí等。彼識種子以自性為因，以業為地，以無明、愛、煩惱覆蓋，識種發生。彼業與識為地，愛與識為滋潤，無明覆蓋，識得成就。彼業不作念：‘我能與識種子為地。’愛亦不作念：‘我能與識種子為滋潤。’無明亦不作念：‘我能與識種子為覆蓋。’以是緣故，識種成就。識亦不作念：‘我從眾緣生。’復次，業為識地，愛為滋潤，無明覆蓋，種子乃生，處母胎中為名色芽。彼名色芽非自生，非他生，非自、他合生，亦非自在天生，亦非時化生，亦不從本所生，亦非無因緣生。是法實從父母、眾緣和合得生。然彼名色芽本無主，亦無取捨，自性因緣如虛空幻化。

“復次，眼識所生有五種因緣。何者為五？謂眼、色、明照、虛空、意念。以此五緣而生眼識。以眼為所住，以色為所著，以明得觀照，以虛空得無礙，是故意念起諸為作，以是緣故眼識得生。若眼、色、明照、虛空、意念等緣不和合，眼識不生。然眼不作念：‘我能為眼識所住。’色亦不作念：‘我能令識之所著。’明亦不作念：‘我能令識得觀照。’空亦不作念：‘我能令識無障礙。’意亦不作念：‘我能令識起為作。’識亦不作念：‘我能從眾緣生。’然眼識實從眾緣和合而生。如是諸根次第所生，皆亦如是。

“復次，無有法從今世至後世，但以業果、因緣、妄想所生。又如明鏡照面，面現鏡中，實無面入鏡內，由妄想、因緣而顯現故。又如滿月高處虛空，去地四萬二千由旬，影現眾水，非月沒mò彼而生此水，亦由妄想、因緣故現。又如取火，得薪即燃，薪盡即滅。

“復次舍利子！無有眾生從此世至後世，亦非後世至此世，但以業結成識種子，處處得生。託tuō母胎藏生名色芽。此因緣法

本來無主、無我、無取、無捨，如虛空、如幻化，無有實法，而善惡之業報應不亡。

“又十二緣復以五事說。何等為五？謂無常、不斷、無滅、少因多果、相似。

“云何無常？謂此蘊滅，彼蘊生，滅即非生，生即非滅，生、滅異故，故名無常。

“云何不斷？謂如秤高下，此滅彼生，故云不斷。

“云何不滅？謂眾生界所作因業皆不滅故。

“云何少因多果？謂凡所造因亦如事田，專心勤力故，獲huò果廣多。

“云何相似？謂所造因業不獲異報，故云相似。

“復次舍利子！如佛所說：‘若有能觀十二因緣者，名為正觀正智慧。’云何正觀正智慧？謂觀過去、未來、現在三世所生，不作有無之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若沙門、婆羅門及世間人能觀是法不生、不滅、無作、無為、無取、無捨、不顛倒、寂靜、止息、無性，若能如是見法，寂靜了知，無病，無瘡chuāng，如眇shùn息間我見即除，如斷多羅樹頭tóu，不復更生。是得不生滅法。舍利子！是人獲法忍具足，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為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爾時慈氏菩薩說是法已，尊者舍利子，及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歡喜信受，頂禮而退。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

佛說老女人經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墮舍羅，所止處名樂音。時有八百比丘、菩薩萬人俱。時有貧窮老女人來到佛所，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願欲有所問。”

佛言：“善哉！當問。”

老女人言：“生從何所來，去至何所？老從何所來，去至何所？病從何所來，去至何所？死從何所來，去至何所？色、痛痒、思想、生死、識從何所來，去至何所？眼、耳、鼻、口、身、心從何所來，去至何所？地、水、火、風、空從何所來，去至何所？”

佛言：“善哉！問是大快。生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老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病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死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眼、耳、鼻、口、身、心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地、水、火、風、空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諸法皆如是，譬如兩木相揩kāi，火出還燒木；木盡火便滅。”

佛問老女人：“是火從何所來，去至何所？”

老女人言：“因緣合便得火，因緣離散火便滅。”

佛言：“諸法亦如是，因緣合乃成，因緣離散即滅。法亦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目見色即是意，意即是色，二者俱空，無所有成，滅亦如是。譬如鼓，不用一事成，有皮，有𦿗sǎng，有人持桴fú打鼓，鼓便有聲。是聲亦空，當來聲亦空，過去聲亦空。是聲亦不從皮，亦不從𦿗sǎng，亦不從桴fú、從人手出，合會諸物乃成鼓聲，聲從空盡空。萬物亦爾，本淨無所有，因作法，法亦無所有。譬如雲起，陰霧便雨，不從龍身出，亦不從龍心出，皆龍因緣所作乃致此雨。諸法亦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譬如畫

師先治壁板素，便和調諸彩，自在所作。是畫不從壁板素出，亦不從人手出，隨意所作，各各悉成。生死亦如是，各自隨所作行。譬禍生、泥犁、天上、人間亦爾。有餘是者不著，著便有。”

老女人聞之，大歡喜言：“蒙佛恩，得法眼。雖身羸léi老，今得開解。”

阿難政衣服，長跪，白佛言：“是老女人何以智慧乃爾？聞佛言即開解。”

佛告阿難：“是老女人者，是我前世發意學道時母也。”

阿難問佛言：“是母何以貧窮困苦乃爾？”

佛言：“往昔拘留秦佛時，我欲作沙門。是母慈愛，不肯聽我去。我憂愁，不食一日。因是故，五百世來生世間輒zhé貧窮。今壽盡當生阿彌陀佛國，供養諸佛。却後六十八億劫當作佛，號波鞞，其國名化華。作佛時，人所有被服、飲食如忉利天上。其國中人民皆壽一劫。”

佛說經已，老女人及阿難，諸菩薩、比丘僧，諸鬼神、龍、天、人、阿須倫，皆大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老女人經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

唐南天竺國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施鹿林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及無量諸菩薩摩訶薩眾俱。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共阿逸多菩薩摩訶薩，入波羅奈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行乞，至有德婆羅門女家。

時有德女，遙見如來色相端嚴、諸根寂靜，其心恬曠kuàng最上無比，威儀顧視審諦閑詳，譬如龍王有大威德，如真金柱嶷nì然安固，如清淨池皎無穢濁，欣感不動如第四禪，身放光明內外融徹。時有德女，見如是相，心生淨信，來詣佛所，頂禮如來及阿逸多菩薩摩訶薩足，曲躬恭敬，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善來！世尊！善來！善逝！我於今者欲問所疑，惟願垂哀暫時住此。”

于時世尊，默然受請，敷座而坐，阿逸多菩薩摩訶薩亦隨佛坐。

爾時，有德婆羅門女心生歡喜，益加恭敬，即白佛言：“世尊！我聞如來於波羅奈仙人住處施鹿林中轉妙法輪，未知世尊所轉法輪說於何法？”

佛告之言：“有德女！我轉法輪，說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有德女！此是如來於波羅奈仙人住處施鹿林中所轉法輪，一切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悉無有能如法轉者。”

爾時，有德婆羅門女白佛言：“世尊！所言無明為內有耶？為外有乎？”

佛言：“不也。”

有德女言：“世尊！若於內外無有無明，云何得有無明緣行？復次，世尊！有他世法，而來至於今世以不？”

佛言：“不也。”

有德女復白佛言：“世尊！無明行相是實有耶？”

佛言：“不也。無明自性從於虛妄分別而生，非真實生，從顛倒生，非如理生。”

有德女復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則無無明，云何得有諸行生起，於生死中受諸苦報？世尊！如樹無根則無枝葉華果等物，如是無明無自性故，行等生起定不可得。”

佛言：“有德女！一切諸法皆畢竟空，凡愚迷倒不聞空義，設得聞之無智不了，由此具造種種諸業，既有眾業諸有則生，於諸有中備bèi受眾苦。第一義諦無有諸業，亦無諸有而從業生及以種種眾苦惱事。

“有德女！如來、應、正等覺，隨順世間，廣為眾生演說諸法，欲令悟解第一義故。有德女！第一義者，亦隨世間而立名字。何以故？實義之中，能覺、所覺一切皆悉不可得故。

“有德女！譬如諸佛化作於人，此所化人復更化作種種諸物，其所化人虛誑不實，所化之物亦無實事。此亦如是，所造諸業虛誑不實，從業有生亦無實事。”

爾時，有德女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之義，今者如來所轉法輪，是虛空法輪，性空法輪，出離法輪，通達法輪，不思議法輪，無能轉者法輪，無等法輪，如實法輪，無生法輪，無自性法輪，無相法輪。世尊！如此法輪如來已轉。”作是語已，

即以兩手捧栴檀香末，散佛足上，而作是言：“世尊！願我以此善根之力，於當來世，能轉如是種種法輪。”

爾時，世尊怡然微笑，從於口中放種種光，其光朗曜yào具含眾色，遍至十方無量世界，一一世界靡不充滿，還來佛所，右遶三匝，從佛頂入。

爾時，阿逸多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今者有何因緣忽然微笑？如我意解，非無因緣。”

佛告之言：“阿逸多！汝見此婆羅門女，以手捧持栴檀香末散我足不？”

答言：“已見。”

佛言：“此女因今所種善根，當於八萬四千億劫不墮惡道，於六萬四千諸佛所，以尊重心承事供養，聽聞正法守護受持；彼佛在世及涅槃後，如是時間相續不絕，復令無量阿僧祇眾生迴向菩提，然後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光曜劫中而得成佛，號法光曜如來、應、正等覺，其佛住壽滿足一劫，教化無量阿僧祇眾生令得涅槃。”

爾時，阿逸多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此有德婆羅門女曾於往世種何善根？”

佛言：“阿逸多！汝今當知，此有德女於過去世毘婆尸佛出現之時，已作女身，為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解其身上所著瓔珞，奉上彼佛而為供養。

“尸棄如來出現之時，於其佛所問甚深義，以妙衣服而為供養，在彼法中出家學道，修持梵行滿足千年。

“毘葉浮佛出現之時，營辦種種上好飲食，於半月中共養彼佛及聲聞眾，隨意所須皆無乏少。

“俱留孫佛出現之時，以阿提目多迦華，散彼佛上以為供養，得受五戒護持無缺。

“拘那含牟尼佛出現之時，願以種種飲食、衣服、臥具、湯藥，及餘供身所須之物，盡佛壽來恒為供養，于時彼佛於兩月中，受其飲食及革屣xǐ等供身之具。

“迦葉如來出現之時，復以金花散佛供養，如是所作，皆為求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作是言：‘願我以此供養善根，速得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若未得記，終不願捨女人之身。’阿逸多！此有德婆羅門女，過去世中所種善根其事如是，此則是其最後所受女人之報。”

佛說此經已，阿逸多菩薩摩訶薩，及有德婆羅門女，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上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時有眾多大苾芻眾，在安適堂同集會坐，作如是類往復談論言：「諸大德！世尊曾以無量異門，說十二分甚深緣起，於彼最初宣說無明，以為緣性。何因緣故，一切煩惱諸行緣中，唯說無明以為緣性？於此無明見何殊勝？」由是因緣便興諍論。

于時世尊，遊於天住，以超過人清淨天耳，聞如是事。於日晚時從宴坐起，詣安適堂在大眾前，敷如常座結加趺坐，以清美音告諸大眾：「汝等何故集此堂中而興諍論？汝等今者，為何所論於此集會？」

時諸大眾白言：「世尊！我等集此，作如是類往復談論言：『諸大德！世尊曾以無量異門說十二分甚深緣起，於彼最初，宣說無明以為緣性。何因緣故，一切煩惱諸行緣中，唯說無明以為緣性？於此無明見何殊勝？』世尊！我等由是因緣便興諍論，我等今者為論是事於此集會。」作是語已。

爾時世尊告彼大眾：「我有如是分別緣起初勝法門，汝應諦聽極善作意，當為汝說。云何名為分別緣起初勝法門？謂十一種殊勝事故，於緣起初，宣說無明以為緣性。何等十一？謂所緣殊勝、行相殊勝、因緣殊勝、等起殊勝、轉異殊勝、邪行殊勝、相狀殊勝、作業殊勝、障礙殊勝、隨縛殊勝、對治殊勝。」

爾時眾中有一苾芻，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禮佛，白言：「世尊！云何無明所緣殊勝？」

世尊告曰：「無明所緣，即是一切若因若果有眾過患諸雜染品，及以一切若因若果有眾功德諸清淨品，是名無明所緣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行相殊勝？」

世尊告曰：「如是無明隱覆真實顯現虛妄，以為行相，是名無明行相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因緣殊勝？」

世尊告曰：「如是無明，普於一切煩惱雜染、諸業雜染、諸生雜染，能作因緣根本依處。云何一切煩惱雜染？謂略有三煩惱品類，普攝一切煩惱雜染，謂無知煩惱、猶預煩惱、顛倒煩惱。云何一切諸業雜染？謂略有三自相差別身語意業及三障礙對治差別，謂福、非福及不動業，普攝一切諸業雜染。云何一切諸生雜染？謂略有三依止三受，謂樂及苦、不苦不樂，所起三苦，壞苦、苦苦及以行苦，普攝一切諸生雜染。云何無明普於一切煩惱雜染、諸業雜染、諸生雜染，能作因緣根本依處？謂於諸諦有二種愚，能令一切煩惱雜染，未生而生生已增廣，及令一切諸業雜染，未生而生生已積集，亦令一切諸生雜染，未生而生生已不轉，是故我說如是無明，普於一切煩惱雜染、諸業雜染、諸生雜染，能作因緣根本依處，是名無明因緣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等起殊勝？」

世尊告曰：「謂此無明，或愚當來苦諦所攝後有自體，或愚現法苦諦所攝已得自體，如是愚者，或有能引所引緣起，或有能生所生緣起。此二緣起，即以愚於當來現法自體無明作等起緣。」

復言：「世尊！云何能引所引緣起？」

世尊告曰：「第一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是名能引所引緣起。」

復言：「世尊！云何能生所生緣起？」

世尊告曰：「第二無明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是名能生所生緣起。」

復言：「世尊！云何名為第一無明與其能引所引緣起作等起緣？」

世尊告曰：「謂有一類，愚於當來後有自體，即便發起後有希求。由愚所生後有希求，便於後有見勝功德，若於現法執著可愛、不可愛境，邪分別故，造非福行，彼於資具生貪著故，或於怨憎生瞋恚故，及彼相應不能決了，功德過患放逸愚故，造斯惡行，即於後世所有過失，不能思惟、不能解了，行相無明能作如是非福行緣。若於後有見勝功德，或見出離，便造福行或不動行，彼依教法或依誨法，發起思擇及修習故，能造斯行。應知如是思擇修習雖在善心，然不如理作意思惟，故是後有愚癡所引，謂於後有見勝功德，癡覆藏故，及見出離，癡覆藏故。如是非福、福、不動行，障礙對治，與六識身俱生俱滅，能於現在已得生滅異熟識中安置諸行，三種習氣由此方便，攝受後有新生種子。攝受後有新種子故，於當生中所起後有所攝名色，六處、觸、受次第而生，此名色等。於現已得異熟識中，但起因性未有果性，是故但名所引緣起，如是名為第一無明與其能引所引緣起作等起緣。」

復言：「世尊！云何名為第二無明與其能生所生緣起作等起緣？」

世尊告曰：「謂有一類，愚於現在已得自體，於六觸處為緣生受，便起味著。由味著故，希求當來如是類受。由希求故，於追求時便起於取，樂受所起愛為緣故，發生欲取。言欲取者，謂於諸欲妄分別貪，此為上首。此為前行，便有欲界一切煩惱。若復以其苦受為緣，生無有愛，厭離俱行非理所引，厭離相應，依止此愛，不正方便求無有時，即便發起出離惡見、定期惡見，及此二種所依惡見。由此義故，名愛緣取。若即以此取為所依，不離欲貪而命終者，由此諸見及與欲界一切煩惱，名有欲界愛為緣取。若離欲貪，或離色貪，彼色界愛或無色愛便得生處。彼於色界或無色界煩惱轉時，發出色界、無色界取，由此諸色、無色煩惱及彼諸見，名有色界愛為緣取，及無色界愛為緣取。彼由如是愛為

緣取，先得種種行所熏習異熟果識，名為有取。彼由如是取所攝受，先所積集行等種子，若彼彼處諸愛未斷，即彼彼處功能現前，能生後有。由彼行等能有當生，能令生有將入現在，故說名有。由彼取力，行等成有。以是為緣，從此命終，先所引發漸次生起，由此義故，名有緣生。生既生已，先起時分變異名老，於最後邊命盡名死，由是故名生緣老死。如是名為第二無明與其能生所生緣起為等起緣。」

復言：「世尊！何緣不說愛取二種能生緣起與行為緣？」

世尊告曰：「愛取二種自界所行有分齊故。所以者何？欲界愛取，與彼色界或無色界諸不動行為等起緣，不應道理，非境界故。如說欲界愛取二種於不動行，如是色界愛取二種於無色界諸不動行，若無色界愛取二種於欲界行或色界行，及以色界愛取二種於欲界行，當知亦爾。」

復言：「世尊！何緣欲界愛取二種，不與非福、福行為緣？」

世尊告曰：「諸有現前愛非愛境增上力故，發生欲愛起不善根造非福行，一切皆由於因於果非福行中不知過患。彼由意樂有過失故，或由加行有過失故，起非福行。如是意樂、加行過失，唯用無明以為勝緣，非境界愛及不善根。若由欲愛造諸福行，彼信為依乃造斯行，於死於生起定信故。此愛及取，由信攝伏，我施設為有覆無記。若法欲界有覆無記，於發諸行無勝功能，以於因果及福行中不知出離，求可愛生造斯福行故，此福行亦唯無明以為勝緣。」

復言：「世尊！何緣色界愛取二種不作色界不動行緣？」

世尊告曰：「諸有未離欲界貪者，色界愛等未得生處。若無生處則無堪能，故非色界不動行緣。如說色界愛取二種，於其色界諸不動行；如是無色愛取二種，於無色界諸不動行，應知亦爾。彼於色界或無色界，有過患身，起有功德作意想見，或依教法或

依誨法，發起如是非理作意，能為彼界不動行緣。如是所起非理作意無明所引，如是無明由此所起非理作意及果為伴，能為彼界不動行緣。是故應知，彼不動行亦唯無明以為勝緣。復有一類，依無有愛造諸福行或不動行，彼由如是無有愛故，既於諸有見多過患，豈更悕求當來諸有？然於無有不如實知，由無知故，不得諸有真對治道。又無知故，於非對治起對治想，造諸福行或不動行。由是道理，如是諸行應知唯用無明為緣，非愛及取為諸行緣。」

復言：「世尊！諸所有行，與六識身相應俱有，同生同滅，何緣故說行是識緣？」

世尊告曰：「以六識身與福、非福及不動行相應俱有，同生同滅，異熟識中安置諸行熏習種子，引發餘生新異熟識。由此道理，是故宣說行是識緣。」

復言：「世尊！何緣名色、六處、觸、受諸分種子，異熟識中同時引發，而復說有先後次第？」

世尊告曰：「彼於當來，先後次第而生起故，如是而說。」

復言：「世尊！何緣名色、六處、觸、受，說為當來生身之相？」

世尊告曰：「由彼是因受用依止，及是其因受用體故。」

復言：「世尊！若唯名生都無其色，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若一生中唯有其名不依色住，相續生起不應道理。」

復言：「世尊！若唯色生都無其名，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若唯有色無名執受，即應散壞不得增長。」

復言：「世尊！若但說言識緣六處，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初受生時六處未滿，唯有身根及意根轉，應不可得由此兩根為體。名色最初有故，次第增長，與後圓滿六處為緣故，說名色是六處緣。」

復言：「世尊！若六處滿生身究竟，何緣復說觸受二種？」

世尊告曰：「若於生身六處已滿，雖是受用所依究竟，而未得

名受用究竟，由因及受，方得說名受用究竟。是故應知，要須受用所依究竟，及與受用因體究竟，方得說名生身究竟。」

復言：「世尊！如說無明為緣生愛，又復說言受是愛緣。若唯無明是其愛緣、不緣於受，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愛有三種，應於一時三種俱起，由愛觀待受為緣故，非一時起，由此道理，非唯無明與愛為緣。」

復言：「世尊！若爾，此愛唯受為緣，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應一切受皆是愛緣，然復有受非是愛緣，彼能為緣斷滅諸愛，是故非唯受為愛緣。」

復言：「世尊！若唯說愛與有作緣，不緣於取，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惓求名愛，於嶮惡趣無有惓求，然由所作非福行故，雖求善趣相違果生，彼果生時豈緣於愛？唯應用彼取為其緣。又如所說無有愛者，惓求無有；求無有時，由造福行、不動行故，相違果生。此果生時豈緣於愛？唯應說彼取為其緣。由此道理，非唯用愛與有為緣。」

復言：「世尊！若取緣有，有緣生者，何緣不說取之與有以為集諦？」

世尊告曰：「愛能造作四種業故，一者此愛於其自體境界受中，能作貪味繫縛業故；二者此愛能作發起諸取業故；三者此愛能作令先所引行等成有業故；四者此愛能作死後續生業故。由是因緣，唯說此愛以為集諦。」

復言：「世尊！若生老死，名色六處觸受為相，於此生身何緣顯示生老死名。」

世尊告曰：「為顯如是生身之相，有三種苦成苦性故。」

復言：「世尊！生顯何苦？」

世尊告曰：「生顯行苦。」

復言：「世尊！老顯何苦？」

世尊告曰：「老顯壞苦。」

復言：「世尊！死顯何苦？」

世尊告曰：「死顯苦苦。」

復言：「世尊！如是四種生身之相，由生老死有何差別？」

世尊告曰：「即此四種生身之相，若次第生，若屬彼生，若如是生，應知是名生身生相。」

復言：「世尊！云何次第生身生相？」

世尊告曰：「於其最初有下種生，從此無間有漸增生，從此無間有出胎生，從此無間有漸長生。既成長已，受用言說能得等生，如是品類名次第生。」

復言：「世尊！此屬誰生？」

世尊告曰：「蘊、界、處生都無有我。所以者何？以諸蘊等漸增長故，其性無常，即無常法有此生相。」

復言：「世尊！云何而生？」

世尊告曰：「由命根力有暫時住，分限法故，其性無常，即無常法如是而生。即此四種生身之相，時分變異，應知能作五種衰損，說名為老。」

復言：「世尊！云何名為五種衰損？」

世尊告曰：「一者鬚髮衰損，以彼鬚髮色衰壞故；二者身相衰損，形色膚力皆衰損故；三者作業衰損，發言氣上喘息逾急，身戰掉故，住便僂曲，以其腰脊皆無力故，坐即低屈身羸 léi 弱故，行必按杖，身虛劣故，凡所思惟智識愚鈍，念昏亂故；四者受用衰損，於現資具，受用劣故，於戲樂具，一切不能現受用故，於諸色根所行境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行故；五者命根衰損，壽量將盡，隣近死故，遇少死緣，不堪忍故。即於此四生身相中，復有六種死差別相：一者究竟死、二者不究竟死、三者自相死、四者不究竟死分差別相、五者究竟死分差別相、六者時非時死。」

應知此中自相死者，謂識離身，色相滅沒差別之相，如是名為生身相中名色等相由生老死而有差別。」

復言：「世尊！於緣起中說三種愛，一切皆是生身之緣。何緣處處多分，唯說欲界生身？」

世尊告曰：「欲界生身相最麤故，易顯了故，非永解脫退還道故。」

復言：「世尊！如先所說諸引緣起，諸生緣起有十二分，於諸分中，幾是能引？幾是所引？幾是能生？幾是所生？」

世尊告曰：「應知於此十二分中，無明與行及識一分，名為能引；復有一分識及名色、六處、觸、受，名為所引；復有一分受、愛、取、有，名為能生；生及老死名為所生，應知一分名色、六處及與觸、受，亦名所生。」

復言：「世尊！如是諸分，若引若生，為一時起？為次第起？」

世尊告曰：「一時而起，次第宣說。」

復言：「世尊！如是諸分，若一時起，何因緣故，先說其引後說其生？」

世尊告曰：「要由有引後有方生，非無引故。」

復言：「世尊！無明亦緣非理作意，何故唯說無明為緣？」

世尊告曰：「無明亦引非理作意與行為緣，又從無明所生觸受為緣生愛，是故偏說。」

復言：「世尊！略由幾相應知緣起？」

世尊告曰：「略由三相應知緣起：一者由無動作知緣起相，二者由性無常知緣起相，三者由有堪能知緣起相。」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上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下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復次，世尊！如餘處說緣有四種，所謂因緣、等無間緣，及所緣緣并增上緣。世尊！今者依何緣說無明緣行，依何緣說次第乃至生緣老死？」

世尊告曰：「我依諸行總相宣說，有四種緣，今此義中，我惟依一增上緣說無明緣行，次第乃至生緣老死。此增上緣復有二種，一遠、二近。」

復言：「世尊！此增上緣云何為遠？云何為近？」

世尊告曰：「非理作意若未生時，無明隨眠能為諸行遠增上緣；生已便作近增上緣。非理作意所引諸行，與六識身相應俱有同生同滅，若未生時，彼能為識遠增上緣；彼若生已，便能為識近增上緣。未死沒時，識為名色遠增上緣；既死沒已，識為名色近增上緣。如以其識望彼名色，如是以其所引名色，望彼所生名色亦爾。如以名色望彼名色，如是六處望彼六處，觸望於觸，受望於受，亦復如是。如以無明望彼諸行，無明望愛，愛望於取，取望於有，亦復如是。如以其識望彼名色，以名色等望名色等，如是以有望生亦爾。若在胎藏、嬰孩、童子、少年時，生能為老死遠增上緣；諸根成熟命將盡時，應知能作近增上緣。」

復言：「世尊！如彼有因、有緣、有由，法門經說愛是業因，有何密意？」

世尊告曰：「有所攝業用愛為因，是為此中所說密意。」

復言：「世尊！此因、緣、由三種別義，云何應知？」

世尊告曰：「諸能引發後生種子，是其因義；若與此生作依作持令得生起，是其緣義；既命終已，導引近生令得生起，是其由義。如是應知三義差別。」

復言：「世尊！言緣起者，是何句義？」

世尊告曰：「如是諸分，各由自緣和合無闕相續而起，如是名為緣起句義。」

復言：「世尊！惟有此生相續緣起？為更別有所餘緣起？」

世尊告曰：「我說緣起，略有八門：一者、說有受用世俗境界緣起，謂緣眼色生於眼識，三事和合便有其觸，觸為緣受，如是廣說；二者、說有任持緣起，謂緣四食諸根大種安住增長；三者、說有食因緣起，謂求諸穀 gǔ，田、種、水緣發生芽等；四者、說有一切生身相續緣起，謂由能引，能生諸分別，生一切所引所生；五者、說有一切生身依持緣起，謂諸世界由諸因緣施設成壞；六者、說有一切生身差別緣起，謂由不善、善有漏業，施設三惡、人天趣別；七者、說有清淨緣起，謂依他音，及依自內如理作意，發生正見能滅無明，無明滅故諸行隨滅，廣說乃至，由生滅故老死隨滅。」

復言：「世尊！如無明等次第為緣能生行等，為即如是次第滅耶？」

佛言：「不爾。」

復言：「世尊！何緣次第而說彼滅？」

世尊告曰：「為欲顯示由先諸分不生功能，令後諸分得不生法，故次第說，然非不為生相滅法有次第轉。八者、說有自在緣起，謂善修治靜慮為緣，諸修定者隨所願樂，如是皆成終無別異。如是名為我所略說八門緣起。」

復言：「世尊！如佛所說，因業故生，因愛故轉。依何密意作如是說？」

世尊告曰：「無明為緣，先於諸有，造作增長種種福行或非福行或不動行，引發攝受種種生身種子差別。於此有中若愛未斷，由此愛故能令行等轉成其有。有起後有自體功能，如是功能不離於愛。依此密意故說是言，因業故生，因愛故轉。」

復言：「世尊！若世尊說愛是轉因，何緣但說取為有緣，非愛緣有？」

世尊告曰：「若離於取，有愛不能為緣轉變非福行等，令成有支生諸惡趣。又若離取，諸無有愛不能為緣，轉變福行不動行等，令成有支於不定地及於定地生諸善趣。是故非唯愛為有緣，然彼有支定緣於取。」

復言：「世尊！如《大因緣法門經》說：『汝阿難陀！若於彼有情類中無有生者，應無如是如是類生；若一切生都無有者，應不施設生緣老死。』依何密意作如是說？」

世尊告曰：「依所引生及所生生，二種密意，作如是說。又依老死遠增上緣，及依老死近增上緣，二種密意，作如是說。」

復言：「世尊！先為略說緣起句義，其緣起義猶未為說，云何應知？」

世尊告曰：「諸緣起義，略有十一，如是應知：謂無作者義是緣起義，有因生義是緣起義，離有情義是緣起義，依他起義是緣起義，無動作義是緣起義，性無常義是緣起義，剎那滅義是緣起義，因果相續無間絕義是緣起義，種種因果品類別義是緣起義，因果更互相符順義是緣起義，因果決定無雜亂義是緣起義。如是應知緣起略義。」

復言：「世尊！如餘經說，緣起甚深。云何應知如是緣起甚深之相？」

世尊告曰：「即依十一緣起略義，應知緣起五甚深相。何等為五？一因甚深、二相甚深、三生甚深、四差別甚深、五流轉甚深。應知緣起甚深之相，復有五種。何等為五？謂相甚深、引發因果諸分甚深、生起因果諸分甚深、差別甚深、對治甚深。應知緣起復有五種甚深之相。何等為五？謂攝甚深、順次甚深、逆次甚深、執取甚深、所行甚深。是名無明等起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轉異殊勝？」

世尊告曰：「略有四種轉異無明。何等為四？一者隨眠轉異無明，二者纏縛轉異無明，三者相應轉異無明，四者不共轉異無明。」

復言：「世尊！誰有何等轉異無明，而說無明為緣生行？」

世尊告曰：「外法異生非理作意所引四種轉異無明，由此為緣，生福、非福及不動行。如是所說外法異生所有福行及不動行相應善心，一切皆是非法作意所引等流。內法異生若放逸者，彼除一種不共無明，所餘無明引發放逸，為緣生行。內法異生若不放逸勤修學者及聖有學，三種無明引發妄念為非福緣，然此非福不能為緣招三惡趣。故此非福，我不說為無明緣行。如是所說不共無明，內法異生雖不放逸，而修學者亦未能斷，諸聖有學應知永斷。又不放逸內法異生，若造福行及不動行，彼是正法如理作意，相應善心之所引發，解脫為依迴向解脫而引發故，雖於善趣感殊勝生，而非無明起增上緣，然能作彼四種無明。斷增上緣諸聖有學，不共無明已永斷故，不造新業，所有故業由隨眠力未永斷滅，暫觸還吐，如是所有無明緣行，生生漸滅不復增長。由此道理，應知內法諸有學者，不緣無明更造諸行。是故惟依外法異生，我說順次雜染緣起，最極圓滿，非住內法，是名無明轉異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邪行殊勝？」

世尊告曰：「彼四無明，於諸諦中皆能發起增益、損減二種邪行。」

復言：「世尊！如何名為增益、損減二種邪行？」

世尊告曰：「由四顛倒，謂於非法見為是法，或於是法見為非法，或於生天解脫道中非方便者見是方便，是方便者見非方便，如是名為增益邪行；諸有誹謗、一切邪見，如是名為損減邪行。是名無明邪行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相狀殊勝？」

世尊告曰：「應知無明有二種相：一者微細自相殊勝，二者遍於可愛非愛俱非境界共相殊勝。所以者何？纏縛無明尚為微細難知難了，況彼所有隨眠無明；相應無明尚為微細難知難了，況彼所有不共無明。遍於一切可愛、非愛、俱非境界，覆真實相顯虛妄相，共相而轉非餘煩惱，有如是相，是故殊勝。餘身見等共相煩惱，亦用無明為依而轉，是名無明相狀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作業殊勝？」

世尊告曰：「應知無明略有二種所作事業：一者無明普能造作一切流轉所依事業，二者無明普能造作一切寂止能障事業。」

復言：「世尊！何等名為一切流轉？」

世尊告曰：「若是處轉、若是事轉、若如是轉，我總說為一切流轉。」

復言：「世尊！是何處轉？」

世尊告曰：「於三世處由我分別。」

復言：「世尊！是何事轉？」

世尊告曰：「內外六處由我取執。」

復言：「世尊！云何而轉？」

世尊告曰：「諸業異熟相續流轉，由我分別、由邪分別。」

復言：「世尊！云何名為一切寂止？」

世尊告曰：「一切寂止略有四種：一者寂止所依、二者寂止所緣、三者寂止作意、四者寂止果成，是名無明作業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障礙殊勝？」

世尊告曰：「應知無明障礙勝法、障礙廣法。」

復言：「世尊！如何無明障礙勝法？」

世尊告曰：「言勝法者，能攝五根令其和合，所謂慧根，障礙此者即是無明，是故說名障礙勝法。」

復言：「世尊！如何無明障礙廣法？」

世尊告曰：「言廣法者，聞所成智、思所成智、修所成智，障礙此者即是無明，是故說名障礙廣法。」

復言：「世尊！如說無智名為無明，此唯智無名無明耶？」

世尊告曰：「非唯智無名為無明。」

復言：「世尊！若唯智無名為無明，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若爾，無明應不可立決定體相。所以者何？聞所成智體上，無有思所成智；思所成智體上，無有修所成智；一切世間修所成智體上，無有一切出世修所成智；出世有學智上，無有諸無學智；無學聲聞智上，無有如來等智。若如是者，應即是智即是無智，如是無明應不可立決定體相。又我於彼三善根中，說有無癡，應但癡無說名無癡，然非癡無說名無癡，故非明無說名無明，而別有一心所有法，不知真實說名無明。如別有一心所有法，了知真實說名為智，又唯明無名無明者，應無如是一切無明十一殊勝。是故應知，非唯明無說名無明，是名無明障礙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隨縛殊勝？」

世尊告曰：「乃至有頂三界有情，於諸諦中所有無智隨眠隨縛未缺未減，由彼有情說名具縛。又此無智，善趣惡趣因果差別，無色有情有其下品，色界有情有其中品，欲界有情有其上品，如是成就三品無明。諸有情類當來可生，一一法爾三品隨縛。此說異生，若諸聖者漸次永斷，若具上中定有中下，或有中下而無上中。又阿羅漢，雖盡諸漏脫煩惱障，應知尚有所知障攝無明隨縛，如是無明，應知極遠隨逐有情，唯除諸佛餘皆隨縛。是名無明隨縛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對治殊勝？」

世尊告曰：「有二妙智對治無明。何等為二？一依他音，或不依止少分有量法界妙智；二依他音，全分無量法界妙智。」

復言：「世尊！少分有量法界妙智，為何所緣？有何行相？作

何事業？」

世尊告曰：「少分有量法界妙智，緣四聖諦十六行相，作無明等煩惱業，生一切雜染離繫事業。」

復言：「世尊！云何應知生苦之相？」

世尊告曰：「是內緣苦所依性故，是外緣苦所依性故，是俱緣苦所依性故。」

復言：「世尊！內緣苦者其相云何？」

世尊告曰：「所謂病苦、老苦、死苦。」

復言：「世尊！外緣苦者其相云何？」

世尊告曰：「非愛和合、所愛別離、求不得苦。」

復言：「世尊！俱緣苦者其相云何？」

世尊告曰：「所謂略說五取蘊苦。」

復言：「世尊！云何名愛？」

世尊告曰：「謂於現在自體貪著。」

復言：「世尊！後有愛者其相云何？」

世尊告曰：「謂於未來自體希求。」

復言：「世尊！云何憍貪俱行愛耶？」

世尊告曰：「謂於已得攝受資財現前境界，深生味著。」

復言：「世尊！云何名為彼彼憍愛？」

世尊告曰：「謂於未得攝受資財非現境界，種種追求。」

復言：「世尊！云何此愛永斷無餘？」

世尊告曰：「見修所斷煩惱斷故，下分上分諸結斷故，畢竟斷故，未來苦果諸愛斷故，現在苦果諸愛斷故，是名此愛無餘永斷。」

復言：「世尊！云何棄捨？」

世尊告曰：「諸見所斷煩惱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變吐？」

世尊告曰：「諸修所斷煩惱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永盡？」

世尊告曰：「諸下分結已永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遠離？」

世尊告曰：「諸上分結已永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永滅？」

世尊告曰：「畢竟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寂靜？」

世尊告曰：「未來苦果愛永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隱沒？」

世尊告曰：「現在苦果愛永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正見？」

世尊告曰：「所謂現觀前方便慧，正現觀慧，及與現觀後所得慧，超越所知方便聖教諸邪解行。」

復言：「世尊！云何正思？」

世尊告曰：「謂於三寶已得證淨，為所依止，於彼功德隨念思惟，超越歸依外道師等。」

復言：「世尊！云何正語？」

世尊告曰：「謂聖所愛無漏戒攝，無漏作意同時而轉，於四語業能正遠離，超越一切諸險惡趣。」

復言：「世尊！云何正業？」

世尊告曰：「謂聖所愛無漏戒攝，無漏作意同時而轉，於三身業能正遠離，超越一切諸險惡趣。」

復言：「世尊！云何正命？」

世尊告曰：「謂聖所愛無漏戒攝，無漏作意同時而轉，於邪命趣身語二業能正遠離，超越一切諸險惡趣。」

復言：「世尊！云何正勤？」

世尊告曰：「於上解脫欲樂為依，發勤精進遠離障礙，圓滿對

治。」

復言：「世尊！云何正念？」

世尊告曰：「勤修止觀諸瑜伽師依止三相，時時於彼三種相中及不放逸，俱行境界心現明記，超越遠離修道加行。」

復言：「世尊！云何正定？」

世尊告曰：「謂由如是七種定具，資助瑩飾心一境性，乃至能作如是七支勝進依止，及與引發殊勝功德作所依止。」

復言：「世尊！所有一切四念住等菩提分法，皆聖道攝，何緣唯說八聖道支以為道諦？」

世尊告曰：「如是所言八聖道支，普攝一切菩提分法。」

復言：「世尊！於苦諦中有四行相，云何初名無常行相？」

「謂於苦諦生滅法性，正觀行相。」

「云何第二名苦行相？」

「謂於苦諦，即以生滅法性為依，於三種苦隨逐法性正觀行相。」

「云何第三名空行相？」

「謂於苦諦離實我性，正觀行相。」

「云何第四無我行相？」

「謂於苦諦非我相性，正觀行相。」

復言：「世尊！於集諦中有四行相，云何第一名因行相？」

「謂於能植眾苦種子因緣愛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二名集行相？」

「謂於續起因緣愛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三名生行相？」

「謂於五趣差別生起因緣愛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四名緣行相？」

「謂於能作餘緣引發因緣愛中，正觀行相。」

復言：「世尊！於滅諦中有四行相，云何第一名滅行相？」

「謂於永斷煩惱滅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二名靜行相？」

「謂於永斷眾苦靜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三名妙行相？」

「謂於永斷無罪清淨安樂性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四名離行相？」

「謂於永斷常住性中，正觀行相。」

復言：「世尊！於道諦中有四行相，云何第一名道行相？」

「謂於聖道與境相應無顛倒性，正觀行相。」

「云何第二名如行相？」

「謂於聖道永出世間離諸漏性，正觀行相。」

「云何第三名行行相？」

「謂於聖道先聖後聖同所遊履，正觀行相。」

「云何第四名出行相？」

「謂於聖道無上性中，正觀行相。」

復言：「世尊！何緣聖諦唯有四種？」

世尊告曰：「如是四諦，普攝一切染淨因果差別性故。」

復言：「世尊！何緣四諦如是先後次第說耶？」

世尊告曰：「由是世間諸病、病因、病滅良藥相似法故。」

復言：「世尊！入見道時，於此四諦為頓現觀？為漸現觀？」

世尊告曰：「有別道理名頓現觀，有別道理名漸現觀。何別道理名頓現觀？謂自內證真諦聖智，於真智境非安立義，總相緣故名頓現觀。何別道理名漸現觀？謂初業智及後得智，觀察自相及因果相，由作行相別相緣故，名漸現觀。」

復言：「世尊！若有如是四聖諦者，何緣世尊復說二諦，謂世俗諦及勝義諦？」

世尊告曰：「即於如是四諦中，若法住智所行境界，是世俗諦。若自內證最勝義智所行境界，非安立智所行境界，名勝義諦。」

復言：「世尊！如是四諦，於聖非聖皆悉是諦，何緣如來唯說聖諦？」

世尊告曰：「如是四諦，於非聖者，唯由法爾說名為諦，不由正智決定信故說名為諦；於諸聖者，亦由法爾說名為諦，亦由正智決定信故，說名為諦。是故如來唯說四種名為聖諦。」

復言：「世尊！全分無量法界妙智，為何所緣？有何行相？作何事業？」

世尊告曰：「此智亦以如是四諦為其所緣，除諦相想清淨行相，入一切種諸諦行相，於作有情一切義利，趣向行相。少分有量法界妙智，若諸聲聞，於作有情一切義利，無有棄背趣向行相；若諸獨覺，於作有情一切義利，棄背行相。全分無量法界妙智，能作一切煩惱、所知二障離繫所依事業，又作證得一切種智極淨法界所依事業，又作救濟一切有情一切災患所依事業，是名無明對治殊勝。」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諸苾芻眾默然領悟，深心隨喜歎未曾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下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

賜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與無數百千大眾俱。是諸大眾恭敬圍繞聽佛說法，其所演說，謂以大乘無分別法而為發起。

爾時，世尊普觀大會諸菩薩眾。即時會中有一菩薩名無分別光，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演說入無分別法門，令諸菩薩聞是法已，如理修學。”

佛言：“善男子！汝等諦聽，我當宣說入無分別法門。”

時無分別光菩薩復白佛言：“善哉，世尊！願樂欲聞。”時諸菩薩受教而聽。

佛言：“善男子！若諸菩薩得聞增上無分別法，住無分別心，即一切分別相離。此言無分別者，應先了知，從初自性有分別相——分別相者，謂取、捨二法，即此取捨是自性分別相——由此即起有漏事相；以有漏相故，即有五取蘊。五取蘊者，謂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善男子！云何得離自性分別相？謂不現前別異作意，如是即離自性分別相。若異自性取相是有所行，此不能得無礙相應。是故應知，布施無色、無分別相，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無色、無分別相。何以故？謂自性無色、功用無色、真實無色。若起別異作意欲離分別相者，即後有無色、無分別相可離；如是即有所行，而不能得無礙相應。是故應知空、無色、無分別相。

“真如、實際、勝義諦、法界無色、無分別相。何以故？謂自性無色、功用無色、真實無色，是故應於無色、無分別相，不異性觀、不作意離。若別異作意離者，即於無色、無分別相後有所得。如是乃為有所行，即不能得現前無礙相應。何以故？謂初

地所得法，無色、無分別相；乃至十地所得法，亦無色、無分別相；得無生法忍，亦無色、無分別相；得授記別亦無色、無分別相；得嚴淨佛土成熟有情，亦無色、無分別相；乃至得一切相智，亦無色、無分別相。如是所說，謂以自性無色、功用無色、真實無色。

“若菩薩於是諸所得法，起異所得、分別相別異、作意者，即於一切無分別相，悉起別異作意，如是即與無分別理而不相應，彼不能入無分別界。若菩薩住三摩地，心入無分別界，而於所入起無所得想，彼正相應，是正所行，是正所修、正所作事，是正作意，住無作行而無發悟，是名真入無分別界所行清淨。

“善男子，所言無分別界者，以何義故，名無分別界？謂於一切色過諸分別，於一切根過諸分別，過一切分別境界，過一切表了，一切煩惱、隨煩惱障無所攝藏，是故說名無分別界。於是無分別界中，無色、無見、無住、無礙、無表了、無種種相，若菩薩如是了知，已如是安住無分別界，是即入無分別智，與虛空等，於一切法無所觀而觀，得大樂行，增長大心，得大智慧，大說無礙；於一切時、一切相，普為一切眾生作大利益，得勇力增長，於無發悟佛事得大輕安。

“善男子！譬如一處有一大石山，於其山下，有大寶藏眾寶充滿，所謂銀寶、金寶及種種異寶，復有大摩尼寶出大光明。是時，有求寶人，來詣此山，欲求珍寶。彼有一人，先知其寶所藏伏處，見來求者即謂彼言：‘汝求寶人，當知此處，大石山下，有大寶藏眾寶充滿，復有大摩尼寶出現光明。’時求寶人聞其言已，即時勤力堅固作意，開鑿áo彼山，取大摩尼寶。開已，乃見銀寶現光、石無光現。是人見已，不作大珍寶想。時先知寶人亦如前人，開鑿áo彼山而取其寶，開已，乃見金寶現光、石無光現，是人亦復不作大珍寶想。時知寶人，乃作是言：‘汝求寶人，不

應勤力堅固作意而求大寶。若不作意者，應得見彼廣大珍寶；以作意故，寶不能得。若有得彼大珍寶者，即得大富，如意自在，自他俱利，普遍施作，悉得圓滿。’ ”

佛言：“善男子，如是等事以喻說故，若有菩薩知是義者，即見是義如先所言。一大石山者，即煩惱一法，二處作行增語；山下有寶藏，即無無分別界增語；彼求寶人者，即是菩薩增語；彼知寶人者，即是如來增語；石自性者，即是有分別自性增語；開鑿záo取寶者，即不作意增語；石下有銀光者，是自性分別增語；石下有金光者，是空等分別相增語；石下有種種寶光者，是有所得分別相增語；念求大寶者，即是樂入無分別界。

“善男子，是義云何？若菩薩如所說能如實觀者，即入無分別界。又善男子！諸菩薩當於無分別界，如虛空界住。何以故？若色自性，若分別自性，如是觀時相不現前。若行我有色，是行分別相；若行他有色，是行分別相；若行色有生有滅、有染有淨，是行分別相；若於色自性、若因若果、若業若行，取有、取無者，自為行色行；若如是行，是行分別相；若於色中見所表者，是行分別相。是故當知，色法於一切處，若對duì礙ài、若有表、若無表，畢竟無少法可得；即此色法，一切無表、無性可觀；異此色法，一切無表、無性可觀。彼色對礙、表了悉無性可觀，於有表中，非一性可觀、非異性可觀，即彼表了而亦無性。此無性、非無性，若如是觀，即平等觀。如是觀時，一切分別悉無分別，是為無分別界。

“諸菩薩應如是觀、如是入，入是無分別界者，於有分別、於無分別，悉無分別。如是平等觀，是為真入無分別界，是名菩薩得安住無分別界。受、想、行、識，及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諸波羅蜜多空，真如、實際、勝義諦、法界，十地所證法，乃至一切相智出世間行，亦復如是。於受、想、行、

識，乃至一切相智，若自性、若因、若果、若業、若行，取有、取無者，即於一切相智等，乃為對礙。若如是行，是行分別相。而彼一切相智等無表了性，若有所表了，即行一切相智等，是行分別相。彼一切相智等，若於表了中有相可行者，是行分別相。若信無相可行者，亦行一切相智等，是行分別相，是故當知此表了法非一性可觀、非異性可觀。此表了法無性，亦非無性。若如是於一切相智等，若表、若無表悉無分別，即此無分別、不取相者，是無分別界。諸菩薩應如是觀、如是入，如是入者，是為真入無分別界，是名菩薩得安住無分別界。”

爾時世尊復說伽陀曰：

“無分別心若安住，	彼從諸佛正法生，
一切分別悉遠離，	所行即得無分別。
是法寂靜無垢勝，	名稱功德而普集，
無分別法最上樂，	菩薩得已成菩提。”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

諸法無行經卷上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共大比丘僧五百人俱，菩薩九萬二千人，其名曰：眾德莊嚴菩薩摩訶薩、師子遊步菩薩、光無障淨王菩薩、高山頂自在王菩薩、愛喜淨光菩薩、光蔽日月菩薩、妙淨鬚菩薩、身出蓮華光菩薩、梵自在王音菩薩、遊戲世師子王音菩薩、金色淨光威德菩薩、柔軟身菩薩、金色相莊嚴身菩薩、十光破魔力菩薩、諸根威儀善寂菩薩、德如高山菩薩、天音聲菩薩、法力自在遊行菩薩、山德淨身菩薩、妙德菩薩摩訶薩，如是等九萬二千人。

爾時師子遊步菩薩見是大會，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偈問曰：

「世尊大導師，	名德稱無量，
今此大眾集，	願說寂滅法。
邪見諸愛慢，	嫉妬瞋恚性，
云何即是道？	大音方便說。
云何涅槃相，	與世法無異？
諸法無有二，	大悲為演說。
云何諸法性，	畢竟無有礙？
其性如涅槃，	亦同於解脫，
無縛亦無解，	亦復如虛空，
迦羅頻伽音，	大梵清淨聲。
身色喻天金，	淨命無量德，
演說實相法，	畢竟無縛解。
云何此五蓋，	而等於菩提？

云何是菩提，
是法是非法，
如是畢竟淨，
無數無非數，
一切種智相，
二法云何無？
無作無非作，
畢竟無眾生，
無戒無忍辱，
無智亦無慧，
是法常清淨，
云何一切法，
無心心數法，
一切諸眾生，
一相法亦無，
諸法無生滅，
亦無辟支佛，
無住無休止，
諸法無動相，
無相亦無色，
色性佛道一，
云何無佛法，
是三寶一相，
無空無無相，
不合亦不散，
諸法畢竟空，
無生無無生，

即同諸業性？
云何同一相？
唯願為演說。
諸法畢竟滅，
及以菩提道，
惟願為演說。
無著無非著，
諸法中無礙，
亦無有毀戒，
亦無非智慧，
惟願為演說。
寂滅如虛空？
無見斷證修？
同如虛空相，
心行亦叵得？
無學無羅漢，
亦無求菩薩，
無來亦無去，
常住如須彌，
色性即是道，
如是法願說。
亦無有眾僧？
惟願為演說。
亦無有無作，
名相法亦無，
如響無作者，
無滅無往來，

無天無龍神， 夜叉緊那等，
無人無地獄， 無餓鬼畜生，
無眾生五道， 願說如是法。
如導世師人， 外道非見者，
其有所演說， 云何等無二？
諸文字語言， 是法皆一相，
世尊大慈愍， 願開是法門。」

爾時世尊讚師子遊步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所問者甚為希有，一切世間之所難信。善男子！止止勿問。所以者何？新發意菩薩，於此空見、無相見、無作見、無生見、無所有見、無取相見、佛見、菩提見，所不能及。善男子！如此法者不應在新學菩薩前說。何以故？若聞是法，或斷善業，於佛道中則行邪道；若墮斷滅、若墮計常，不知如來以何方便隨宜所說？」

爾時師子遊步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哀愍世間，願必為說。當來世中有菩薩空見、無相見、無作見、無生見、無所有見、無取相見、佛見、菩提見者，分別是空、是無相無作，好常讚學勤於事業，樂著文辭以辯說為妙貴於名利，如是之人聞如來說是無文字法畢竟清淨，當捨是諸見。是諸菩薩隨眾生所能信解，以方便力而為說法，雖說少欲知足而不以為最，雖說經戒亦不以為最，雖說在眾過惡亦知一切法遠離相，常稱讚獨處不在憒鬧而不以為最。雖讚發菩提心而知心性即是菩提，雖讚大乘經而知一切諸法皆是大相，雖說菩薩道而不分別阿羅漢、辟支佛、諸佛，雖讚布施而通達布施平等相，雖讚持戒而了知諸法同是戒性，雖讚忍辱而知諸法無生無滅無盡相，雖讚精進而知諸法不發不行相，雖種種讚歎禪定而知一切法常定相，雖種種讚於智慧而了智慧之實性。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無癡無礙，雖示眾生墮三惡道

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如是諸菩薩，雖隨眾生所能信解，以方便力而為說法，而自信解一相之法，所謂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所有、無取相。世尊！惟願說是不可思議方便之法，一切聲聞、辟支佛與新發意菩薩所不能及，但為信解甚深一相法者說之。」

爾時佛告師子遊步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解說此義。」

「唯然。世尊！我當受之。」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人欲成佛，	勿壞於貪欲，
諸法即貪欲，	知是則成佛。
貪欲及恚癡，	無有能得者，
是法皆如空，	知是則成佛。
見非見一相，	著不著亦然，
此無佛無法，	知是名大智。
如人於夢中，	得道度眾生，
無道無眾生，	佛法性亦然；
道場無所得，	若得則不有，
明無明一相，	知是為世尊。
眾生即菩提，	菩提即眾生，
菩提眾生一，	知是為世尊。
譬如巧幻師，	幻作種種事，
所見無有實，	無智數若干，
貪瞋癡如幻，	幻不異三毒，
凡夫自分別，	我貪我瞋恚，
如是愚癡人，	則墮三惡道。
實相無貪恚，	癡亦不可得，

分別如幻法，	自生煩惱熱，
實相無煩惱，	無眾生無佛，
分別無生法，	凡夫願作佛。
不見諸佛法，	亦不見眾生，
知是法相者，	疾成眾生尊。
若人求菩提，	則無有菩提，
是人遠菩提，	譬如天與地，
知諸法如幻，	速成人中上。
若人分別戒，	是則無有戒，
若有見戒者，	是則為失戒，
戒非戒一相，	知是為導師。
如夢受五欲，	娛樂自快樂，
分別見女色，	此中實無女。
戒毀戒如夢，	凡夫分別二，
實無戒毀戒，	知是為導師。
凡夫著名字，	不知語言性，
名字非名字，	知是得無生。
自謂是菩薩，	讀誦為人說，
己身無所行，	但依恃種性，
但讀經求道，	常見他人過，
著威儀文頌，	見人敬自貴，
恃種性文頌，	不知法實相，
如是之人等，	終不能得佛。
為說諸法空，	惡心好諍訟，
是人無佛法，	亦無有菩提。
知瞋忍同相，	達是終不瞋，
不了眾生性，	是則生瞋恚。

自言菩薩者，
我慈悲一切，
他惱生瞋恚，
常求他人過，
亦稱歎忍辱，
我心多憍慢，
貪著於美味，
是人入城邑，
悲念於眾生，
口雖如是說，
我未曾見聞，
互共相瞋惱，
若人如恒沙，
如是皆能忍，
佛土非佛土，
不分別國土，
如是之人等，
自言忍眾惡，
我未曾見聞，
各自美毀他，
言我所教化，
汝應我所度，
彼人行不純，
是人於佛道，
真求佛道者，
頂禮諸菩薩，
隨其所行道，

復作如是說，
成佛度眾生。
懷忿不與語，
樂於鬪諍訟，
及說諸法空，
常觀他人過，
晝夜念五欲，
自說度人者，
常為求饒益，
而心好惱他。
慈悲而行惱，
願生阿彌陀。
惡口加刀杖，
則生清淨土。
知如虛空相，
及國土功德，
能生諸佛國。
見菩薩如佛，
佛相而瞋者。
樂檀越知識，
護使令如法，
莫親近餘人，
常處於憤鬧，
不能勤修行。
晝夜各三時，
應生恭敬心，
不說其過失。

若見著五欲，	不說其過惡，
應當念彼人，	久後亦得道，
次第行業道，	不可頓成佛，
或非久發心，	是以行此事。
勿分別貪欲，	貪欲性是道，
煩惱先自無，	未來亦無有，
能如是信解，	便得無生忍。
觀好惡音聲，	知非音聲性，
當入無文字，	實相之法門，
若能信是法，	則無姪怒癡。
觀貪欲愚癡，	即是無量相，
是二無文字，	以文字故說，
諸有文字處，	是皆無有實。
一切諸音聲，	觀是一音性，
佛說及邪說，	是皆無分別。
法雖以言說，	實無法無說，
能入一相門，	則得無上忍。
是忍是非忍，	勿作是分別，
於欲瞋恚心，	勿計其中利，
知是二無生，	當為世中尊。
東西南北方，	如恒河沙土，
皆碎為微塵，	一塵為一國，
滿中諸珍寶，	於無央數劫，
供養諸如來，	其所得功德，
若人聞是經，	過彼百千倍。
若有出家人，	一心求佛道，
我囑累是人，	此祕密要法。

若有誦是經， 及以解其義，
無量總持辯， 自然皆當得，
利根無盡慧， 樂說之辯才。
無量億諸佛， 皆亦與是人，
諸經妙法寶， 自然皆能說。」

爾時師子遊步菩薩白佛言：「世尊！今說是偈，有幾所人得自利益？」

佛言：「善男子！汝見是大眾不？」

「唯然已見。」

佛言：「今說此法時，會中有無量無數眾生共集，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迦樓羅、摩睺羅伽等滿在虛空，以說法之明乃至他方世界多所饒益。九萬二千夜叉神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增上慢比丘有五百人未得謂得，聞是法無增上慢，得真法信，解一切法皆是一相，不受諸法故漏盡得解脫。於是菩薩眾中六萬二千人，信解諸法無障礙相得無生法忍。何以故？如是說法於諸說法中最为第一。善男子！如我於然燈佛所，信解諸法一相無礙，然後乃得無生法忍具足六波羅蜜。所以者何？若菩薩於恒河沙劫，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若不知如是法相，是人或能斷滅一切善根。善男子！汝見提婆達多有大功德善根、成就三十二大人相，有如是功德，不知如是法相故，斷滅善根墮大地獄。」

「善男子！當知雖久發心有大功德，不入是法門皆能斷滅善根功德。善男子！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高須彌山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佛、世尊，壽命九千九百千萬億那由他歲，國土名金焰明，其國皆以黃金為地。其所說法亦以三乘度脫眾生，其佛初會，有八十百千萬億那由他聲聞弟子；次第二會，七十百

千萬億那由他聲聞弟子；第三會，六十百千萬億那由他聲聞弟子；第四會，五十百千萬億那由他聲聞弟子；皆得阿羅漢，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得解脫。比丘尼眾倍於上數，優婆塞眾亦倍上數，優婆夷眾亦倍上數，菩薩眾亦倍上數，皆得阿惟越致無生法忍，皆得無量無邊陀羅尼門三昧門，能轉不退法輪，何況新發菩薩意者。又發辟支佛道心者亦無量無邊。

「善男子！爾時彼佛會中弟子眾數無量無邊，彼金焰國中皆以七寶為樹，於其寶樹常出法音，所謂一切諸法空音、無相音、無作音、無生音、無所有音、無取相音。其國人民聞是法音，自然皆得諸法實相心得解脫。其佛滅後法住千歲，諸寶樹音亦不復出。善男子！是高須彌山王佛，以法囑累淨威儀菩薩令守護法，囑累已後便入無餘涅槃。時有比丘名有威儀，持戒不淨⁶，得四禪四無色定及五神通，善誦毘尼藏，樂於苦行，不能善知他心。其弟子眾亦皆苦行貴頭陀法。是淨威儀法師，持戒清淨，於無所有法中得巧方便。復於一時，淨威儀法師將諸弟子，到有威儀比丘住處與共同止，淨威儀法師憐愍眾生故，從所住處常入聚落食訖而還，教化百千萬家皆作弟子，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其弟子眾亦善教化，到諸聚落而為說法，令若干百千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威儀比丘常樂住塔寺，其弟子眾不持淨戒而樂行頭陀。有威儀比丘勤行精進其心決定，自以所行化諸弟子，貪著善法有所見得，所謂說一切有為法皆無常皆苦、一切法無我，不能善行諸禪定法，亦不能善於菩薩所行之道，本心不純故。淨威儀法師善知眾生諸根利鈍，知有威儀比丘心故，不復常入聚落，其諸弟子如本不異。

「有威儀比丘見淨威儀法師諸弟子眾常入聚落，生不淨心，

⁶ “持戒不淨”：CBETA2018 校勘資料，“不”字，在【元】【明】【宮】版本是“清”字。

即鳴犍椎集眾立制：『汝等自今已去不應入於聚落，不能一心徐行靜默，數入聚落得何等利？佛所稱讚阿練若住處，汝等當行禪樂莫好入他家。』淨威儀法師諸弟子眾，不受其語猶入聚落。後於一時有威儀比丘，見從聚落中出，更鳴犍椎集眾，說如是言：『若復更入聚落者，不復得住於此。』

「爾時淨威儀法師將護有威儀比丘故，告諸弟子：『汝等！從今已去勿入聚落。』即如師教不入聚落。爾時諸人民眾不見其師及諸弟子故，皆懷憂惱善根退失。淨威儀法師過三月自恣竟，從是中出至餘僧坊，於其所止師徒還入城邑聚落為人說法。後時有威儀比丘，見淨威儀法師還入他家，見其弟子毀失常儀，復生不淨惡心作是念：『是比丘破戒毀戒，何有菩提？』便語眾人：『是比丘雜行，去佛道甚遠。』有威儀比丘起是業已，後時命終，是業果報故，墮阿鼻大地獄，九百千億劫受諸苦惱；從地獄出六十三萬世，常被誹謗；其罪漸薄，後作比丘三十二萬世，出家之後是業因緣反道入俗，又餘罪業因緣故，於淨明佛所出家入道殷勤精進如救頭然，千萬億歲中乃至不得柔順法忍，無量千萬世諸根闇鈍。

「師子遊步，於汝意云何？爾時有威儀比丘豈異人乎？勿造斯觀，則我身是。我時起是微細不淨心，受此罪業墮於地獄。師子遊步！若人不欲起是微細罪業者，於彼菩薩不應起於惡心。菩薩諸所行道皆當信解，不應起於瞋恨之心，應作是念：『我不能善知他人心，眾生所行是亦難知。』善男子！如來見是利故常說是法，是故行者不應平量於人，唯有如來及似如來者，乃能知是。是故行者若欲自護其身，慎莫平量於人而相違逆。菩薩若欲修集佛法，常當晝夜勤心專念。深發菩薩心者，不當好求人長短。菩薩若能教三千大千世界中眾生令行十善，不如菩薩如一食頃一心靜處念一相法門，乃至聞受讀誦解說，是人福德勝彼甚多。何以

故？諸菩薩用是法門，能滅一切業障罪，亦於一切眾生之中離憎愛心，便能疾得一切種智。」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滅業障罪，云何滅業障罪？」

佛告文殊師利：「若菩薩見一切法性無業無報，則能畢滅業障之罪。又文殊師利！若菩薩見貪欲際即是真際，見瞋恚際即是真際，見愚癡際即是真際，則能畢滅業障之罪。又文殊師利！若菩薩能見一切眾生性即是涅槃性，則能畢滅業障之罪。所以者何？若人自有所見即能起業，無知無聞凡夫愚人不知諸法畢竟滅相，故自見其身亦見他人，以是見故便起身口意業。是人妄見憶想分別，作是念：『我是貪欲、瞋恚、愚癡。』如是分別故，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復作是念：『我是持戒修梵行人，我當越度生死，得於涅槃免諸苦惱。』是人分別諸法，是善是不善，是應知、是應斷、是應證、是應修，所謂苦應見、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而復分別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一切諸行皆悉是苦，一切諸行皆三毒熾然，我當疾捨此有為法。常作如是思惟，於諸行中種種取相而生厭心。爾時便作是念：『見諸行如是，是名見苦；惡厭諸行，是名斷集。』分別諸行，見於滅諦即作是念：『我今見滅是名證滅，我當修道。』便至靜處念如是法，作是念已攝心定住。是人先得厭心，今得定心，故於諸行中心便捨離，而自愧厭不喜不樂，復作是念：『我今於一切法中已得解脫，更無所作，我身已得阿羅漢道。』是人命終之時見受生處，即菩提心生疑悔，以此疑故命終之後墮大地獄。何以故？是人於無生法中而分別故。」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今云何應觀四聖諦？」

佛告文殊師利：「若行者能見一切法即是無生性，是名見苦。

「若能見一切法不集不起，是名斷集。

「若能見一切法畢竟滅相，是名證滅。

「若能見一切法無所有性，是名修道。

「文殊師利！若行者能如是見四聖諦，是人不作如是分別，是法善是法不善，是法應見、是法應斷、是法應證、是法應修，所謂苦應見、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所以者何？凡夫所行貪欲、瞋恚、愚癡，行者見是法皆空、無生、無所有、不可分別，但積集虛妄。爾時於法無所取無所捨，於三界中心無所礙，見一切三界畢竟不生，見一切善不善法虛誑不實，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焰。行者見貪欲性即是涅槃性，瞋恚性即是涅槃性，愚癡性即是涅槃性。若能見一切法性如是，便於一切眾生之中不起憎愛。所以者何？是行者不得是法，若生愛處、若生憎處，安住虛空，心中乃至不見佛、不見法、不見僧，是則不見一切法。若不見一切法，於諸法中則不生疑，不生疑故則不受一切法，不受一切法故則自寂滅。文殊師利！長老須菩提知如是法故，不來禮佛足。須菩提尚不得自身，何況得如來身？不得自身而得如來身者，無有是處。」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行者云何應觀四念處？」

佛告文殊師利：「當來世有比丘如是說：『觀內身處若觀不淨是身念處，觀樂皆苦是受念處，觀心生滅性是心念處，觀壞和合相但得法相是法念處。』」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今云何真觀四念處？」

佛言：「止止。文殊師利！不須問也，如來隨宜說法難可得解。」

文殊師利言：「世尊！愍念眾生故，願必為說。」

佛告文殊師利：「若行者見身如虛空，是為身念處；

「若行者見受不得內外兩間，是為受念處；

「若行者知心唯有名字，是為心念處；

「若行者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是為法念處。

「文殊師利！應如是觀四念處。」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行者云何應觀八聖道分？」

佛告文殊師利：「若行者見一切法平等無二無分別，是名正見。

「見一切法無思惟無分別，以是見故是名正思惟。

「見一切法無言說相，善修語言平等相故，是名正語。

「見一切法不作相，作者不可得故，是名正業。

「不分別正命邪命，善修習平等命故，是名正命。

「不發不起一切法，以無所行故，是名正精進。

「於一切法無所憶念，諸憶念性離故，是名正念。

「見一切法性常定，以不散不緣不可得故，是名正定。

「文殊師利！行者應如是觀八聖道分。」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行者云何應觀五根？」

佛告文殊師利：「若行者信一切法畢竟不生，從本已來常自爾故，是名信根。

「於一切法中心無所住，遠近相離故，是名精進根。

「於一切法無所憶念，緣性離故不繫念於緣，是名念根。

「於一切法無所思惟，二法不可得故，是名定根。

「見一切法常空，離於生相，是名慧根。

「文殊師利！行者應如是觀五根。」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行者云何應觀七菩提分？」

佛言：「文殊師利！行者能見一切法無憶念，是名念菩提分。

「若一切法，若善、若不善、若無記，不可選擇、不可得，無決定故，是名擇菩提分。

「若不取一切三界相，善壞三界故，是名精進菩提分。

「若一切有為法中不生喜相，善壞有喜相故，是名喜菩提分。

「若一切法中除却其心，緣相不可得故，是名除菩提分。

「若一切法不可得，善修壞相故，是名定菩提分。

「若於一切法無所依止不貪不著，不見一切法故得捨心，是

名捨菩提分。

「文殊師利！行者應如是觀七菩提分。

「若行者能如是見四聖諦、四念處、八聖道分、五根、七菩提分，我說是人名為已得度者，到於彼岸，出在陸地無畏之處，已離重擔除諸塵垢，是人名為無所有者、無所憂者、無所受者，是名阿羅漢、是名沙門、是名婆羅門、是名比丘、是名澡浴潔 jié 淨者、是名智者是名解者、是名聞者、是名佛子、是名釋子、是名破刺棘者、是名却關鍵者、是名已度塹 qiàn 者、是名出欲求者、是名開門扇者、是名賢聖勝相者。

「文殊師利！若有比丘成就如是法者，於天人世間名為福田，應受供養。文殊師利！是比丘若欲不虛食國中施者、破壞魔網者、欲度生死海者、欲得涅槃者、欲脫一切苦惱者、欲為一切天人世間作福田者，應當勤修習如是之法。」

說是法時，三萬二千諸天得諸法實相，各以天曼陀羅華而散佛上，白言：「世尊！若人得聞如是之法，是人名為善出家者，何況信受讀誦如所說行？世尊！若有須臾聞是法者，是則名為無增上慢。」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惟願世尊！當說陀羅尼，以是陀羅尼故，令諸菩薩得無礙辯才，於諸音聲無所怖畏，能令諸法皆作佛法，又信解諸法皆是一相。」

佛告文殊師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不動種性法門。諸菩薩得入是法門者，能以智慧光明照一切法，疾得無生法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不動處種性法門？」

佛告文殊師利：「一切眾生其心皆一，是名種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佛告文殊師利：「一切眾生皆無有心，緣性不可得故，是名種

性。文殊師利！一切眾生皆同一量，是名**種子**⁷。」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佛言：「一切眾生皆如虛空量，終歸無障礙，是名**種子**。文殊師利！一切眾生皆是一眾生，是名**種子**。」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眾生皆是一相，畢竟不生離諸名字，一異不可得故，是名種性。文殊師利！**貪欲是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佛言：「文殊師利！貪欲是不動相，安住法性中，以不住故，是貪欲不可得性常離故，是名不動相。文殊師利！**瞋恚是金剛**。」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金剛？」

「文殊師利！瞋恚不可斷不可壞，亦如金剛不可斷不可壞，一切法亦如是，不可斷不可壞，諸法本不決定故，是名如金剛。文殊師利！**愚癡是智慧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智慧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離智慧亦離愚癡，譬如虛空無有智慧亦無愚癡，一切法亦如是，無有智慧亦無愚癡，智慧愚癡智可知法，從本已來俱寂滅故，是名愚癡智慧處。文殊師利！**色陰是不動處**。」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處？」

「文殊師利！如天帝之幢深根安固不可動搖，一切法亦如是，以不住法故安住法性中，是法無來處無去處無取無捨，安住無住處故，是故色名不動相。文殊師利！**受陰是滅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滅性？」

「文殊師利！一切諸受相性常寂滅故，諸受非內外，非東方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何以故？若樂受在內，一切眾生常應受

⁷ 《諸法無行經卷上》此处一共连续出現3次“種子”，在【宋】【元】【明】【宮】版本用的是“種性”。

樂；若苦受在內，一切眾生常應受苦；若不苦不樂受在內，一切眾生應受不苦不樂。文殊師利！今一切諸受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中間，不在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是故一切諸受如草木瓦石，畢竟不生不滅無相，是故受名寂滅相。文殊師利！**想陰是種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文殊師利！是想皆憶想分別起、從虛妄中生，如空拳如野馬，本性自離，是故想陰名種性。文殊師利！**行陰是種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諸行離數無數入平等數，譬如芭蕉畢竟無實本性自爾，一切法亦如是，無名字無性故，是故行陰名為種性。文殊師利！**識陰是種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文殊師利！是識如幻，無實無起無生，空無相無性，如五指塗空空無相現，是故識陰名為種性。文殊師利！**色是種性。**」

「世尊！云何色為種性？」

「文殊師利！譬如鏡中像，雖可目見而無有實，一切色亦如是，雖見無實，但誑眼誑心虛妄不實，是故色名種性。文殊師利，**聲是種性。**」

「世尊！云何聲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別異相，畢竟空，如山中響，是故聲為種性。文殊師利！**香是種性。**」

「世尊！云何香是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香相，性無知故，空如虛空，鼻香識者皆不可得，是故香為種性。文殊師利！**味是種性。**」

「世尊！云何味為種性？」

「文殊師利！味性即是不可思議性，不可知、離於知故，自性常離故，是故味名種性。文殊師利！**觸是種性。**」

「世尊！云何觸為種性。」

「文殊師利！觸如虛空，其性自離無觸無合，一切法亦如是，善壞身故，離於觸相，觸者不可得故，是故觸是種性。文殊師利！**法是種性。**」

「世尊！云何法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相無心，離心性、離名字，無決定故，皆是法性相，是故法是種性。文殊師利！**地是種性。**」

「世尊。云何地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堅相無軟相，虛妄和合人以為堅，是故地為種性。文殊師利。**水是種性。**」

「世尊！云何水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濕無合，如野馬無水，是故水為種性。文殊師利！**火是種性。**」

「世尊！云何火是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熱，離虛妄熱相，本性寂滅，離顛倒故，分別其實無定無生，是故火名種性。文殊師利！**風是種性。**」

「世尊！云何風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障無礙、無相無性，不動搖故、離風相故，是故風名種性。文殊師利！**佛是種性。**」

「世尊！云何佛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覺無知，離知相故，是故佛名種性。文殊師利！**法是種性。**」

「世尊！云何法為種性？」

「文殊師利！諸法不可壞不可斷，離壞斷故，無相無名無性，出言語道，是故法名種性。文殊師利！**僧是不動相。**」

「世尊！云何僧為不動相？」

「文殊師利！聖眾安住如、法性、實際、定亂平等中，安住智慧愚癡、解脫煩惱平等一切法中，心無所住，住不可得故，是

故僧名不動性。文殊師利！一切法行處名為不動。」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虛空行處、不可思議行處、斷行處，無根本無別異，不可得故，是故一切法行處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一切法無緣名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依止、無住處、無緣無順，離諸緣故，是故一切法無緣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一切法不取不捨相名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法皆歸於如、同於法性，是法不可取、不可捨，無求無願諸願斷故，從本已來常寂滅相同於虛空，是故不取不捨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一切法無咎名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垢、無所有，清淨顯曜如虛空無翳，諸罪定相不可得故，是故一切法無咎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一切法無歸處名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法空無根本故無歸處，是故無歸處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一切法無學名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法性無學，不應學、不應修、不應思、不應念、不應住、不應發、不應行、不應斷、不應證、不應語、不應言、不應求、不應說、不應取、不應捨、不應離、不應除。何以故？文殊師利！一切諸相畢竟離故，從本已來無所取，常是捨相，諸法非智慧所及，非愚癡所及，是故無學名不動相。」

諸法無行經卷上

諸法無行經卷下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我亦樂說不動相。」

佛言：「汝樂說者便可說之。」

文殊師利言：「世尊！一切眾生皆得菩提，是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法無向無得，一切眾生皆入菩提性中，是故說一切眾生皆得菩提。又是菩提非是得相。何以故？眾生性即是菩提故，是故一切眾生皆得菩提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成就一切智慧，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無性，無性故入如來平等中，從本已來是一切智慧性同故，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是道場，是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道場者有何義？」

「文殊師利！一切法寂滅相，無生相、無所有相、不可取相，是名道場義。」

「世尊！一切眾生不入此道場耶？」

佛言：「如是，如是！」

「是故世尊！一切眾生皆是道場，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得無生法忍，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無盡無生無滅、性離無性，入平等忍故，是故一切眾生皆得無生法忍，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得無礙辯才，名為不動相。」

「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諸所有樂說，於十方界索不可得。所以者何？皆入無礙辯才平等法中故。世尊！諸所樂說，自性皆離，無決定故、無所有故，是故一切眾生皆得無礙辯才，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得陀羅尼，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以眾生相能持色聲香味觸法，以虛誑不實憶想分別取相故，是故一切眾生皆得陀羅尼，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得慈心，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無眾生性，從本已來無瞋無慈，得瞋慈平等無分別故，是故一切眾生皆得慈心，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成就大悲，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無起無作相，皆入如來平等法中，不出大悲之性，以惱悲無分別故，是故一切眾生皆成就大悲，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得三昧，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性常定，離諸緣故。若眾生從緣生知，於緣中生知，不名為知。所以者何？諸知念念無常畢竟空故，是故一切眾生皆成就三昧，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皆成就貪欲，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諸佛皆入貪欲平等法中故，遠離諍訟通達貪欲性故。世尊！貪欲即是菩提。何以故？知貪欲實性說名菩提，是故一切諸佛皆成就貪欲，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皆成就瞋恚，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諸佛皆說有為法過罪者，安住瞋恚平等性中，通達瞋恚性故，是名一切諸佛皆成就瞋恚，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皆成就愚癡，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諸佛能度一切貪著名字眾生，安住愚癡平等性中，通達愚癡性故，是名一切諸佛成就愚癡，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皆成就身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諸佛安住身見性中，於一切法中不退不畏不動畢竟安住，以不住法故，通達知身見無生無起無性故，是故一切諸佛皆成就身見，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皆是邪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諸佛、一切有為法，是邪虛誑不實者，通達邪見性平等故，是故一切諸佛皆是邪見，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住四顛倒、五蓋、五欲、三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住處性即是非住處。」

「文殊師利！非住處有何義？」

「世尊！非住處者，退動還相，即是一切凡夫人；一切諸佛，安住是貪欲、瞋恚、愚癡、四顛倒、五蓋、五欲平等中。是諸佛安住貪欲性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安住瞋恚愚癡四顛倒五蓋五欲性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一切諸佛住四顛倒、五蓋、五欲、三毒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不動相。」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若有人問汝：『斷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名為如來。』汝云何答？」

文殊師利言：「世尊！若有人問我，斷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名為如來者，我當如是答：『善男子！汝先當親近善知識修集善道，於法無所合無所散，勿取勿捨，莫緣莫求，勿舉勿下，莫求莫覓勿願，勿分別諸法是上是中是下，然後當知，不可思議行處、無行處、斷行處、佛所行處。』」

佛告文殊師利：「汝如是答者，為答何義？」

文殊師利言：「世尊！我如是答者名為無所答。世尊！如佛坐於道場，頗見法有所生滅不？」

佛言：「不也。」

「世尊！若法無生無滅，是法可得說斷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不？」

佛言：「不也。」

「世尊！若法不生不滅，不斷一切不善法、不成一切善法，是何所見、何所斷、何所證、何所修、何所得？」

說是語時，虛空中萬天子，以天青黃赤白蓮華散佛及文殊師利上，皆下禮佛及文殊師利足，而作是言：「世尊！文殊師利名為無礙尸利，文殊師利名為不二尸利、名為無餘尸利、名為無所有尸利、名為如尸利、法性尸利、實際尸利、第一尸利、上尸利、無上尸利。」

文殊師利語諸天子言：「止止。諸天子！汝等勿取相分別，我不見諸法是上是中是下，不如汝說。」

文殊師利言：「我者我是貪欲尸利、瞋恚尸利、愚癡尸利，是故我名文殊師利。諸天子！我不出貪欲瞋恚愚癡，凡夫人分別諸法求過出至到，諸菩薩於法無過無出無至無到。」

諸天子言：「菩薩不到十地，不至佛法耶？」

文殊師利言：「於諸天子意云何？幻人能到十地、至佛法不？」

諸天子言：「幻化人尚無住處，何況從此住地至於餘地。」

文殊師利言：「諸天子！一切法如幻，無去無來無過無出無至無到。」

諸天子言：「汝不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

文殊師利言：「諸天子！於意云何？凡夫貪欲覆心，能坐道場得一切智不？」

諸天子言：「不也。」諸天子言：「文殊師利！汝今貪欲覆心，是凡夫耶？」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我是凡夫，從貪欲起、從瞋恚起、從愚癡起，我是外道、是邪行人。」

諸天子言：「以何故自言：『我是凡夫，從貪欲起、瞋恚起、愚癡起？』」

文殊師利言：「是貪欲瞋恚愚癡性，十方求之不可得，我以不住法住是性中故，說我是凡夫三毒所覆。」

「文殊師利！汝云何名外道？」

文殊師利言：「我終不到外道，諸道性不可得故，我於一切道為外。」

諸天子言：「汝云何是邪行人？」

文殊師利言：「我已知一切法皆是邪虛妄不實，是故我是邪行人。」

說是法時萬天子得聞是語，皆得無生法忍，各作是言：「是諸眾生皆得大利，得聞真正金剛語句，何況聞已信解、受持讀誦、為人解說、如說修行，當得無礙辯才，一切法中得真慧照明，巧說諸法一相一門，能示眾生一切諸法皆是佛法。」

爾時華嚴慧菩薩白佛言：「世尊！願說入音聲慧法門，令當來菩薩聞如是法不驚不怖，亦知一切音聲究竟之性不疑不悔，於諸音聲無所障礙。」

佛言：「止止。用問是事為？是入音聲慧法門，不應於新發意

菩薩前說。所以者何？新發意者不能解、不能知、不能思。若菩薩摩訶薩入是音聲慧法門者，假使有人於恒河沙劫惡口罵詈誹謗毀訾，是人不生恚恨。若人於恒河沙劫以一切樂具供養，不生愛心。譬如漏盡阿羅漢，一切愛處不生愛心，一切瞋處不生瞋心。善男子！是音聲慧法門菩薩，於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八法已過，心不傾動，譬如須彌山王。」

爾時華戲慧菩薩復白佛言：「願必為說入音聲慧法門，當來菩薩得聞是法門，當自知過咎亦教餘人。」

爾時佛告華戲慧菩薩：「善男子！汝今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唯然。世尊！」

佛告華戲慧菩薩：「若菩薩聞貪欲音聲生過罪想，聞離貪欲音聲生利益想，即是不學佛法。

「若聞瞋恚音聲生過罪想，聞離瞋恚音聲生利益想；若聞愚癡音聲生過罪想，於離愚癡音聲生利益想，則是不學佛法。

「若於少欲音聲生喜想，於多欲音聲生礙想，即是不行音聲法門。

「於知足音聲生喜想，於不知足音聲生礙想，則是不行音聲法門。

「若於細行音聲生喜想，於麁行音聲生礙想，則是不行音聲法門。

「若於樂靜音聲則喜，於憤鬧音聲則礙，則是不學佛法。

「若於忍辱音聲生利想，於瞋恚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佛法。

「若於精進音聲生利想，於懈怠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佛法。

「於禪定音聲生利想，於散亂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佛法。

「於智慧音聲生利想，於愚癡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佛法。

「若於近道音聲則喜，於遠道音聲則礙，則是不學音聲法門。

「於生死見過咎，於涅槃見利益，則是不入音聲法門。

「於彼岸則喜，於此岸則礙，則是不學音聲法門。

「於聚落音聲生礙想，於空閑音聲生喜想，則是不學音聲法門。

「若於獨行音聲生喜想，於眾行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音聲法門。

「於比丘所行音聲生喜想，於白衣所行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音聲法門。

「於有威儀則喜，於無威儀則礙，則是不學佛法。

「於清淨行則喜，於不清淨行則礙，則是不學佛法。

「於一行則喜，於雜行則礙，則是不學佛法。

「於離欲行則喜，於婬慾 yù 行則礙，則是不學佛法。

「於離瞋想則喜，於瞋想則礙，則是不學佛法。

「於離癡想則喜，於癡想則礙，則是不學佛法。

「於空則喜，於有則礙，則是不學佛法。

「於無相則喜，於有相則礙，則是不學佛法。

「於無作則喜，於有作則礙，則是不學佛法。

「於菩薩行則喜，於聲聞辟支佛行則礙，則是不學佛法。

「若說菩薩過咎，則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受業障罪。

「若說菩薩威儀過罪，則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若菩薩於他菩薩生下想，於己生勝想則為自傷，亦受業障罪。

「若菩薩欲教餘菩薩，當生佛想然後教之。

「菩薩若欲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應生心輕恚餘菩薩。善男子！無有滅失功德，如輕恚餘菩薩者，是故菩薩多欲守護功德善根，亦於一切法中得無障礙慧，當晝夜各三時禮一切求佛道菩薩。」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如我知佛所說義，貪欲音聲佛音聲等無有異，瞋恚音聲佛音聲等、愚癡音聲佛音聲等、外道音聲佛音聲等、少欲音聲多欲音聲等、知足音聲不知足音聲等、細音聲麤音聲等、樂獨音聲樂眾音聲等、此岸音聲彼岸音聲等、遠音聲近音聲等、生死音聲涅槃音聲等、聚落音聲空閑音聲等、布施音聲慳音聲等、持戒音聲毀戒音聲等、忍辱音聲瞋恚音聲等、精進音聲懈怠音聲等、禪定音聲亂意音聲等、智慧音聲愚癡音聲等。」

爾時華嚴慧菩薩問文殊師利法王子：「以何因緣故皆等？」

文殊師利言：「天子！於意云何？貪欲音聲何者為是？」

天子言：「貪欲聲空如響。」

文殊師利言：「汝知佛音聲亦復云何？」

天子言：「不出於空，亦如響法。」

文殊師利言：「以是因緣故，我說二聲皆是平等。」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先世住初發意地，未入如是諸法相時，為起何障礙罪？汝今說之。當來世假名菩薩聞汝所說障礙之罪，當自守護。」

文殊師利白佛言：「唯然世尊！我當自說障礙之罪，惟聞之者當有憂怖，然其能滅業障之罪，亦於一切法中得無礙慧。世尊！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師子吼鼓音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壽命十萬億那由他歲，以三乘法而度眾生。國名千光明，其國樹木皆七寶成，其樹皆出如是法音，所謂空音、無相音、無作音、無生音、無所有音、無取相音，以是諸法之音令眾生得道。其師子吼鼓音王佛初會說法，九十九億聲聞弟子皆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以正智得解脫。菩薩眾亦九十九億，皆得無生法忍，能善入種種法門，親近

供養若干百千萬億諸佛，亦為若干百千萬億諸佛之所稱歎，能度若干百千萬億無量眾生，能生無量陀羅尼門，能起無量百千萬億三昧門；及餘新發菩薩意者不可稱數。其佛國土無量莊嚴，說不可盡。彼佛住世教化已訖，入無餘涅槃。滅度之後法住六萬歲，諸樹法音皆不復出。

「爾時有菩薩比丘名曰喜根，時為法師，質直端正，不壞威儀不捨世法。爾時眾生普皆利根樂聞深論。其喜根法師於眾人前，不稱讚少欲知足細行獨處，但教眾人諸法實相，所謂一切法性即貪欲之性，貪欲性即是諸法性，瞋恚性即是諸法性，愚癡性即是諸法性。其喜根法師以是方便教化眾生，眾生所行皆是一相各不相是非，所行之道心無瞋癡，以無瞋礙因緣故疾得法忍，於佛法中決定不壞。

「世尊！爾時復有比丘法師行菩薩道，名曰勝意。其勝意比丘護持禁戒，得四禪、四無色定，行十二頭陀。世尊！是勝意比丘有諸弟子，其心輕動樂見他過。

「世尊！後於一時，勝意菩薩入聚落乞食，誤到喜根弟子家，見舍主居士子，即到其所敷座而坐，為居士子稱讚少欲知足細行，說無利語過，讚歎遠眾樂獨行者，又於居士子前說喜根法師過失：『是比丘不實，以邪見道教化眾生，是雜行者，說婬欲無障礙、瞋恚無障礙、愚癡無障礙，一切諸法皆無障礙。』

「是居士子利根得無生法忍，即語勝意比丘大德：『汝知貪欲為何法？』

「勝意言：『居士！我知貪欲是煩惱。』

「居士子言：『大德！是煩惱為在內、在外耶？』

「勝意言：『不在內不在外。』

「『大德！若貪欲不在內不在外，不在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方者，即是無生；若無生者，云何言若垢若淨？』

「爾時勝意比丘瞋恚不喜，從座起去作如是言：『是喜根比丘以妄語法多惑眾人。』」是人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聞佛音聲則喜，聞外道音聲則瞋；於梵行音聲則喜，於非梵行音聲則瞋。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淨音聲則喜，於垢音聲則瞋。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聖道音聲則喜，於凡夫音聲則礙。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樂音聲則喜，於苦音聲則礙。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出家音聲則喜，於在家音聲則礙。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出世間音聲則喜，於世間音聲則礙。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布施則生利想，於慳則生礙想。以不學佛法故。於持戒則生利想，於毀戒則生礙想。以不學佛法故。是時勝意比丘，出其舍已還到所止，眾僧中見喜根菩薩，語眾人言：『是比丘多以虛妄邪見教化眾生，所謂婬欲非障礙、瞋恚非障礙、愚癡非障礙，一切法非障礙。』

「爾時喜根菩薩作是念：『是比丘今者必當起於障礙罪業，我今當為說如是深法，乃至令作修助菩提道法因緣。』」爾時喜根菩薩於眾僧前，說是諸偈：

「『貪欲是涅槃，	恚癡亦如是，
如此三事中，	有無量佛道。
若有人分別，	貪欲瞋恚癡，
是人去佛遠，	譬如天與地。
菩提與貪欲，	是一而非二，
皆入一法門，	平等無有異。
凡夫聞怖畏，	去佛道甚遠，
貪欲不生滅，	不能令心惱。
若人有我心，	及有得見者，
是人為貪欲，	將入於地獄。
貪欲之實性，	即是佛法性，
佛法之實性，	亦是貪欲性，

是二法一相，
若能如是知，
若有人分別，
以持戒狂故，
是人無菩提，
但自安住立，
若住空閑處，
尚不得生天，
皆由著空閑，
邪見與菩提，
但以名字數，
若人通達此，
分別煩惱垢，
無菩提佛法，
若貪著佛法，
貪無礙法故，
若人無分別，
入三毒性故，
是人近佛道，
若見有為法，
是人終不得，
若知二性同，
佛不見菩提，
不著諸法故，
若欲度眾生，
一切諸眾生，
若能如是見，
其心不閑寂，

所謂是無相，
則為世間導。
是持戒毀戒，
輕蔑於他人，
亦無有佛法，
有所得見中。
自貴而賤人，
何況於菩提？
住於邪見故，
皆等無有異。
語言故別異，
則為近菩提。
即是著淨見，
住有得見中。
是則遠佛法，
則還受苦惱。
貪欲瞋恚癡，
則為見菩提，
疾得無生忍。
與無為法異，
脫於有為法，
必為人中尊。
亦不見佛法，
降魔成佛道。
勿分別其性，
皆同於涅槃，
是則得成佛。
而現閑靜相，

是於天人中，	則為是大賊，
是人無菩提，	亦無有佛法。
若作如是願，	我當得作佛，
如是之凡夫，	無明力所牽。
佛法湛清淨，	其喻如虛空，
此中無可取，	亦無有可捨。
佛不得佛道，	亦不度眾生，
凡夫強分別，	作佛度眾生，
是人於佛法，	則為甚大遠。
若見眾生苦，	則是受苦者，
眾生無眾生，	而說有眾生，
住眾生相中，	則無有菩提。
若人見眾生，	是畢竟解脫，
無有婬恚癡，	知是為世將。
若人見眾生，	不見非眾生，
不得佛法實，	佛同眾生性，
若能如是知，	則為世間將。
若人欲成佛，	莫壞貪欲性，
貪欲性即是，	諸佛之功德。
若人欲發心，	隨順菩提道，
莫自有分別，	心異於菩提，
發心即菩提，	知是為世將。
若說外道惡，	稱佛世中尊，
是二說非異，	知是為世將。
若人求菩提，	是人無菩提，
若見菩提相，	是則遠菩提。
菩提非菩提，	佛以及非佛，
若知是一相，	是為世間導。

若人作是念，	我當度眾生，
即著眾生相，	是人無菩提，
亦無有佛法，	住於有見中。
貪欲無內外，	亦不在諸方，
分別是空法，	凡夫為所燒，
如幻如焰響，	如夢石女兒，
諸煩惱如是，	決定不可得。
不知是空故，	凡夫為狂惑，
若求煩惱性，	煩惱即是道。
若有人分別，	是道是非道，
是人終不得，	無分別菩提。
凡夫畏佛法，	去佛法甚遠，
若不疑空法，	是人得菩提。
一切有為法，	即是無為法，
是數不可得，	無數故無為。
若以菩提心，	自高無所畏，
自念當作佛，	是人無菩提，
亦無有佛法，	離菩提寶印。
若有但誦經，	憶想作分別，
不深思義趣，	但為貪名利，
自念當作佛，	必成無有疑，
唯貪於名利，	讀經住閑靜，
分別少欲行，	還為貪心牽。
若欲捨遠貪，	不得遠於貪，
若達貪實法，	是人能離貪。
不得法實際，	雖長夜持戒，
得諸無礙禪，	不入佛法味。
知法無有性，	不壞一切法，

不言戒非戒，得脫有見中。
以無持戒性，知於持戒法，
如是知戒相，終不毀於戒。
諸佛之法王，法藏叵思議，
無量方便力，引導諸眾生，
以一相法門，令入寂滅道。
凡夫聞佛說，無我無有法，
一相自性空，不信墮深坑。
雖白衣受欲，聞是法不畏，
勝於頭陀者，住在有見中。
現在十方佛，利益諸世間，
知法如虛空，皆以得菩提。
若有無智者，樂於分別法，
聞是實法者，則生疑怖畏，
是人無量劫，備 *bèi* 受諸苦分。』

「說是諸偈法時，三萬諸天子得無生法忍，萬八千人漏盡解脫。即時地裂，勝意比丘墮大地獄。以是業障罪因緣故，百千億那由他劫，於大地獄受諸苦毒；從地獄出，七十四萬世常被誹謗，若干百千劫乃至不聞佛之名字；自是已後還得值佛，出家學道而無志樂，於六十三萬世常反道入俗；亦以業障餘罪故，於若干百千世諸根闇鈍。世尊！爾時喜根法師，於今東方過十萬億佛土，有國名寶莊嚴，於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勝日光明威德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於今現在。其勝意比丘，今我身是。世尊！我未入如是法相門時，受如是苦分別苦顛倒苦，是故若發菩提心者、若發小乘心者，不欲起如是業障罪、不欲受如是苦惱者，不應拒逆佛法，無有處所可生瞋礙。」

佛告文殊師利：「汝聞是諸偈得何等利？」

「世尊！我畢是業障罪已，聞是偈因緣故，在所生處利根智慧，得深法忍、得決定忍，巧說深法。」

「文殊師利！為誰力故能憶如是無量阿僧祇劫罪業因緣？」

「世尊！諸菩薩有所念、有所說、有所思惟，皆是佛之神力。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從佛出。」

佛告文殊師利：「若得佛十力，若有聞是經者，等無有異；若得無生法忍，聞是經者亦等無異。」

文殊師利言：「如我知佛所說義，聞此經者得無量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文殊師利！如是如是！聞是經得無量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但佛不廣說。何以故？不修道不精進者，如是惡人聞說是利則不能信受。」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及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護念是經於未來世後五百歲，當令此經普宣流布皆得受持，魔若魔天不得其便。」

爾時佛欲護念是法故左右顧視，即時十方恒河沙無量國土六種震動，如是則為護念是經，及十方恒河沙諸佛亦護念是經。說是經時十方國土中恒河沙等無量眾生得無生法忍，何況得聲聞無學者，何況住學地者。

爾時阿難即從坐起，偏袒右肩白佛言：「世尊！當以何名此經，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是經名為『諸法無行』。」

說是經已，文殊師利法王子、彌勒菩薩摩訶薩、師子遊步菩薩摩訶薩、華戲慧天子等一切菩薩眾，及阿難、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諸法無行經卷下

持世經卷第一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持世經初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僧俱。爾時，世尊與若干百千萬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

會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曰持世，為諸菩薩摩訶薩無量功德莊嚴發心，欲善知一切法彼岸，欲善知發無量願具足無量莊嚴，欲通達無量諸法決定相，欲發無量莊嚴願深心所行清淨，欲善知清淨具足布施，欲善知畢定清淨持戒，欲善知具足忍辱柔軟之心，欲善知清淨精進，欲善知清淨禪定，欲善知通達般若波羅蜜彼岸；以如是等無量功德故，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欲問佛，為利益安樂一切眾生，及諸菩薩摩訶薩不斷佛種者，具足威儀行處不著持戒，具足清淨戒受行大法，善知持無量行處道法。為是諸菩薩故，我今問佛、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能善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云何菩薩摩訶薩能得念力，亦轉身成就不斷之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告持世菩薩言：「善哉！善哉！持世！汝能為諸菩薩摩訶薩故問如來是事，當知汝則多所安隱眾生憐愍世間，利益安樂諸天世人，亦為今世後世諸菩薩等作大光明，汝之功德不可限量。能問如來如是之事，汝必欲斷一切眾生之疑，愛護一切眾生，為作光明，欲示眾生義利，欲令眾生得度嶮道，欲為眾生作歸作舍作洲作救，欲拔三惡道眾生，欲置眾生於無上道，欲脫眾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欲與眾生無上涅槃之樂，汝欲於後世守護正法，於後恐怖惡世欲度眾生。持世！汝今善聽諦思念之，吾當為汝解說此事。」

「唯然，世尊！」

佛告持世：「諸菩薩摩訶薩見四利故，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何等四？當得具足念、當得不斷念、當以安慧而自增長、念常在心。持世！是為諸菩薩摩訶薩見此四利，故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

「持世！諸菩薩摩訶薩復見四利，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何等四？當善知決定諸法義、當善知諸法義、當善知諸法種種因緣、當善入諸法如實門，是為四。」

「持世！諸菩薩摩訶薩復見四利，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何等四？當善知無量法相、當修習善知決定無量法、當行無量功德而自增長、當知見諸法生滅相，是為四。」

「持世！諸菩薩摩訶薩復見四利，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何等四？當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疾具足助菩提法、當不隨他語善知諸法方便故、當善知一切智慧。持世！是為諸菩薩摩訶薩見四利故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

「持世！諸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何等四？為利益眾生故心無慳垢、常行清淨戒安住毘梨耶波羅蜜故、發行精進不休不息、正思惟故善行般若波羅蜜，是為四。」

「持世！諸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何等四？成就具足深心清淨之願、具足成就清淨所行功德、安住柔和忍辱功德、得分別諸法實相光明，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何等四？以大欲求一切智、善知分別禪定解脫諸三昧而生大欲、欲得大慈悲喜捨心故方便行清淨行處、善修習決定義，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何等四？具足慧行、亦求清淨智行處、樂無礙智、亦常不離一切智慧之願。持世！是為菩薩摩訶薩有四法，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

「持世！菩薩摩訶薩見四利故能求念力。何等四？當修集具足念根、當行安慧、當具足不斷念、當修集具足四念處，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見四利能求念力。何等四？具足諸助菩提法故念常在心、以利念根善修集宿命、具足清淨智慧故當疾得不斷念、當種一切智慧因緣，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見四利能求念力。何等四？當修集具足思惟方便、當修習如實智慧、當發勤精進得諸佛法故、當不忘憶念得不斷念力故。持世！是為菩薩摩訶薩見四利，故能求念力。

「持世！菩薩摩訶薩有四法能得念力。何等四？念安慧故常勤精進不休不息、常一其心得諸法實相故、常不放逸正憶念諸法故、常護諸根正思惟故，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能得念力。何等四？安住清淨持戒、成就清淨威儀行處、除去心中五蓋、不為世法所染離業障煩惱障，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能得念力。何等四？以不散心求善法、勤修習一心相、善知正入諸法門、不樂慣鬧遠離在家，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名能得念力。何等四？親近善知識、常修習深法、常樂至諸佛菩薩所、常樂請問修習智慧。持世！是為菩薩摩訶薩有四法，名得念力。

「持世！菩薩摩訶薩見四利，能修習一切法分別章句慧。何等四？當善知一切諸法實相、當分別一切法所因、當知諸法決定之義、當善知一切法言語章句，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見四法利，能修集一切法分別章句慧。何等四？當善知諸法隨宜次第、當善知一切法因緣方便、當具足修集一切法方便、當分別知了義未了義經，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見四法利，能修集一切法分別章句慧。何等四？當善學是道是非道慧、當得一切法義說力、當疾得清淨智慧行處、當具足修智波羅蜜。持世！是為菩薩摩訶薩見四法利。能修集一切法分別章句慧。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能修集一切法分別章句慧。何等四？善知修集諸法集相、善知諸法因滅相、善知諸法緣相、能入因緣方便，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能修集一切法分別章句慧。何等四？善知諸法苦、善知諸法集、善知諸法滅、善知諸法滅道，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能修集一切法分別章句慧。何等四？善知諸法合散方便、得先因力、善知諸法所宜、善知分別文字章句，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能修集一切法分別章句慧。何等四？善知不了義經、於了義經中不隨他語、善知一切法相印、亦善安住一切法無相智中。持世！是為菩薩摩訶薩有四法，能修集一切法分別章句慧。

「持世！菩薩摩訶薩有四法，轉身常得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四？明了善不善法、成就第一念安慧、能離五蓋心、終不忘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轉身常得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四？善修集四念處、善修集學分別慧、於諸禪定智慧為首、於決定智慧中得通達，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轉身常得不斷念乃至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四？得諸陀羅尼門、亦修集無生智、入於盡智、亦觀於滅智，是為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轉身常得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四？斷於愛恚、不貪著一切有為法、心通達無為智慧、至如來所行處。持世！是為菩薩摩訶薩有四法，轉身常得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持世！菩薩摩訶薩有五淨智力，能具足得如上功德。何等五？深心淨智力、願淨智力、善根淨智力、迴向淨智力、障業淨智力，是為五。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五淨智力，皆具足能得如上功德。何等五？威儀行處淨智力、念具足淨智力、方便淨智力、緣眾生淨智力、緣相淨智力，是為五。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五淨智力，能具足得如上功德。何等五？捨心淨智力、利益眾生淨智力、生大慈淨智力、生大悲淨智力、生大喜大捨淨智力，是為五。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五淨智力，皆能具足得如上功德。何等五？持戒淨智力、不著持戒淨智力、忍辱淨智力、不著忍辱淨智力、多聞淨智力，是為五。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五淨智力，皆能具足得如上功德。何等五？深精進淨智力、受精進淨智力、禪定淨智力、禪定方便淨智力、止觀方便淨智力，是為五。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五淨智力，皆能具足得如上功德。何等五？慧淨智力、多聞決定方便淨智力、世間出世間淨智力、慧方便淨智力、有為無為淨智力，是為五。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有五淨智力，皆能具足得如上功德。何等五？觀方便淨智力、明解脫淨智力、無生相淨智力、一相無相淨智力、第一義世諦義淨智力。持世！是為菩薩摩訶薩有是五

淨智力，疾得具足如是一切功德。持世！以是利故，菩薩摩訶薩於是淨智力中應勤修集。

「持世！菩薩摩訶薩成就三法，於是淨智力中能勤修集。何等三？一者欲、二者精進、三者不放逸，菩薩摩訶薩成就此三法，能於是具足一切功德淨智力中能勤修集。何以故？持世！欲、精進、不放逸，皆是一切法根本。菩薩摩訶薩得是淨智力，能疾得一切智，亦名精進不退者，亦名不退法者，亦以此功德疾得增長，亦於一切法中疾得淨智力。

「持世！若有人如是一切法中得淨智力者，是為世間福田，是人次我能消供養，是人能至如來行處，是人能觀如來法，是人不久能證如來智慧。持世！我本無量阿僧祇劫行菩薩道時，然燈佛與我受記：『汝過阿僧祇劫當得作佛。』即時遍知如是淨智力。持世！若有人於一切法中能成就如是淨智力者，是人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我今得；是人亦轉法輪，如我今轉；是人亦師子吼，如我今師子吼；是人亦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如我今也。持世！汝等於此淨智力中當勤精進，不久自然具足一切智慧。

「持世！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號智高王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持世！是智高王如來，有無量聲聞僧，亦有無量諸菩薩僧，是佛本願因緣所致。是智高王佛土無三惡道，其諸眾生不覺有苦，畢竟具足安隱快樂，離欲多者能障五蓋。是諸眾生成就如是清淨快樂，如人入第四禪樂。是智高王佛壽六百萬億那由他劫。

「持世！是時國土唯佛為王，更無有王，國土眾生皆號佛為法王。是智高王佛多為諸菩薩，說是斷一切眾生疑喜一切眾生心菩薩藏經。爾時有五百菩薩，聞是諸菩薩淨智力，發如是精進力，盡形不生坐心，盡形不生衣服想，盡形不生我想眾生想人想男女想，盡形終不多食，但修集如是淨智力，勤行精進。五百菩薩以

是善根因緣，命終皆生過東方十萬億國土，既生不久，修集是法故，得識宿命成就利根。其國土佛號無量花積王，現在說法，其諸菩薩始年十六，於無量花積王佛所出家，六十億歲行童子梵行，亦修行如是精進。持世！是五百菩薩得值如是等二十億佛，於諸佛所勤行精進，成就第一念安慧，末後值無量力高王佛與其授記，過萬劫已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五百人於萬劫中，得值二萬億佛具足佛道，於一劫中次第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持世！當知菩薩摩訶薩欲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是淨智力中，應生欲、精進、不放逸。何以故？持世！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以欲、精進、不放逸為根本，及餘助道法，能具足佛法者。持世！我以如是精進得值二十億佛，於諸法中世世成就念力，世世得識宿命，修集是法不休不息，我終不失是欲、精進、不放逸，我當成就欲、精進、不放逸。」

爾時，世尊以大慈悲心顧視四方，現神通力，使三千大千世界諸閻浮提皆有化佛，為諸眾生說是斷一切眾生疑喜一切眾生心菩薩藏經。復以神力，令竹園中在會大眾皆見諸佛，遍閻浮提各各說法。大眾咸悅，從坐而起，皆共禮佛，作是言：「希有世尊！諸佛如來神力不可思議，成就無量不可思議法。」

爾時，佛告大眾：「諸善男子！如來是事未足為難。所以者何？如來善能通達法性故。若一毛孔出神通力，光明普照十方恒河沙世界，演說法音，於一毛孔百千萬億分未盡其一，如來成就如是不可思議功德。」

「諸善男子！如來深觀眾生心而為說法。諸善男子！今世眾生少有於是法中能行欲樂。諸善男子！今世眾生少有於是法中能行精進。諸善男子！今世眾生少有於是法中能行不放逸。何以故？如來今出五濁惡世，所謂眾生濁、見濁、命濁、煩惱濁、劫濁。諸善男子！若有乃至一人能信受如是甚深清淨法、能至佛慧，是

為希有！何況能信解如來所行？

「諸善男子！我常長夜莊嚴如是願，如是精進忍辱行，為苦惱眾生無救護者、無依止者、多墮惡道者，我於爾時當成佛道，利益無量阿僧祇眾生。諸善男子！當知如來恩力本清淨，願精進故，能令無量阿僧祇眾生信解受持如是深法。

「諸善男子！我於先世教化眾生，是諸眾生能解我法。諸善男子！今佛以十力、四無所畏，少能令眾生信解如是甚深之法。若有眾生住是法中者，皆是如來恩力方便故。我長夜不離如是深法，我亦長夜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攝取眾生。少有如來出五濁世利益眾生。何以故？諸善男子！我於先世，以大精進力大方便力教化眾生，集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諸善男子！我念過世，一日之中捨千身布施利益眾生。諸善男子！我於若干千萬世，見飢餓眾生故，自割身肉煮以與之，我於爾時心無憂悔，但於眾生普行大悲。諸善男子！當知我如是以大精進大方便力教化眾生，集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諸善男子！應發如是欲、精進、不放逸，修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我行菩薩道時，汝等亦當如我利益教化眾生。

「諸善男子！是賢劫中諸佛出世，無不讚我，作如是言：『釋迦牟尼佛深行精進如是，釋迦牟尼佛具足精進如是，釋迦牟尼佛具足精進波羅蜜如是。釋迦牟尼佛行菩薩道時，教化眾生如是，出於五濁，利益無量阿僧祇眾生。』諸善男子！如是行道故，應勤生欲、精進、不放逸。

「諸善男子！我今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精進猶不休息，至涅槃時猶發精進，碎身骨如芥子解散支節。何以故？憐愍未來世眾生故。我先世行菩薩道時，所化眾生或行錯謬墮諸難處，欲勉濟之起大悲心，分布舍利乃至如芥子皆與神力。我滅度後，若有眾生應以舍利度者心得清淨，得清淨已，處處地中隨願成就。

「諸善男子！我先世行道時，於眾生中成就如是悲心，碎身舍利普使分布，是我本願。我以如是無量福德因緣大悲心故，於後惡世普覆眾生。

「諸善男子！若諸菩薩於此法中，能生欲、精進、不放逸，必發是願，於後末世受持讀誦為人廣說如是等經，我當以神力令諸菩薩受持讀誦為人廣說，我亦以如是經囑累是諸菩薩，以其能受持讀誦為人廣說故。所以者何？諸善男子！隨是經所住，當知其土有佛不滅，是故如來以此經囑累諸菩薩。

「諸善男子！當知我宿世以如是因緣攝取眾生，今世亦復攝取眾生，後世亦復攝取眾生，所謂護念如是經法，於後五百歲普流布故。

「諸善男子！若於今世若我滅後，若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如是等經，若能受持讀誦為人解說，當知此中則為有佛。何以故？我說諸佛即是法身，以見法故則為見佛，佛不應以色身見。若人信法聽法，是人則為信佛亦聽佛語。若人於此法中，能如說修行，是人則為見佛，是人名為實語者、法語者、隨法行者。

「諸善男子！我身非法非非法，是名隨法行，是名第一法施，所謂不著法不著非法。何以故？若著法者，不名見佛。

「諸善男子！不著一切法名為見佛。若於一切法中無所見者，是名見佛。何以故？如來不可以法說，不可以非法說，亦不可以法見。所以者何？諸善男子！如經中說：『汝等比丘！若知我法如椳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若能捨法非法，是名見佛。何以故？如來名為捨一切法者，不貪不受諸法名字，不墮名字法中。何況墮非法名字中？

「諸善男子！捨離一切法名字，名為如來，能如是見者，名為見如來。何以故？捨離見一切法故，名為見如來，以一切法不可得故。如實知見一切法故，名為見如來。

「諸善男子！若一切法不可得，捨離一切法，是中即無戲論，無是法非法名字，無行無示，是名見如來。若人能如是見法者，是名見如來。若能如是見如來者，是名正見。若異見者名為邪見，若邪見者則為妄見，是人不能名為真見。

「諸善男子！真見者斷一切語言道，非真非妄非有非無，離一切法不取一切法，不得一切法，如是見者，名為見如來。何以故？諸善男子！如來不以法性見，見一切法性離者，名為如來。若能如是見者，名為正見。

「諸善男子！汝等應如是見如來。汝等且觀，如我所說觀於如來。如是觀者，當知一切法皆是如來，當得一切法如，當得一切法實相，當得一切法非虛妄相，當知一切法是如來法，當知一切法是如來行處，當知一切法是不可思議行處。

「諸善男子！是故我說一切法是如來行處，如來行處是無行處。何以故？一切法行處，是中無法可行，是故說無行處是如來行處。一切法行處即是無行處，無行處即是如來行處。何以故？一切法行處無所有故，無行處是如來行處。一切行處入如來行處，則非行處。如來通達證是法故，是名無行處是如來行處。

「諸善男子！能知一切法無行處，是人能入如來行處，是人能觀如來行處，是人能求如來行處，是人亦不著如來行處。何以故？是人知無行處是如來行處，離行處是如來行處。所謂一切法不可得、不可分別、不可貪故，是名非行處是如來行處，是名入智行處，不入一切法故。何以故？一切法無門故，以是門入。

「諸善男子！一切法無入無出，一切法無形。所以者何？如來於法無所得。何法若出若入、若見若說？諸善男子！是名入一切法門，以不入相故，一切法無合無散無縛無解，是一切法門以無門故，說是門名為不可出門不可入門，不可歸門不可說門，畢竟無生門，以是法門，於法無所知無所見。以是法門，於法無證

無所入。何以故？諸善男子！一切法無門，門不可得故。虛空是一切法門，從本已來性清淨故。無斷是一切法門，斷無所有故。無邊是一切法門，邊不可得故。無量是一切法門，量不可得故。無際是一切法門，諸際無所有故。

「諸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入是法門者，則入一切法門，則知一切法門，則說一切法門。」

持世經五陰品第二之一

爾時，佛告持世菩薩：「持世！若菩薩摩訶薩欲得一切法實相，若欲善分別一切法章句，若欲得念力，若欲轉身具足得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疾入如是法門，於是法門得智慧光明。何以故？於是法中疾得具足故。

「又復，持世！**菩薩摩訶薩勤修集如是法門，入是法方便門者，則能得分別陰方便，界方便，入方便，因緣生法方便，四念處方便，五根方便，八聖道分方便，世間出世間法方便，分別有為無為法方便。**

「持世！**何謂菩薩分別五陰方便？菩薩摩訶薩正觀五取陰，所謂無明陰是五取陰，苦陰是五取陰，癡陰是五取陰，病陰癰陰，如箭入身陰是五取陰。菩薩分別觀察選擇色取陰。云何為分別觀察選擇色取陰？**是色取陰從四大生，假名為色取陰，是色陰無有自性，但以四大和合，假名為色陰。色陰無有作者，無使作者，無作無起無出，名為色陰。但以先業因緣四大所攝，數名色陰，非陰是色陰，譬如虛空，陰實無生相。若說虛空陰，是中無有法生，但有名字，故名為虛空陰。凡夫於此無陰陰相，以顛倒心故，無實實相貪著我五陰我所五陰，我色陰我所色陰，如是貪著。是諸凡夫貪著色已，於色中依止我我所，有色受色取色著色依色，

受行種種惡不善業。我等不應隨凡夫學，我等應勤修集助菩提法，今應正觀色陰。

「菩薩正觀色陰時，知同水沫聚。云何知同水沫聚？無聚是水沫聚，但從眾緣生，不可執捉無有堅牢，水沫聚中無有聚相，無聚是水沫聚；色陰亦如是，色陰中無有陰相。

「菩薩如是觀時，作是念：『凡夫不能正觀虛妄色，不能如實知色無常，不能如實知色相。我等入正道，不應貪著虛妄，不應貪著色。何以故？色是不可貪著相，色但有名字無決定相，當觀是色無決定相，離名字故名之為色。又說色名惱壞相，智者通達知是無相，我等應當善知修集色無相方便，不貪著色相。若人貪著色相，即貪著色，我等應善知入色相。』

「菩薩如是正觀時，如實觀察選擇色，是色陰皆從凡夫憶想分別起。若法從憶想分別起，即是不生，一切憶想分別皆非真實。凡夫依止顛倒所起色，為色所縛為色所害，往來苦惱，無明癡闇故貪色不捨，見色有常牢固，是凡夫人為色縛。色所縛故，往來地獄、畜生、餓鬼、天人，深貪色味，不觀色中有諸過惡。我等不應隨凡夫學，應當觀察選擇分別修習色方便。

「分別觀察選擇色時，見色性如夢，譬如夢中色，皆從憶想分別覺觀起，曾所見聞覺知因緣起，是夢中亦知彼我，亦見地水火風，亦見山河叢林。夢中色相無有決定，但以憶想故有。色陰相亦如是，從先世業因緣出，無有決定性。菩薩如是思惟不取色。若我若我所，但正觀色如實無常相虛妄顛倒，眾生顛倒貪著取色，若我色若我所色，若彼色若彼所色。如是正觀察選擇色時，不得色，不見色性，亦不貪著色無常。

「菩薩爾時若於色中，愛念貪著皆悉除斷，善知色正相，善知色平等相，善知色滅相，善知色滅道相，善知色陰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作是念：『是身色陰，皆從業果報覺觀起，四大所攝。是

身色陰，非我非彼無有所屬，無所從起。』觀色陰如是，內色不貪不受，外色不貪不受，過去色不貪不受，未來色不貪不受，現在色不貪不受，即知一切色陰是無生相。是菩薩爾時不滅色亦不求滅色法。持世！菩薩摩訶薩觀察選擇色取陰如是。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觀察選擇受取陰？菩薩作是思惟：『是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皆從因緣生，屬諸因緣入受相中。此中無有受者，但以貪著故，貪著者即是不真虛妄，從憶想分別起。』是菩薩如是思惟時，作是念：『是凡夫為虛妄受所縛，為三受所害，所謂苦樂不苦不樂受。是凡夫若受樂，為愛結所使，以愛結所使故，能起惡業。若受苦，為恚結所使，以恚結所使故，起諸惡業。若受不苦不樂受，為無明結所使，是人因無明結所使故，不脫憂悲苦惱。我等今不應隨凡夫學，應正觀諸法，我等應如實觀諸受。』

「菩薩如實觀受陰，作是念：『非陰是受陰，從憶想分別起，顛倒相應無有受者，但從先世業因起，今世緣故；諸受自性空，受中無有受相。』

「菩薩觀達受陰，譬如雨滄 dī 水泡，有生有滅無有決定。受陰亦如是，次第因緣起，屬諸因緣無有住時，虛妄不實，從憶想顛倒相應起。菩薩爾時作是念：『凡夫可愍，為諸受所制，以不正觀受陰故，故得樂受生著，得苦受亦生著，得不苦不樂受亦生著，為諸受所縛馳走往來，從身至身受結所縛，輪轉五道無有休息。是凡夫著於諸受，為受所制為受所繫，不脫受陰，於受陰所不見出處，不知正觀受陰故。不知如實觀受陰無常，於受陰中為欲染所縛，不知受陰如實相。我等今不應隨凡夫學，應如實觀察選擇受陰。』即時如實觀受陰，無陰是受陰，不真陰是受陰，顛倒陰是受陰，不住陰是受陰。是時見受陰如實相，無有作者，無有使作者，於受陰中不見受陰相。如是觀受陰，不見受陰在內不見受陰在外，不著受我不著受彼，知受陰無所從來無有所屬。無法能

生受者，但從顛倒相應先世業果報數名受陰，見受陰虛妄因緣相續行。爾時過去受陰不受不貪不著，未來受陰亦不受不貪不著，現在受陰亦不受不貪不著。是人於樂受中除却愛結，於苦受中除却悲結，不苦不樂受中知見無明結故，勤行精進。菩薩爾時，若受樂受心不生愛，若受苦受心不生悲，若受不苦不樂受心不生癡。

「持世！凡夫多於樂受生愛，苦受生悲，不苦不樂受生癡。是諸凡夫以愛悲癡故深入闇冥，不能如實知受陰，亦不知愛悲癡相，深貪著愛悲癡，所謂是我我所，是此彼等。

「持世！菩薩摩訶薩於此中正觀受陰者，不為愛悲癡所牽。若生愛悲癡，即能除斷行於正道，於樂受中斷愛結使故勤精進，於苦受中斷悲結使故勤精進，於不苦不樂受中斷癡結使故勤精進。如實知三受相，爾時有所受，若苦若樂若不苦不樂，皆離不著。離愛結使，離悲結使，離癡結使，諸受起時皆能知見，知受陰如實無常。若能如是知己，於受陰中欲染悉斷，入斷受陰欲染道中，不為諸受所污。是菩薩若如是正觀受陰，如實知受陰，知受陰集受陰滅受陰滅道，然後如實知受陰是無生相，以無生相，通達受陰無相。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選擇受陰。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觀察選擇想陰？菩薩摩訶薩正觀想陰時，見想陰皆從顛倒起，虛妄不堅固不真實，從本已來不生相，以因緣和合從先世業力起。作是念：『非陰是想陰，虛妄陰是想陰，顛倒陰是想陰，想陰中無想陰想。譬如春後月焰，以名字故說名為焰，陰想陰亦如是，以識相故說名想陰。凡夫於此為虛妄想所繫，或識樂或識苦，或識不苦不樂，或識寒熱，或識男女，或識五道生死，或識合或識散，或識過去或識未來或識現在，或識好或識醜 chǒu，或識有或識無。是凡夫想，皆為顛倒虛妄，屬諸因緣，但假名為想陰。此中若內若外，無有想者，凡夫人虛妄想所繫故。或識貪欲，或識瞋悲，或識愚癡，或識妻子，凡夫依止是

想陰貪著虛妄，以是想陰馳走往來，不能如實觀想陰是虛妄。凡夫人以我想彼想男女想，繫於想陰不能得脫，貪著想陰，我是想陰，我所是想陰。我等不應隨凡夫學。』

「菩薩摩訶薩如是正觀想陰，想陰中想陰想不可得，如焰陰中焰，陰相不可得。菩薩見想陰如焰性，過去想陰不貪不受不著，未來想陰亦不貪不受不著，現在想陰不住，不分別若我若彼，即彼滅想受陰道，通達想陰是無生。不見想陰若來處若去處，但以顛倒相應先世業因所起，現在緣所繫，無陰是想陰，觀察選擇想陰，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即通達想陰無生，亦不分別想陰滅，但為滅一切想受陰故，亦住如實知見故。

「菩薩如實觀想陰時，遠離一切想道心，亦不住一切想道。但住知見想陰，亦如實想陰，不貪著想陰，如實觀察一切想陰，如實知想陰集滅盡。

「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正觀察選擇想陰，則離想陰欲染，亦能行斷想陰欲染道。◎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觀察選擇行陰？持世！菩薩摩訶薩觀行陰從顛倒起，虛妄憶想分別假借而有。菩薩爾時若身行口行意行，皆觀不淨無常苦空無我。如是觀時，作是念：『非陰是行陰，苦陰是行陰，因緣生陰是行陰，像陰是行陰，諸行陰無增無減無集。若身行口行意行無有作者，智者不貪受是行陰。何以故？是諸身行，不在身內，不在身外，不在中間。口行意行亦如是，不在意內，不在意外，不在中間。行陰中無行陰相。何以故？是行陰從眾因緣顛倒起，虛妄不真，先業果報所攝，亦令因緣所繫，能有所行。諸所有行，若身行若口行若意行，皆非真行，是無所有行，是虛妄行，是顛倒行，是故說非陰是行陰。何以故？智者不決定得行陰相，是身行是口行是意行，此處彼處若內若外。又身口意行，尚無決定行相可得可說，何況行陰可得可說？是故說

無陰是行陰。凡夫起顛倒想，貪著身口意行，憶念分別是行陰，為行陰所縛馳走往來。是凡夫人以顛倒故，起身口意行，起已貪著歸趣，無法生法想，無陰生陰想。貪著顛倒行故，為行陰所繫往來五道，常隨身口意行，不能如實觀身口意行，不能如實觀行陰故，以身口意而起諸行。是諸凡夫著顛倒故，著不真法故，著虛妄故，數名行陰。』

「持世！菩薩於此中如是正觀諸行無有根本，羸 léi 劣無力以眾緣和合，可說行陰。是中無有真實行陰，無陰是行陰，從本已來不生是行陰，無性是行陰。諸行前際不可得，後際不可得，中際不可得，無有住時，諸行念念生滅。

「持世！菩薩如是正觀行陰空不可得，不堅牢相，乃至毫釐亦不可得，作是念：『是諸凡夫為不堅牢法所繫，行陰所繫，貪著所縛，起身口意行，我是行我所是行。起如是業為行陰所縛，不知行陰性入無明癡冥，於諸行中生真實想，以顛倒故貪著受取行陰。是人貪著受取行陰故，或起樂行，或起苦行，或起不苦不樂行。是人起樂行已得樂身，起苦行已得苦身，起不苦不樂行已得不苦不樂身。是人得樂身已生愛，得苦身已生瞋，得不苦不樂身已生愚癡。是人以愛瞋癡故，不見諸行過惡，不能清淨身口意行。是人身口意行不清淨故，墮不清淨道中，所謂地獄、畜生、餓鬼；或時暫生天人中，貪著身口意行，深著行陰。』

「菩薩摩訶薩應如是正觀，今我等不應隨凡夫學，我等應清淨身口意行，不應貪著行陰，應觀行陰過惡，應求出行陰道。如是觀者名為如實正觀行陰，亦名正觀行陰無常。即時如實觀諸行，諸行集諸行滅諸行滅道，不受不貪不著諸行，亦不貪不著行陰。如是觀時遠離行相，亦行無行陰道，即觀諸行空。於一切諸行中，驚怖生厭離心，但起清淨身口意行，壞行相故，離行陰相故。是人有所得身皆是清淨。何以故？是人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

清淨，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是人遠離行陰相，壞諸法及根本相。如是正觀時，見行陰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不得諸行決定生相，亦不得決定滅相，即觀諸行無生滅相，一切諸行亦無生滅。

「是人觀一切諸行無生滅相，生厭離心，正通達諸行集滅相。雖證諸行無生相，而善通達諸行相。何以故？持世！是行陰無決定相。譬如芭蕉堅牢相不可得，無堅牢相亦不可得，行陰亦如是，堅牢相不可得，無堅牢相亦不可得。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選擇思惟入於行陰。」◎

持世經卷第一

持世經卷第二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持世經五陰品第二之二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正觀察選擇識陰？菩薩摩訶薩觀非陰是識陰，顛倒陰是識陰，虛妄陰是識陰。何以故？持世！是識陰從顛倒起，虛妄緣所繫，從先業有，現在緣所繫，屬眾因緣，虛妄無所有，憶想分別起，從識而生，有所識故名之為識。從憶想分別覺觀生，假借而有，有所識故數名為識。以識諸物故，以起心業故，以思惟故，眾緣生相故，起種種思惟故，數名識陰。從有所識，有識像出，示心業故，攝思惟故，數名識陰。或名為心，或名為意，或名為識，皆是意業分別故，識陰所攝，識相識行識性示故，數名識陰。如是非陰是識陰，不生不起不作，但以顛倒相應緣虛妄識故，數名識陰。何以故？是識陰從眾因緣生無自性，次第相續生，念念生滅，是識緣不生陰相。何以故？是識陰生相不可得，決定相亦不可得。生相不可得故，決定相不可得故，根本無所有故，自相無故，牢堅不可得故，智者正觀察選擇通達非陰是識陰。

「凡夫於非識陰生識陰相，以覺觀分別憶想顛倒相應虛妄所縛，強名為識陰，貪著是識陰，依止所識，依止識種種示思惟故生起識陰。是人種種分別，貪著內識，貪著外識，貪著內外識，貪著遠識，貪著近識，以識相故分別起識陰。是人以憶想分別若心若意若識，假借強名是心是意是識，如是知種種心相生。是凡夫貪著識陰，為識陰所縛，心意識合故，起種種識陰。分別虛妄事故，以一相故，以決定相故，能得是心是意是識，能得分別愛著。是人依止識陰深貪識故，亦得過去識陰貪著念有，亦得未來識陰貪著念有，亦得現在識陰貪著念有。

「諸凡夫於見聞覺知法中，計得識陰貪著念有，是人貪著見聞覺知法，為識陰所縛，貴其所知，以心意識合繫故馳走往來。所謂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皆識陰所縛故。不能如實知識陰，識陰是虛妄不實顛倒相應，因見聞覺知法起，此中無有實識者；若不能如是實觀，或起善識，或起不善識，或起善不善識，是人常隨識行，不知識所生處，不知識如實相。

「持世！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如是正觀，知識陰從虛妄識起，所謂見聞覺知法中眾因緣生，無法生法想故貪著識陰。我等不應隨凡夫學人，我等當如實正觀察選擇識，如實正觀察選擇識陰。是諸菩薩如實觀時，知識陰虛妄不實，從本已來常不生相，知非陰是識陰，像陰是識陰，幻陰是識陰。譬如幻所化人，識不在內亦不在外，亦不在中間，識性亦如是；如幻性虛妄緣生，從憶想分別起，無有實事如機關木人，識亦如是，從顛倒起虛妄因緣和合故有。如是觀時，知識皆無常苦不淨無我，知識相如幻，觀識性如幻。

「菩薩爾時作是念：『世間甚為狂癡，所謂從憶想分別識起於世間，與心意識合，三界但皆是識，是心意識亦無形無方，不在法內不在法外。凡夫為虛妄相應所縛故，於識陰中貪著若我若我所，是人貪著識陰在內，貪著識陰在外，貪著識陰在內外，貪著識陰在彼我，是人貴此識陰，為識陰所縛，受識陰味，說識陰相，所謂若心若意若識，隨味行故貪受識陰，是人為識所縛，識陰合故為心意識所牽。以心意識因緣力故生是凡夫，若起下思得下身，若起上思得上身，若起中思得中身，是人隨心意識力故生，依止諸入，貪著識陰故，不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菩薩於此中如實正觀選擇識陰，如實正觀識陰無常相故，過去識陰不貪不著不念，知非陰是識陰。未來世識陰亦不貪不著不念，知非陰是識陰。現在識陰亦不依止。如實知識陰無常相，

如實知識陰生滅相。若如是思惟正觀識陰，是名正觀入識陰道。所謂如實知識，如實知識集，如實知識滅，如實知識滅道，是人如實觀識陰集滅相，能壞識陰，能斷一切相，知識陰集滅相，亦通達識陰集滅相。菩薩爾時亦不生識陰，亦不滅識陰，是識陰從本已來無生，如是觀時不分別識滅相，通達識陰無生相。何以故？持世！是識陰無生無相無成，是識陰生性虛妄故，入在無生相中。持世！識陰終不有生成相，是識陰相從眾因緣生。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因緣法，非陰是識陰，觀察選擇信解證知通達諸所有識悉皆知實。菩薩知識陰實故，如是一切所緣知皆破壞。

「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觀識陰，知是識陰無生者，無作者無起者，無受者無所受者，但以眾緣生，眾緣合故有，緣見聞覺識法故繫有，從本已來常畢竟空。如是觀識陰時，即知識陰是無作無起相，不貴不著。

「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正觀察選擇入識陰。若菩薩能如是方便入五陰，能如是方便正觀五陰，是名通達入五陰集滅道，皆能斷諸陰相，真知五陰方便。以是方便故，於五受陰中，不貪不著不縛不繫，如實知色無常相，是菩薩若於色有欲染則能除斷；亦如實知受想行識，亦如實知受想行識無常相，若於受想行識中，有欲染則能除斷。菩薩於五受陰中除斷欲染故，隨順通達決定五陰方便，如是觀時，能知五受陰細微生滅相。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能觀察選擇五受陰細微生滅相？菩薩摩訶薩觀眾生初入胎歌羅羅時，先五陰滅即更有五陰生。從是已來觀五陰生滅相，雖先識滅亦知五陰非斷滅相識，雖依止歌羅羅，亦知五陰不至不常。如是觀初入胎一念五受陰生滅相，從歌羅羅乃至出生，及後增長乃至死時，觀此五受陰念念生滅相，如是觀察選擇五受陰微細生滅相。

「持世！是五受陰微細生滅相者，所謂先五受陰滅，次第無物有至胎，識初合時五陰即有生滅，因歌羅羅五受陰假名為人。所以者何？持世！識無所依則不能住，識所依者五受陰是。持世！又無色界中諸天，五受陰細微生滅相亦應如是知。

「持世！如是細微五受陰生滅相，辟支佛智慧所不能及，何況聲聞智慧？惟諸佛如來善知五受陰，從初入胎細微生滅相，及無色天諸陰念念生滅，所謂一切智慧，出一切世間智慧。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至佛慧境界，是人雖如是觀察選擇五受陰細微相，從初入胎乃至無色天，亦不能究盡如諸佛所知。

「持世！諸佛如來無有隨他智慧，自然得一切智慧方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智慧無所不達，諸佛無礙智慧於一切法中得決定慧，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何以故？於無量無數千萬億阿僧祇劫行於深法故。

「持世！一切凡夫不能如是方便觀五受陰，何況觀五受陰細微生滅相？何以故？諸凡夫人不能知五受陰如實，凡夫不知取，不知受陰。持世！何謂為取？取名我取、眾生取、見取、戒取、五陰取、十八性取、十二因緣取，是名為取。乃至所有法，若內若外，所謂欲取，有取，見聞覺識取，我我所取。

「持世！凡夫於此虛妄取不知不見，顛倒因緣而取諸法，是人為取所繫，無明因緣取諸行，諸行因緣取識，識因緣取名色，名色麤相眾生染著歸趣。所謂色取色合色縛，及取四無色陰，受想行識分別為名。

「持世！若無諸佛，眾生則無所知無所見，不能正觀五受陰。諸佛出於世間，壞眾生依止色，壞依止受想行識，壞和合一相故。諸佛如來作如是分別說：『汝等所依所歸，是名為色，是色但以四大和合，受想行識但有名字，名色相成就故說五受陰；汝等眾生莫貪歸此不牢堅五受陰。』

「持世！如來何故說五受陰？持世！是凡夫人從顛倒生入無明網，馳走往來何所歸趣？貪受五受陰相，作是念：『我依止此當以得樂。』是人以是樂想貪歸五陰，以苦想以不苦不樂想貪歸五陰。凡夫人所歸所依止處，是名五陰。

「持世！諸凡夫人從生以來，盲不知五陰為是何等，不知五陰從何所來，不知五陰如實故，貪受五陰，是故說名受陰。於此中誰有受者？此中受者不可得，但以顛倒貪著分別虛妄自縛無明癡闇故，取我取我所，取此彼，是故說受陰是五陰，無有取者亦無決定相。是故，智者知非陰是五受陰，顛倒陰是五受陰，無明陰是五受陰，凡夫於此為所繫縛，貪歸五取陰。以貪歸故不知何等是取？何等是取陰？但為貪著所歸五陰，往來生死，貪著是五陰故馳走諸趣。

「貪歸何等？貪歸見、貪歸聞、貪歸覺、貪歸識、貪歸愛、貪歸無明。是諸凡夫為愛縛所縛，貪愛五受陰，為諸蓋所覆入無明闇冥，不知不覺我等今為貪歸何處？繫縛何處？以不知故，往來地獄、畜生、餓鬼、人天道中，生死所縛，貪歸生死不放不捨，不斷五陰亦不能知五陰如實相。不如實知故，為種種苦惱所害，墮虛空獄不知出處。是不見出道故，於無始生死道中受諸生死，是故不能得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亦不得度無量生死險道，亦不得脫諸大苦聚，還復歸趣於苦，貪著於苦，為苦所使。何等為苦？五受陰是，生時但苦生，滅時但苦滅。

「持世！我以是因緣故，為弟子說法。汝等比丘！當正觀色陰，亦當如實知色無常相。汝等！若於色中有欲染者，當疾除斷；汝等當正觀受想行識，亦當如實知受想行識無常相，若於受想行識中有欲染者，當疾除斷，除斷欲染故心得正解脫。持世！若有人知我所說法義如是，能如說修行，當得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人不能如說修行，為色縛所縛，為愛繫所繫，入無明闇冥貪取

五陰，是人貪取五陰故，不能得脫生死險道。

「持世！以是義故，我說世間與我爭，我不與世間爭。何等為世間？所謂貪著五受陰者，為世間所攝，是人貪歸五陰，為五陰所縛。不知五陰性，不知五陰空相，而與我爭。是人違逆佛語，與佛共爭，故墮大衰惱。若有人於佛在世若佛滅後，能如是觀虛妄五受陰空無所有，從顛倒無明闇冥起，虛誑妄想但誑凡夫，非五陰似五陰，如是之人不與佛爭，不逆佛語故，得脫地獄、畜生、餓鬼、苦惱。持世！諸佛不與人爭，斷一切爭訟名之為佛，但為眾生演說實法，作是言：『汝等！先所取者皆是顛倒，一切眾生顛倒力故，貪歸五陰往來世間。』是人貪歸五陰已，起種種邪見，貪歸種種名字，貪歸種種憂悲苦惱，是人為種種邪見煩惱、種種憂悲苦惱之所殘害，無有能為作救作舍作歸作趣，唯佛能救。凡夫小心小智慧故貪嗜五欲，依止多過五陰，是凡夫人與救者歸者依者脫一切苦惱者，而共爭訟。

「持世！我今舉手其有見五陰者，見陰相者，貪五陰者，我則不與是人為師，是人亦非我弟子，不隨我出家，不隨我行，不歸依我，是人入於邪道，入虛妄道取不實者，是為顛倒不知佛意，不知佛隨宜說五陰，不知佛第一義，是不受佛教，不應受供養而受。是人我尚不聽出家，何況當得受人供養？何以故？如是之人是外道徒黨，所謂生五陰相者，貪著歸趣五陰者。

「持世！當來之世後五百歲法欲滅時，於我法中出家多是生五陰相者，決定說五陰相，深著五陰入虛妄邪道，於我法中而得出家，袈裟繞咽，常樂往來白衣居家，當知是人與外道無異，亦以我法多為眾人恭敬供養。

「持世！我說是見五陰者，決定說五陰者，貪著五陰者，不聽受人一椀 bēi 之水。所以者何？是人於我法中，乃至無有柔順法忍，是人違逆我法，背捨聖行。

「持世！是故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應如是發大誓願，於我如是甚深經典當共護持，亦斷眾生五陰見故而為說法。持世！我是經中說破一切陰相、離貪著陰相。爾時，多有在家出家聞如是等經，起於諍訟不生實相。菩薩摩訶薩於此中應發大誓願：『我等於後惡世貪著五陰邪見眾生，作大利益，所謂度脫貪著見五陰眾生，隨宜方便以法利益。』是故，持世！菩薩摩訶薩若欲得善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諸法章句，欲得念力，欲得轉身成就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應常觀是五陰無常相、苦相、無我相、虛妄相、不堅牢相、畢竟空相、從本已來不生相。常正觀時，五受陰中所有欲染則能除斷，亦得如是等深法中方便。」

「持世！過去無量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大意山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持世！是大意山王佛，有八十億那由他聲聞眾，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及八十億那由他學地阿那含。謂菩薩摩訶薩眾四十億那由他。是大意山王佛壽八萬歲。」

「持世！爾時有王名為德益，是德益王有二萬大城，具足豐樂人民充滿。其城七重縱廣十二由旬，四寶合成有七重塹 qiàn，皆有欄楯七重行樹，諸寶羅網遍覆其上。城塹諸樹及上羅網，皆以黃金琉璃車渠馬瑙四寶合成。一一大城各有五百園林，皆有七寶衣樹充滿其中。一一園林各有五百寶池，八功德水皆滿其中。持世！是德益王有八萬嫫女，其大夫人有二子：一名無量意、二名無量力。持世！是二王子各年十六，夢中見佛端正無比如閻浮檀金幢，見大歡喜，覺已各說偈曰，其一人言：

「『我今夢見二足尊， 金色百福相莊嚴，
 成就無量諸功德， 見已心得大歡喜。』

「第二人言：

「『我夢見佛明如日， 端正姝妙第一尊，

猶如須彌眾山王， 巍巍高顯見歡喜。』

「持世！即時無量意、無量力二子，詣父母所具說是事，白父母言：『今我二人於夢中見佛，惟願父母，當聽我等俱詣佛所。佛久出世，我等放逸不能覺知，沒五欲泥，為色縛所縛，為受想行識縛所縛。我等在家，以放逸故，不能見佛。』持世！是二王子為父母說是事已，即詣大意山王佛所。到已，頭面禮佛足，請佛及僧三月四事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於大城邊莊嚴德益王所遊園林，懸繒幡蓋寶華覆地，奉佛及僧令止其中。其二王子三月之中，以一切樂具供佛及僧，供養已畢，於佛法中俱共出家。

「持世！其大意山王佛知此二王子深心所願，而為廣說是五陰、十二入、十八性菩薩方便經，於四萬歲中終不睡眠，常不滿腹食亦不傾臥，若坐若經行。又於四萬歲中不念餘事，但念五受陰虛妄空相，知是五受陰從顛倒起，通達是五受陰相畢，其年壽常修梵行，命終即生兜率天上。於佛滅後，還生閻浮提大居士家。至年十六復夢見佛，為說五陰十八性菩薩從方便經。聞是法已，即覺驚怖，復於佛法滿萬歲中常修梵行；亦復方便深觀五陰、十二入、十八性菩薩所行方便經，命終生於忉利天上。畢天之壽，生閻浮提大姓婆羅門家。大意山王佛法末後千歲之中，其二人以本因緣故復得出家，學問廣博其智如海，亦善觀察選擇是五陰性入法，如實通了，於其世中教化二萬人及二十億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持世！是二菩薩從是已後，世世同心，共值十億那由他佛，然後乃得無生法忍。得法忍已，復值一億那由他佛，然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人共劫次第作佛：一名無量音、二名無量光。

「持世！是故菩薩摩訶薩，若欲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於是清淨無染法中，勤行修集此陰入性，及餘有為法中說實知見相。

持世經十八性品第三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十八性？菩薩摩訶薩方便正觀十八性，作是念：『眼性，眼性中不可得，是眼性無我無我所，無常無堅自性空故，眼性中眼性不可得故，眼性虛妄無所有，從憶想分別起，眼性無有決定相，虛空性是眼性。譬如虛空無決定相，無根本故，眼性亦如是，無決定相亦無根本故。何以故？眼性中實事不可得故。眼性無處無方，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眼性無決定相，以無事故。眼性事不可得，眾因緣生故。眼性不過去不未來不現在，眼性眼相不可得，眼性但以先業果報，屬現在緣故數名眼性。眼性者即是無性，眼性中眼性不可得，識行處故數名眼性。』

「『若眼根清淨，色在可見處，意根相應，以三事因緣合，說名為眼性；眼性中無決定眼性相，智者通達無眼性是眼性性。』

「持世！菩薩摩訶薩若能如是觀察選擇眼性，即通達無性是色性。何以故？色性中色性不可得，是色性不合不散，色無決定相故說名色性。色無根本、無分別，何況色性？色性則是亦無根本，色性不在色內、不在色外、不在中間，但以憶想分別。色在可見處，眼根清淨，以意識相應，見現在色故數名色性。譬如鏡中面像，若鏡明淨則生色相，鏡中色無決定相。鏡中無人而見色像，但以外有鏡，內起色相，如是眼性清淨所緣之色在可見處。如鏡中像數名色性，色無性相無形性，無決定性是名色性，諸色相無我故數名色性，隨眾生所知故，說名色性。

「若菩薩知是色性，即知無性是色性，無生性是色性，無作性是色性。何以故？是色性不過去不未來不現在，示無所有性，示虛妄性，示假名性，名為色性。如是觀察選擇色性，是菩薩正觀察選擇眼識性。

「所謂眼識中無眼識，無眼識性無有常性，眼識性無有根本、

無決定法，眼識性無所示。是眼識性非合非散無有根本，但以先業因緣起，屬現在緣，繫色緣故數名眼識性，隨凡夫顛倒心故數名眼識性，賢聖通達眼識性即是非性。何以故？眼識性無決定故，從眾因緣生，屬諸因緣故數名眼識性。識所行處是眼識性，是識無決定故。說無決定相，無生故，示虛妄故，能分別色相故，能示緣故。

「說是眼識性，隨眾生所知，如來方便分別，破壞和合一相故。說是十八性示識無決定相，但眼清淨能知色相，二法和合故說眼識性，示眼識實相故說眼識性。眼識性者示眼所行處，能識色是眼識，性即是說無性。何以故？智者眼識性中，求眼識性相不可得，眼識性中，亦不得眼識性根本。所以者何？無決定性是眼識性，眼識性者以假名說，所說性者即是說不取義，能有所見處是眼識，意業起是眼識相，故名為眼識。

「**眼性、色性、眼識性**，以是性門，說三事和合，以知諸緣相故，即是離諸性義。所謂是眼性、是色性、是眼識性，有如是數，得令眾生入於實道。此中實無眼性、色性、眼識性，諸如來說是知見諸性相，方便分別說是諸性。若人通達是諸性方便者，則知三性無性。何以故？諸性中無性相故，諸性中相不可得故。耳性、聲性、耳識性，鼻性、香性、鼻識性，舌性、味性、舌識性，身性、觸性、身識性，皆亦如是。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觀擇意性？菩薩作是念：『意性無決定，根本無所有故，意性中無意性，無決定性是意性。』譬如諸種子種於大地，因於水潤，得日得風，漸漸芽出。芽不從種子出，種子亦不與芽和合，芽生則種子壞，種子不離芽，芽不離種子，芽中無種子。意性亦如是，能起意業故，示意識故，如種示芽，得名意性。離意性則無意，意性不能知意，假名字故說為意性。是意性不在意內、不在意外、不在中間，但以先業因緣故起，識

是意業故，知所緣故，諸性名字合故，現在緣起故，數名意性，即是不決定意業相，即是眾緣和合相。亦說意性從和合起，隨眾生所知，於第一義中無有意性。何以故？根本無所有故，無生是意性，生無所有故。意性即是世俗語，第一義中決定無意性，過去未來現在不可得。智者通達無性是意性。

「諸菩薩觀擇法性，無性是法性，法性無自性，自性不可得，無決定性是法性，法性根本不可得故，決定事亦不可得故。但為起顛倒眾生虛妄結縛，有所知故，說言法性，欲令眾生入無性故，故說是法性。何以故？法性中無法性相，是法性從眾緣生，眾緣生法即無自性，諸因緣中無有自性，諸因緣皆從眾緣和合顛倒故相續而生。如來於此欲教化眾生說是法性，以世俗語言示無性法，是法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但令眾生知見善不善法，以法性說離一切法相知見，畢竟空相故。說畢竟空即是法性。何以故？無所有是法性，法性中無決定有相。譬如虛空無決定相而數名虛空，法性亦如是無決定相。破法相故說名法性，法性即是無性。何以故？是法性不在過去不在未來不在現在，但屬眾緣與緣合故，數名法性說名法性，如眾生所知故。智者證知無性是法性，法性非合非散，法性中無法性相無多無少，以示性方便故，說法性名為性。

「若行者實通達是法性相，即知見無性，是三界法性中無分別相，眾因緣和合故，分別諸法故，說是法性，示無決定性是法性。智者非以法性相故見法性，法性是無生相。何以故？法性中無有相。智者通達無相是法性，法性中無分別相，無相無分別故說名法性。法性中無有住處，無處無起無住無依止，是法性從本已來不生故，是法性無有生者。何以故？法性中無性故。又法性不以合故有，無合無散，無作無決定，名為法性。菩薩摩訶薩觀擇法性如是，所謂無性是法性。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觀擇意識性？菩薩摩訶薩作是念：『不生性是意識性，不決定性是意識性，意識性無根本，無有定法，以意識性示無性相。何以故？意識性中，意識性不可得，是意識性虛妄無所有，顛倒相應以意為首，識諸法故名為意識，隨凡夫所行故，說意識性。』賢聖觀知非性是意識性，虛妄無所有是意識性。但示因緣法故，以意為首故，識諸緣合故，說為意識性，隨眾生所知故如是說。

「智者知非性是意識性，從眾因緣生，憶想分別起，無有性相，即是第一義中無性相義。世俗法中為引導眾生故，說是意識性，欲令眾生知無性是意識性，但以小法壞離諸性故，說是意識性。何以故？聖人求之不可得，意識性不在意識性內，不在意識性外，不在中間，智者通達不合性是意識，意識不知意性，意性不知意識，但眾因緣生，從顛倒起，以意為首，知於諸緣二事和合故，著虛妄故，從覺觀起示眾生識相故，說名意識性。是意識不在過去不在未來不在現在，是意識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有住處，從本已來不生相。意識中無根本定法。何以故？是意識性相即是無二相，即是無相，是相不以二相故有，無所示性是意識性。

「智者通達意識性，是意識性，不在一切法中，無處無方，不與法若合若散。聖人通達不生相是意識性，是意識性無來無去無緣。何以故？第一義中意識性無緣，不可得不可示故。智者通達意識性，是不作是意識性，作者不可得故，無生是意識性，生相無所有故。

「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觀擇意識性。諸菩薩作是觀時，觀擇欲界、色界、無色界，皆是無生性無所有性。云何為觀？所謂欲界中無欲界，色界中無色界，無色界中無無色界。以界示無界法，為取欲界相者示是欲界，為取色界相者示是色界，為取無色界相者示是無色界。以界寄說無界，如智者所知，無所有界是欲

界、色界、無色界。智者不得欲界、色界、無色界，是三界皆無根本無有定法，從眾緣起，是故智者知見無界是三界。此中無有界相，是三界皆虛妄合顛倒行。何以故？智者不得三界，不說三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賢聖通達是三界虛妄無所有，無自性離諸法，但是顛倒起，為斷眾生顛倒故，知見三界故，如來分別說三界相，欲令眾生知無界義故，說三界非以性相有，智者知見三界相是無界相。

「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觀時，觀眾生性、我性即是虛空性、無所有性、無生性。何以故？眾生性、我性、虛空性無別無異，如是諸性皆虛空出，但從眾緣生故名之為性，此中決定無性相。何以故？虛空中無一定性相，是諸性相皆入虛空，是無所有義。譬如虛空無性，是法畢竟離相無所有相，一切諸性亦如是離性相，諸性中無性相，性相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性中無有性，性中不攝性，性不依止性，一切性無所依止，一切性不生。智者於諸性中，不得生性，不得滅性，不得住性，一切諸性，不生不起不住，從本已來不可得。智者不貪不著諸性假名，不受不念，是故智者，通達知見一切諸性皆是無生相。若是無生相即無有滅，第一義中一切諸性不可得，世俗法故分別說諸性，第一義中不說諸性，智者知見通達一切諸性如第一義。

「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觀擇通達十八性，及三界眾生性、我性、虛空性。諸菩薩如是觀擇通達時，不得性不見性，亦通達一切諸性假名字，亦信解諸入一切性是無性，亦知分別諸性。以世俗故分別說諸性，令一切諸性入第一義中，亦善通達無性方便，亦為眾生分別說諸性，亦令眾生善住諸性。以世俗語言為眾生說無性法，亦不以二相示諸性，雖知一切諸性無二，亦以方便說諸性從因緣起。雖以世俗言說引導眾生，而示眾生第一義，雖善知分別諸性，而信解通達一切諸性無所有。何以故？持世！如來以

第一義故，於性無所得，亦不得諸性相。

「持世！我於諸性無所斷無所壞，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第一義中無諸性，一切諸性無所有無決定，一切性同虛空，一切性入虛空，一切性無生相，如來通達一切性如是。

「持世！如來不說諸性相，亦不說諸法力勢。何以故？若法無所有，不應更說無所有性相。持世！如來亦說無所有性相，此中實無所說性相。持世！是名善分別諸性。菩薩摩訶薩得是善分別，能知一切諸性假名，能知世俗相，能知第一義相，能知諸性決定，能知世諦，能分別諸相，能知隨宜，能知諸相合，能知諸相旨趣，能知諸相所入，能分別諸相，能知諸相無性，能令一切諸性同虛空性，亦於諸性不作差別。於諸性中不得差別不說差別，亦為眾生善說破壞諸性。

「持世！譬如工幻師能示眾生種種幻事，令知種種幻相。若有知識親友，語言是幻，說幻實事，是幻虛妄，示顛倒眾生，若有智者則知是幻。持世！世間性如幻，諸菩薩摩訶薩入此幻法中，知世間是幻性，世間所行如幻，是人以方便力，示眾生世間如幻。若有知此世間如實相，為說世間虛妄如幻。若有深智利根，不開示之自能得知，知諸法空如幻無實無有根本，知一切法皆誑凡夫，一切法皆繫虛妄緣中。

「持世！是故諸菩薩摩訶薩若欲入如是諸性方便，於如是等深經無染無得，說一切諸性知見相，說一切諸性無文字無和合，亦說諸性方便智慧，亦說因緣所作旨趣，亦說一切諸法如實相。所謂世間出世間，有為無為，繫不繫，善知方便旨趣，說第一義世俗義，了義經未了義經，種種因緣解說，於是甚深經中，應勤精進。」

持世經卷第二

持世經卷第三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持世經十二入品第四

佛告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十二入？菩薩摩訶薩正觀擇十二入時，作是念：『眼中眼入不可得，眼中眼入無決定，又眼入根本不可得。』何以故？眼入從眾緣生顛倒起，以緣色故繫在於色，二法合故有。因色有眼入，因色說眼入，二法相依故說名眼色。所謂眼色，色是眼入門與緣故，眼是色入門與見故，是故說入。以色緣故說眼入，以眼見故說色入，但以世諦故說，其實眼不依色、色不依眼，眼不依眼、色不依色，但從眾緣起，色作緣故說名眼入；又從眾因緣起，眼所知見相故，說名色入。云何為說？隨世俗顛倒法故說，第一義中眼入不可得，色入不可得。智者求諸入，不見有實入。但以凡夫顛倒相應，以二相說是眼入、是色入。是眼入、是色入，即示虛妄入，欲令眾生如實知諸法實相故，說是諸入皆從眾因緣生顛倒相應行，此中諸入實相不可得。何以故？若眼入若色入，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眼入色入，亦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但現在因緣知色故說眼入。如凡夫所行，智者通達諸入皆是虛妄無所有，從憶想顛倒分別起，知見非入是入，不說諸入性，諸入無決定相，但以眾因緣生故說。

「如來說是諸入知見相，所謂是諸入虛妄無所有，屬諸因緣顛倒相應行，諸入無有作者，無使作者，眼入不知不分別色入，色入亦不知不分別眼入，二俱離相。若法離相，此中不可分別說是入相，皆從因緣生，如凡夫顛倒，如賢聖所通達，是眼入色入，無生無滅，不來不去相，眼不知眼、眼不分別眼，色不知色、色不分別色。何以故？二俱空故，二皆離故。眼不知眼性，色亦不知色性，眼色皆無性無法，此中無一決定相。眼不自作，眼亦不

自知，色亦不自作，色亦不自知，二俱無所有故。眼不作是念我是眼，色亦不作是念我是色，眼色性如幻性，以虛妄假名故，說是眼是色。諸菩薩摩訶薩觀擇眼入、色入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亦如是。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觀擇意入？菩薩摩訶薩觀擇意入時，作是念：『意入中意入不可得，意無決定入相，意入無根本。何以故？意入即是眾因緣生，從顛倒起，繫法入緣，二法和合能有所作，是意入因法、入起因法、入可分別說。是二相依，意是法入處，意是法入門，法入是意入門，是故說名法入，緣法入門故說是意入，示意相門故說是法入。以世諦故說，其實意不依法法不依意，因緣生故以諸法為緣故說意入，因緣生故示意相故說法入。隨世諦顛倒故說，第一義中意入不可得，法入亦不可得，智者求諸入不見有實。但凡夫顛倒相應，以二相說是意入是法入。』是意入法入虛妄無所有，如來如實通達故示是諸入。如是諸入從因緣生，顛倒相應行，此中意入法入實不可得。又意入法入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又意入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但能覺現在因緣故，說意入法入，隨凡夫心故說。智者通達是意入法入虛妄無所有，從憶想顛倒分別起，非入是入。何以故？諸入中無決定入相。智者通達是諸入虛妄無所有，意入法入自性不可得，亦不得是意入法入所起實相，是意入法入但因緣生。

「如來說是諸入知見相，是諸入虛妄無所有，顛倒相應行屬諸因緣。意入法入無有作者，無使作者，意入不知不分別法入，法入亦不知不分別意入。何以故？二俱離故，若法離相此中無可分別，是諸入皆從因緣生，隨凡夫顛倒心故說。

「如賢聖所通達，意入法入不生不滅不來不去，意入不知意不分別意，法入不知法不分別法，二俱空故二俱離故。意不知意性，法不知法性，是二性無所有，此中無一決定法。意不能成意

不能壞意，法不能成法不能壞法，二俱無所有故。意入不作是念我是意入，法入不作是念我是法入，是二俱空皆如幻相，但假名字故分別說。菩薩摩訶薩觀擇意入、法入如是。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正觀擇內六入、外六入？所謂是十二入皆虛妄，從眾緣生顛倒相應，以二相故有內外用。凡夫不聞真法，不知十二入如實相故，貪著眼入，我是眼入，我所是眼入；貪著色入，我是色入，我所是色入；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如是，我是意入，我所是意入，我是法入，我所是法入，以貪著故為十二入所縛，馳走往來五道生死不知出道。

「菩薩摩訶薩於此中正觀十二入時，見是十二入虛誑不牢堅，空如幻相，不貪著眼入若我若我所，乃至不貪著法入若我若我所，以不貪著故，不憶念分別。菩薩如是善知十二入。

「持世！菩薩摩訶薩得如是諸入方便，於一切十二入中不繫不縛，亦證諸入而能分別諸入，亦以眾緣生法通達十二入，亦以無相相壞十二入，亦不墮是諸入所依道中，亦知諸入性則是無性，亦知諸入方便究竟到邊。

「持世！譬如機關出水四面俱灑，十二入亦如是，內外因緣能有所作，此中實事不可得。是十二入先業機關所繫故能有所作。

「持世！所謂入者，是諸凡夫無知見者煩惱所入門。眼是色門，以生愛患故。色是眼門，以生愛患故。耳鼻舌身意是法門，以生愛患故。法是意門，以生愛患故。如是十二入，與愛患共合故不知實相。持世！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善知諸入性，知是諸入實相故，不為愛患所制。持世！菩薩摩訶薩善知諸入如是。

持世經十二因緣品第五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觀擇十二因緣？菩薩摩訶薩觀擇

十二因緣，所謂無有故說名無明，於無明中無法故說名無明，不知明故說名無明。云何不知明？不知無明決定法不可得，是名無明。何以故？說無明因緣諸行，諸行無所有，而凡夫起作故，說無明因緣諸行。從行起故有識生，是故說諸行因緣識。名色二相，是故說識因緣名色。從名色生六入，是故說名色因緣六入。從六入生觸，是故說六入因緣觸。從觸生受，是故說觸因緣受。從受生愛，是故說受因緣愛。從愛生取，是故說愛因緣取。從取生有，是故說取因緣有。從有生生，是故說有因緣生。從生有老死憂悲苦惱聚集，是故說生因緣老死憂悲苦惱聚集。如是大苦惱聚，於此中為集何法？但知顛倒與明相違，無明聚為後身愛，依止喜染求處處生，則是愛集。

「持世！世間如是，為十二因緣所繫縛，盲無眼故，入無明網墮黑闇中。無明為首故，具足起十二因緣。諸菩薩如是思惟觀無明實相，知無明空故本際不可得。何以故？無明無故本際無，智者觀非際是本際，則不分別本際，斷憶想分別故。不貪著無明，知一切法無所有，是法不爾如所說。若說一切法無所有，即是說知見不明，能通達一切法無所有，是為即得明。於此中更無餘明，但知見無明是名為明。云何為知見無明？所謂一切法無所有，一切法無所得，一切法虛妄顛倒，一切法不爾如所說，是名知見無明。知見無明即為是明。何以故？明無所有故。

「無明因緣諸行者，諸法無所有，凡夫入無明闇冥中，狂惑作諸行業，是行業無形無處，是無明不能生行業，無法而起作故，說無明因緣諸行業。諸行業無有聚集，若是處若彼處來諸行業，亦非過去亦非未來亦非現在，無明無明性空，行業行業性空，諸行業無所依，但依無明起諸行業。諸行業不依無明，無明不依行業，無明不知無明，行業不知行業，如是無明諸行業，以顛倒故從無明生，此中不得無明，不得諸行業，不得無明性，不得諸行

業性，但以闇冥數名闇冥。以是無明闇冥故，分別說行業從無所有法而起作故，無明行業皆無所有。

「**行業因緣識者**，識不依行業，亦不離行業生識，行業亦不生識。何以故？行業不知行業，行業亦無持來者，但顛倒眾生從行業生識，是識不在行業內，不在行業外，亦不在中間。是識無有生者，亦無使生者，但緣行業相續不斷故有識生。智者求識相不可得，亦不得識生，識亦不知識，識亦不見識，識不依識。

「**識因緣名色者**，名色不依識，亦不離識生名色，是名色亦不從識中來，但緣識故。凡夫闇冥貪著名色，識亦不至名色。智者於此求名色，不可得不可見，是名色無形無方，從憶想分別起，是名色相識因緣故有，識性尚不可得，何況從識緣生名色？若決定得是名色性者，無有是處。

「**名色因緣六入者**，是六入因名色起，名在身中，故有出入息利益身及心心數法，是六入皆虛誑無所有，從分別起有顛倒用。

「**六入因緣觸者**，是觸依色而有，觸不觸色。何以故？色無所知，與草木瓦石無異，但從六入起故分別說觸。何以故？六入尚虛妄無所有，何況從六入生觸？觸空無所有，從憶想顛倒起，是觸無方無處，觸空以無觸性故，觸不知六入，六入亦不知觸。

「**觸因緣受者**，是受不在觸內，不在觸外，不在中間，是觸亦不餘處持受來，而從觸起受，是觸尚虛妄無所有，何況從觸生受？諸受無一決定相，諸受皆無所有，從顛倒起有顛倒用。

「**受因緣愛者**，是受不於餘處持愛來，受亦不與愛合，受亦不知愛不分別愛，愛亦不知受不分別受，愛不與受合。是愛亦不依受，亦不離受有愛，受中尚無受相，何況受因緣生愛？愛不在受內不在受外不在中間，愛亦不在愛內亦不在愛外亦不在中間，愛中愛相不可得，是愛但從虛妄憶想顛倒相應故名為愛。是愛非過去未來現在，是愛非以縛相故起，是愛亦非縛相，但以因緣相

續不斷故，說受因緣愛。智者知見是愛無處無方，空無牢堅，虛妄無所有。

「**愛因緣取者**，愛不於餘處持取來，愛不與取合，愛亦不能生取，有愛故說名取，隨因緣和合故說。取不與愛合亦不散，愛不與取合亦不散，取不在愛內不在愛外亦不在中間，愛尚無有，何況愛因緣生取？諸取決定相不可得。智者知見是取虛妄無所有，取中無取相，是取非過去未來現在，取不在取內不在取外不在中間，是取但從顛倒起，因本緣生，今眾緣故有取。無有法若合若散，是取無有根本，無一定法可得。凡夫受是虛妄取，是諸行皆虛妄故。世間為取所繫縛，智者通達是取虛妄空無牢堅，無有根本，無一定法可得。

「**取因緣有者**，是取不持有來，是取不能生有，而說取因緣有，是有不在取內不在取外不在中間。有不依止取，取不與有合亦不散，但以眾緣和合故說取因緣有。取不能生有，取不分別有，取尚虛妄無所有，何況從取因緣生有？有無有持來者，有中有不可得，有不在內有不在外有不在中間，是有非過去未來現在。智者通達是有虛妄，顛倒相應無合無散。有無所知無所分別，是有無處無方，是有無前際無後際無中際，是有非有故、非無故，但隨順十二因緣故說是有。智者通達有相空、無牢堅。

「**有因緣生者**，是有不持生來，生亦不與有合亦不散，是生不在有內不在有外不在中間。有不能生生，亦不離有有生，但示十二因緣相續，說有因緣生。有與生非緣非不緣，有尚不可得，何況從有生生？智者通達是生不依於有生，生中無生相，生中無自性，生中無根本，無一定法可得。智者通達是生無性無所有，但示十二因緣和合相續，故說有因緣生。生無有法若合若散，生不在有內不在有外亦不在中間，是生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是生前際後際中際不可得，是生根本不可得，智者通達從眾因緣生，

顛倒相應、虛妄無所有、如幻化相。

「**生因緣老死憂悲苦惱者**，是生不持老死憂悲苦惱來，生亦不能生老死憂悲苦惱。老死憂悲苦惱，不在生內不在生外不在中間。老死憂悲苦惱，亦不依生，以生故老死憂悲苦惱可說，但示眾因緣生法故。生不與老死憂悲苦惱合亦不散，生中生尚不可得，何況生因緣老死苦惱？老死苦惱中老死苦惱不可得。何以故？老死苦惱不在老死苦惱內，亦不在外亦不在中間。老死苦惱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老死苦惱不與老死合亦不散，但顛倒相應眾緣和合，具足十二因緣，故說生因緣老死苦惱。老死苦惱無所依止，老死苦惱決定相不可得，老死苦惱前際後際中際不可得。智者通達老死苦惱，虛妄無所有、顛倒相應、無有根本、不作不起不生。

「**如是觀十二因緣法**，不見因緣法，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亦不見因緣相。但知因緣是無緣，無生無相無作無起無根本，從本已來，一切法無所有故。通達是十二因緣，亦見是十二因緣無有作者受者。若法所從因生，是因無故是法亦無，菩薩隨無明義故，一切法不可得。入如是觀中，無緣即是十二因緣，此中無所生。菩薩觀十二因緣是虛妄生，隨順無明義，通達十二因緣。若法無者是法亦無，是故說隨順無明義，通達十二因緣，無明是不生不作不起、無根本、無一定法、無緣無所有。菩薩爾時不分別是明是無明，無明實相即是明，因無明故一切法無所有，一切法無緣無憶想分別，是故隨順無明義，通達十二因緣。

「**持世！是名菩薩摩訶薩十二因緣方便智慧**。若菩薩能如是通達十二因緣合散，是名菩薩善得無生智慧。何以故？以生滅觀則不能善知十二因緣，若觀十二因緣集散，是名得無生智慧。若得無生智慧，是名通達十二因緣。

「**持世！是故菩薩摩訶薩欲入通達、欲證無生智慧**，應當如是勤行修集是十二因緣智慧，則能觀證十二因緣無生相。

「持世！若菩薩摩訶薩知無生即是十二因緣者，即能得如是十二因緣方便，是人以無生相知見三界，疾得無生法忍。當知是菩薩於諸現在佛得近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是菩薩不久當得受記次第受記。持世！如是善人因與受記得安隱心，於一切法旨趣方便中，得智慧光明，是人通達十二因緣是無生，是人得近現在諸佛，是人於諸惡魔無所怖畏，是人度生死流得到陸地，是人得度無明淤泥，是人得到安隱之處。

「持世！若我今世若我滅後，若聞若信若讀誦若修習是十二因緣方便者，我與是人授記不久當得無生法忍，我亦記是人不久當於現在諸佛所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持世經四念處品第六

佛告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四念處？菩薩摩訶薩觀擇四念處：順身觀身，順受觀受，順心觀心，順法觀法。

「何謂為順身觀身、順受心法觀受心法？

「持世！菩薩摩訶薩順身觀身時如實觀身相，所謂是身無常苦如病如瘡，苦惱憂衰動壞之相，是身不淨可惡惡露，身中種種充滿其內，九瘡孔中常流臭穢，身之不淨猶如行廁。如是正觀身時，不得是身一毫清淨無不可惡者，知是身骨體筋纏，皮肉所裹，從本業因緣果報所起集取所縛。何等為集？何等為取？從先因緣起是身，是名為取。今以沐浴飲食衣被床臥被蓐醫藥，是名為集。如是現在因緣為集取所縛，本業果報力故有用。又是身四大所造無決定實，色陰所攝數名為身。

「何故說名為身？能有所作故，說名為身。貪著依止處故，說名為身。隨意有用故，說名為身。從憶想分別起故，說名為身。假合作故，說名為身。與業合故，說名為身。是身不久終歸壞敗，

無常無定變異之相。是身不在身內，不在身外，不在中間，是身不知身，亦不見身。是身無作無動無有願求，亦無有心，與草木瓦石等無有異，身中無有決定身相。

「如是正觀擇身，知是無有作者，亦無使作者，是身無前際無後際無中際。是身無一常定堅牢之相，如水沫聚不可撮摩。是身八萬虫之所住處，是身百種諸病之所侵惱，以三苦故是身為苦，無有救者，所謂行苦、壞苦、苦苦，是身眾苦之器。

「如是正觀身時又復思惟：『是身非我非彼，不得自在不得隨意作是不作是，是身無根本，無一定法可得，是身性空無一決定相。是身虛妄所起，繫於機關作法，從本業因緣起，不應於身中生我我所想，我等不應惜身壽命。』

「菩薩如是觀時，不得身若合若散，不見有所從來、去有所至、有所住處。不分別是身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則不依止身命，不貪惜身若我若我所，常離身受。是菩薩觀身空無我無我所，是身中我我所不可得故，是身相不可得。是菩薩若不得身相，即不願身入，身不起作道。云何為入？是身無有作者無有起者，是身不作不起相，從眾因緣生，是因緣能和合身，而是因緣亦虛誑無所有，顛倒相應空無牢堅。亦以是因緣故是身得生，是因緣亦無生無相。如是觀身即入身無生相中，入已觀身無相，以無相相觀身，知是身無相，相不可得故無生。是身過去相未來相現在相不可得。何以故？是身無根本，無一定法可得，是身若此若彼不可得。如是觀時，知身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即入身不生不滅道。

「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順身觀身入如實相，於身欲染則能除斷，疾令其念正住身中，是名順身觀身。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順受觀受？菩薩摩訶薩觀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見是三受，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但虛妄緣合，本業果報所持顛倒相應，知諸受虛妄，從憶想分別起。菩薩如是

觀諸受，不得過去受，不得未來受，不得現在受。是菩薩見過去諸受空，無我無我所，無常無牢堅，無不變異相。如是觀是過去諸受空相，寂滅相無相相，觀未來諸受空，無我無我所，無常無牢堅，無不變異相。觀未來諸受空相，寂滅相無相相。

「是菩薩如是觀時作是念：『諸受無決定相，無有根本無一定法，不相似故，新新生滅無有住時。』菩薩作是念：『是諸受無作亦無作者，但凡夫顛倒相應心中起三種受，屬本業因，今世緣合故有是諸受，是諸受皆空無有牢固，虛妄之法猶如空拳。』如是觀受，心住一處。

「菩薩爾時得通達諸受集沒滅相，見諸受不合不散，又受中不見受，作是念：『諸受空，性空故。』即通達諸受無生相。此諸受無生無滅無有成相，是諸受皆無相無成相。如是思惟，受諸受時皆能不著，如實知見諸受相，離諸所受，於此諸受亦無所依，於諸受中心皆放捨，則疾得捨三昧。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順受觀受。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順心觀心？菩薩摩訶薩觀心生滅住異相。如是觀時作是念：『是心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但識緣相故生，無有根本無一定法可得，是心無來無去無住異可得。是心非過去未來現在，是心識緣故從憶念起，是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是心無一生相，是心無性無定，無有生者無使生者，起雜業故說名為心。能識雜緣故說名為心，念念生滅相續不斷故，說名為心，但令眾生通達心緣相故。心中無心相，是心從本已來不生不起性常清淨，客塵煩惱染故有分別。心不知心亦不見心。何以故？是心空，性自空故，根本無所有故。是心無一定法，定法不可得故。是心無法若合若散，是心前際不可得，後際不可得，中際不可得，是心無形無能見者，心不自見，不知自性。但凡夫顛倒相應，以虛妄緣識相故起。是心空無我無我所，無常無牢無堅，無不變異

相。』如是思惟，得順心念處。是人爾時不分別是心是非心，但善知心無生相，通達是心無生性。何以故？心無決定性，亦無決定相。智者通達是心無生無相，爾時如實觀心生集沒滅相，如是觀時，不得心若集相若滅相，不復分別心滅不滅，而能得心真清淨相。

「菩薩以是清淨心，客塵所不能惱。何以故？菩薩見知心清淨相，亦知眾生心清淨相，作是念：『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如是思惟時，不得心垢相，不得心淨相，但知是心常清淨相。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順心觀心。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順法觀法？菩薩觀一切法，不見內不見外不見中間，亦不得諸法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但知諸法從眾緣生顛倒起，諸法無有決定相，所謂是諸法屬是人，諸法本體於諸法中無諸法，諸法不在諸法內，不在諸法外，不在中間。諸法不與諸法合亦不散，一切法無根本無一定相。諸法無所有故。不動不作，一切法如虛空無所有故。一切法虛誑如幻，幻相無所有故。一切法常淨相，俱不污故。一切法是不受相，諸受無所有故。一切法如夢，夢性無所有故。一切法無形，形無所有故。一切法如像，性常無故。一切法無名無相，名相無所有故。一切法如響，虛妄所作無所有故。一切法無性，性不可得故。一切法如焰，知無所有故。

「菩薩如是觀一切法時，不見諸法若一相若異相，亦不見法與法若合若散，亦不見法依止於法。如是觀時，見一切法無所從來，亦不見一切法住處。何以故？一切法無住無依無起，一切法無住處，住處無所有故，住處不可得故。

「持世！諸法無有差別，一切法無分別相，從眾生顛倒故有用。是諸法無處無方，智者得諸法非一相、非二相、非異相。何以故？持世！一切法不生不作不起，無能作者，一切法離根本，

一切法無自性，過諸性故。一切法無歸處，諸歸處無所有故。如是觀諸法，善知諸法無我無人，觀擇諸法性空。是諸法皆空，性自空故。諸法無相，不見相故，於諸法中不起願。即時觀擇一切法無生，作是念：『此中實無有法若生若滅。』如是觀時心住一處，爾時便得通達一切法無生，亦知見一切法集盡滅，亦能入一切法離相離性。何以故？持世！一切法無決定性，智者通達諸法無相離相。持世！**菩薩摩訶薩順法觀法。如是觀者**，於法無所得無所受，於法不為生不為住不為滅故行，而見一切法盡滅相寂滅相。

「持世！**是名菩薩摩訶薩善觀四念處。何故說名念處？念處者**，即是一切法無處，無起處無所有處，能如是入一切法則念不亂，名為念處。又念處，是一切法不住不生不取，如實知見處，名為念處。

持世經五根品第七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諸根？菩薩摩訶薩正觀出世間五根。何等五？所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菩薩修習五根時，信一切法皆從眾因緣生，顛倒所起虛妄緣合，似如火輪又如夢性。信一切法無常苦不淨無我，如病如瘡無有堅牢，虛偽不實敗壞之相。又信一切法虛妄無所有，猶如空拳如虹雜色誑於小兒，憶想分別假借而有，無有本體無一定法。又信一切法，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信一切法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信一切法空無相無作，信一切法無生無作無起無相離諸相，而信持戒清淨，禪定清淨，智慧清淨，解脫清淨，解脫知見清淨。

「菩薩如是成就信根得不退轉，以信為首故能信持戒。是信常不退不失，成就不退法安住不動，信中常隨業果報成就信人，斷一切邪見，不離法求師，但以諸佛為師，常隨諸法實相，知僧

行正道，住清淨戒成就忍辱，得如是不動不壞信，增上信故，名為成就信根。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正觀精進根、成就精進根、善知精進根？菩薩摩訶薩行精進不休不息，常欲除五蓋故勤行精進，乃至為聽如是等深法，名為精進。是菩薩求法不休不息精進不退，亦欲斷諸障礙法故，勤行精進而不怯弱，亦為斷種種惡不善衰惱法故勤行精進，又為增長種種善法故勤行精進。是菩薩決定成就精進，不貪著是精進，而入是平等精進，成就不退精進。是人為正方便，通達一切法故發行精進，於精進中不隨他人，於精進中得智慧明成不退相。能得如是不退精進增上精進故，得名成就精進根。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能得念根？善修習念根，菩薩摩訶薩常攝念一處，布施柔和具足梵行，持畢竟清淨戒、眾定、眾慧、眾解脫、眾解脫知見，眾常思念淨身口意業，常思念究竟其事，常思念一切法生滅住異相方便，常思念知見苦集滅道諦，常思念諸根力覺道禪定解脫諸三昧方便，常思念一切法不生不滅不作不起不可說相，常思念欲得無生智慧，常思念欲得具足忍智，常思念離智滅智，常思念欲得具足佛法，常思念不使聲聞辟支佛法入心，常思念無礙智慧，常不忘不失不退是念，入如是觀中而不隨他。是人得如是堅牢增上念故，名為成就念根。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能得定根、能得定根方便？菩薩摩訶薩於聖地中常行禪定，不依禪定、不貪禪定，善取禪定相，善得禪定方便解，善生禪定，亦能行無緣禪定。悉知諸禪定門，善知入禪定，善知住禪定，善知起禪定，而於禪定無所依止。善知所緣相，善知緣真相，亦不貪受禪味，於諸定中自在遊戲而不隨他，亦不隨禪生。於諸定中得自在力，於諸定中不以為難不以為少，隨意所欲。是人得如是增上禪定故，名得定根，得定根方便。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成就慧根、得慧根方便？菩薩摩訶薩能成就通達慧根，所謂能正滅諸苦。是人成就是通達慧，處處所用皆得離觀捨觀，成就隨涅槃智慧。成就是慧根故，善知三界皆悉熾然，善知三界皆是苦，以是智慧不處三界。是人觀擇三界一切皆空，皆無相無願，無生無作無起，見出一切有為法道，為具足諸佛法故，勤行精進如救頭然。是菩薩智慧無能沮壞，以是通達智慧能出三界，亦不依止三界事，斷一切有為法中喜，一切可染可著繫縛法中心不貪嗜，於諸五欲心皆厭離，心亦不住色無色界，成就增上智慧，成就無量功德猶如大海，以是智慧於一切法方便中無有疑難。是人以是智慧，通達三界，於三界中心無所繫，得是增上慧故，說名度慧根，得慧根方便。

「持世！何故名之為根？增上義故說名為根，不動義故說名為根，無能壞故說名為根，無能退故說名為根，不隨他故說名為根，不退轉故說名為根，無能牽故說名為根，隨順正法故說名為根，不貪著故說名為根，不雜故說名為根。

「又，持世！菩薩摩訶薩善知眾生諸根，亦能善學分別諸根。菩薩知染欲眾生諸根，知離染欲眾生諸根；知瞋恚眾生諸根，知離瞋恚眾生諸根；知愚癡眾生諸根，知離愚癡眾生諸根；知欲墮惡道眾生諸根，知欲生人中眾生諸根，知欲生天上眾生諸根；知軟心眾生諸根；知上眾生知中眾生知下眾生諸根；知壞敗不壞敗眾生諸根；知勤修不勤修眾生諸根；知巧不巧眾生諸根。

「知有罪無罪有垢無垢，知瞋礙不瞋礙，知隨順不隨順，知障礙不障礙眾生諸根；知欲界行，知色界無色界行眾生諸根；知厚善根薄善根，知畢定不畢定邪定眾生諸根；知慳貪離慳貪，知戲調不戲調，知狂惑不狂惑，知輕躁不輕躁，知瞋恚不忍，知柔軟能忍，知深厚慳，知具足施眾生諸根。

「知信者知不信者，知恭敬者知不恭敬者，知具足持戒，知

清淨持戒，知具足忍辱；知懈怠知精進，知散心知得定，知無智慧知有智慧，知闇鈍知不闇鈍，知增上慢知不增上慢，知行正道知行邪道，知忘念知得念安慧。知散根知攝根，知壞根不壞根，知淨根不淨根，知明根，知發小乘根，知發辟支佛乘根，知諸菩薩根，知發佛乘根。是菩薩得度如是諸根分別方便，於如是等眾生分別諸根智慧中方便，不隨他故，說名得諸根方便，亦名不為他所牽，亦名不可破壞，亦名不退轉，亦名得方便力，亦名得人根，亦名得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根，亦名得最自在，亦名得不壞不動，亦名到彼岸者。成就如是功德者，於一切法中，疾得自在力。

持世經卷第三

持世經卷第四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持世經八聖道分品第八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能知道、菩薩摩訶薩安住道中？何等為道？所謂八聖道分：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名為行八聖道分？何謂名為得八聖道分方便？菩薩摩訶薩得正見安住正見，為斷一切見故行道，為斷一切諸見故安住於道，乃至斷涅槃見佛見。何以故？持世！一切諸見皆名為邪，乃至涅槃見佛見；破壞一切貪著諸見故，名為正見。又無諸見無取諸見，不念不貪著不緣不行不分別一切諸見，是名正見。以是正見為見何等？見一切世間虛妄顛倒為諸見所縛。如是見時，名為安住斷一切見，於是正見亦不念不見不貪著分別，乃至涅槃見佛見，為不起一切見故行。

「云何名為正見？一切法寂滅，念相不生不滅同於涅槃。如是亦不念不分別是一切法，不念不分別不現在前，不正不邪不取不捨，是名出世間正見。何故名為出世間正見？是人不得世間不得出世間，度世間已無所分別，是故名為出世間正見。正見者如知見世間，出世間亦如是，是不復分別世間是出世間，斷諸憶想分別，名為出世間正見。是不見邪不見正，斷一切心所念，名為正見。又正見者，於諸法中更無差別，是故說名正見。又正見者，如實知諸邪見義。又正見者，觀諸邪見即是平等。是名菩薩摩訶薩安住正見。

「持世！菩薩摩訶薩住正見中，如實知正思惟，作是念：『一切思惟皆為是邪，乃至涅槃思惟佛思惟皆是邪思惟。何以故？斷諸分別名為正思惟。』無所分別名為正分別，斷分別是正分別。

何以故？是人知見一切思惟相已則無有邪，是人更不分別是此是彼，住如是正分別中，更不得諸分別若正若邪。如是之人離諸分別、過諸分別故，說名正思惟。正思惟者，即是分別知見一切分別皆虛誑不實從顛倒起，諸分別中無有分別。是人安住正思惟，更不得分別若正若邪，離諸分別、過諸分別、斷諸分別故，說名正分別。是人爾時於一切分別中無所繫縛，知見諸分別性皆平等故，是名安住正思惟。

「持世！菩薩摩訶薩勤集正語，是人見一切語言虛妄不實從顛倒起，但憶想分別從眾因緣有，作是念：『是語言相語言中不可得，滅一切語，如實知一切口業，名為正語。是語言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能如是見者，名為正語。是人爾時安住實相中，有所語言皆是正語，是故說安住正語中。是人得住第一清淨口業，亦知見諸口業相，亦通達一切語言。是人所說終不有邪，是故說名住於正語。』

「持世！菩薩摩訶薩善知一切語業皆是邪業，知一切諸業虛妄無所有不作不起。何以故？諸業中無一決定，滅一切業名為正業。正業者，於業不分別若正若邪，入諸業平等故，不分別業若正若邪，是故說名正業。又正業者，則是不繫三界義，如實知見義，如實平等中更無分別是正是邪。菩薩行如是正業，如實知見一切業故，如實於法無取無捨，是故說名行正業。正業中無有邪業，是人如實知見故，說名住於正業中。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一切諸命皆是邪命？何以故？若有命相法相取相，乃至涅槃相佛相，乃至清淨佛法相，住於是中作清淨命，皆名邪命。正命者，捨諸資生所著，斷諸販賣，不分別不戲論，過一切戲論，是名正命。正命中更不分別是邪命是正命，即得一切清淨命，是故說名得清淨正命。又一切諸命皆不生，無有邪正，是人名為得清淨命。安住正道無有戲論，住是正

命中，不取正命不捨邪命，是故說名住正命中。是人爾時不名住正不名住邪，得清淨平等命，離於命相無動無作，不念命不念非命，但名為如實知者如實見者，是故說名住正命中。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正精進、菩薩摩訶薩住正精進？若菩薩為斷一切精進道故，名為住正精進。何以故？一切精進皆為是邪，諸有所發有作有行皆名為邪。何以故？一切法皆是邪作，有所發作皆是虛妄，若虛妄者即亦是邪。正精進者，無發無作無行無願，一切法中斷有所作。是菩薩於一切法中斷有所作，乃至涅槃相佛相中不生有所作相，是人善知一切所作皆為虛妄，為無所作故行道若是。正者則無所作，一切法平等無差別，無有所作過所作相。是菩薩善知精進非是精進道，不取不捨故說名住正精進。正精進者，即是諸精進不可得義，即是諸法如實知見義。所謂正精進如是見者，不復分別是邪精進是正精進，是故說名正精進。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正念？菩薩摩訶薩知見一切念皆是邪念，有所念處皆是邪念。何以故？一切念是邪念，若於處所念生皆是邪念，無憶無念是名正念。何以故？一切念從虛妄因緣起，是故有生念處皆為邪念。若於處所無生無滅是名正念，無有處所起念業，是名安住清淨念中，無處生邪念。是人知見一切法皆為是邪，是正法中無念，是故說安住正念中。

「又正念者，於法無有分別是正念是邪念，是人通達一切念皆無念相，常行六捨心故說名住正念。是人更無所貪樂，亦不分別是無念，以諸法平等通達一切念。是人如實知見一切念故，若念若非念無取無捨，是故說安住正念中。是人所念更不分別是等是不等，於念非念不隨不緣，以無緣故知一切念非念，若念若非念不復在心。是人安住正念故，不可說不可示，斷一切語言，離一切語言，如實知一切語言，不分別此彼故，說名安住正念。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安住正定？菩薩摩訶薩觀一切定皆是邪定。何以故？凡諸法中，所取緣定相，所取知定相，所取三昧戲論定相，皆名為邪。邪者即是貪著義，是定不爾，如所緣取相不取相，無求無戲論無憶念，名為正定。若不貪著不分別此彼，斷貪著喜不受定味，壞取定相心無所住，是名正定。又正定者，不依止一切定中而不戲論，如實通達法之本體，善知定相心不貪著，欲破彼此念道，如是語亦不分別，斷一切分別故，名為正定。

「又正定中更不生邪正想，破一切想、斷一切想、滅一切想故，名為正定。正定者，不生邪正不分別邪正，是名正定。何以故？是菩薩通達諸定方便住是正定中，不復為若定若定相所繫，過諸定相，故說名正定。正定名於法無所戲論，諸法平等中無有戲論，所謂是正是邪。正定者，即是諸法平等義。正定者，能出諸禪定三界一切有為法，能如實知見一切五道生死義。持世！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住如是定中，名為得正定方便，名為善知道、善知道方便，所謂如實知見能至涅槃道。

持世經世間出世間品第九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世間出世間法？何謂得世間出世間法方便？持世！菩薩摩訶薩正觀世間出世間法。

「何等為世間法？菩薩作是念：『凡所有法，憶想分別，從顛倒起，眾因緣生，繫虛妄緣，從二相起，空無所有，如虹雜色，亦如火輪誑於凡夫。破壞義故假名世間，是名世間。』諸世間法皆非是實，從虛妄緣起不作不起相，但因陰界入色聲香味觸法故說，因名色故說，隨凡夫人心中所貪著，又隨種種貪著邪見，如亂絲無緒，如茅根蔓草互相連著，隨顛倒相應故，說名世間法。

「何等為出世間法？如是世間法，從本已來如實性離，是名

出世間。何以故？智者求世間法不可得，求出世間法不可得，無世間無出世間，處是中無分別是世間是出世間，但為世間故說出世間。世間實相即是出世間。何以故？世間無定相可得，世間相從本已來常空，世間法不決定故，世間從本已來是寂滅相。

「是菩薩如是觀世間出世間，不可得世間，亦不貪著出世間。是人 不念不著世間出世間故，不與世間諍訟。何以故？智者通達世間是虛妄相，見世間實相故，更不分別是世間是出世間。何以故？持世！世間者即是五受陰義，一切世間法皆攝在中。智者求陰不得陰，不得陰性不得陰來處，不得住處不得去處。無五陰、十二入、十八性，無分別無名字，無性無相無行，即名出世間。

「持世！菩薩觀世間出世間法時，不見世間與出世間合，不見出世間離世間。是人 不離世間見出世間，亦不離出世間見世間，是人 不復緣於二行，所謂是世間是出世間。何以故？持世！世間如實相即是出世間，世間中世間相不可得，世間法中世間法不可得，以無所有故，通達是法即是出世間。

「持世！若世間與出世間異者，諸佛不出於世，諸佛亦不說一切世間不可得、一切世間不生，如實知見一切世間。持世！若不得世間不取世間，即是出世間。是故當知，如實知見世間，通達世間不可得故，即說出世間。是故諸佛出於世間，一切諸法若世間若出世間，以不二不分別證如實知見故，即是說出世間法。

「持世！如是世間甚深難可得底。依世間法者，得世間法者，悵望出世間法者，於世俗語生第一義相者，住在二法者，不能得入如是法中。何以故？是人 不知世間，不知出世間，是皆行二法者。持世！行二法者，不能通達世間出世間。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善知世間出世間法，亦得世間出世間法方便。

持世經有為無為法品第十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有為無為法得無為法方便？持世！菩薩摩訶薩正觀擇有為無為法。云何為正觀擇？是有為法無有作者無有受者，是有為法自生自墮數中，是故名有為法。是有為法以虛妄因緣和合行。云何為行自墮數中？以二相緣知故，名有為法生，是法無有作者無使作者，是法自生無能起作者，是故說名有為法。是諸有為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不合不散，從虛妄根本分別起，無明因緣故皆無所有。但以諸行力故有用，是法無有作者無有起者，是名有為。有為者即是繫義，隨凡夫顛倒所貪著說。

「智者通達不得有為法，不得有為所攝法，智者所不數故名有為法。何以故？諸智者不得有為分別，為凡夫世俗假名故，分別是有為。賢聖不隨一切諸法名數，諸賢聖離諸法名數，是故說得無為者名為賢聖。

「智者通達一切有為法皆是無為，是故不復起作諸業。智者知見一切有為法起相虛誑妄想，是故不復起作有為。何以故？有為法無有定性，一切有為法，皆無性無起作。何以故？持世！無有行有為緣而能通達無為，通達無為者更不復緣有為。

「云何為通達？智者見一切有為法皆虛妄，無有根本無所繫屬，不墮數中，如是觀時不復貪著有為緣，亦不取有為法。何以故？持世！非離有為得無為，非離無為得有為，有為如實相即名無為。何以故？有為中無有為，無為中無無為，但為顛倒相應眾生，令知見有為法故，分別說是有為法、是無為法，是有為相、是無為相。

「於是中何等為有為相？所謂生滅住異。

「何等為無為相？所謂無生無滅無住異。

「是有為相無為相，但為引導凡夫故說。

「持世！有為法無生相無滅相無住異相，是故說生滅住異相無相無生。若是有為法定有三相，佛當決定說，如是相是生，如是相是滅，如是相是住異。持世！如如來說一切法皆是無相。持世！無生若當有相，無滅若當有相，無住異若當有相，佛應決定說是無為相。

「持世！若無為有相有說即非無為，以說相故。但凡夫以數法故，說有為三相，所謂生滅住異，無為三相，所謂無生無滅無住異。持世！若人通達知見有為無為法，是人更不復有生滅住異，是故說得無為者。

「持世！生滅者，即是見集沒義。若法無集則無有沒，若不起集，則不有退亦無住異。持世！是名有為如實知見。若人如實知見有為則不墮數中，所謂生滅住異。菩薩如是思惟有為無為法，不見有為法與無為法合，亦不見無為法與有為法合。但作是念：『有為法如實相，即是無為。』則更不復有所分別。若不分別有為無為法，即是無為法。若分別是有為是無為，則不能通達無為。斷一切分別，是名通達無為，如實通達緣性斷諸緣故，不在數不在非數。

「持世！是名菩薩摩訶薩有為無為法方便，所謂於諸法無所住、無所繫，亦不貪受若有為若無為法。

持世經本事品第十一

「持世！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善知五陰，善知十八性，善知十二入，善知十二因緣，善知四念處，善知五根，善知八聖道分，善知世間出世間法，善知有為無為法，當得善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文辭章句，亦得念力，以是念力轉身成就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持世！過去無量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閻浮檀金須彌山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持世！是閻浮檀金須彌山王佛，壽命五劫，有無量聲聞眾。其佛國土清淨嚴飾豐樂安隱，其諸眾生具足快樂，少於貪欲瞋恚愚癡，易化易度易淨。持世！是閻浮檀金須彌山王佛，為諸菩薩亦說是斷眾生疑菩薩藏經。

「持世！時有菩薩名曰寶光，聞是陰界入、緣、四念處、五根、八聖道分、世間出世間、有為無為法方便，即時發於精進，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貪欲若瞋恚若愚癡，若利養若飲食若衣鉢，但為入如是法方便門故，常勤精進。持世！是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須彌山王佛所，盡其形壽常修梵行，命終之後還生其佛國土人中。年少命終即復還生於其佛所，修行梵行。於一一劫五百生死，最後生閻浮檀金須彌山王佛欲涅槃時。在第五劫成就如是多聞法，亦得如是諸法實相方便，所從佛聞諸法皆能憶念，得如是念力故，白佛言：『聽我廣演諸法。』即於其世中，度脫無量無邊眾生，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中。

「是閻浮檀金須彌山王佛入涅槃時，為持法故，護念寶光菩薩。佛滅度後法住一劫，是人於是一劫，五百世中常生人間出家學道，亦常於是諸法實相得自增長，亦復利益無量無邊眾生。

「持世！是寶光菩薩，如是展轉得值萬億諸佛，末後無量光佛為其授記，過阿僧祇劫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阿僧祇劫中更值百千萬億那由他諸佛，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佛，號一切義決定莊嚴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有無量無邊阿僧祇菩薩眾，無量聲聞僧，佛壽二劫，其佛國土豐樂安隱普皆莊嚴。

「持世！是故菩薩若欲得如是法中善知方便，當勤行精進勤求，讀誦修集如是之法。又復菩薩摩訶薩欲得如是諸法方便故，

於四法中勤行精進。何等為四？一者出家、二者獨行、三者持戒清淨、四者除懈怠心，是為四。菩薩有是四法，勤求多聞安住忍辱，當疾得值遇四法。何等四？一者生中閻浮提、二者得值佛、三者隨法行、四者除罪業障，是為四。

「又復，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法中，應勤行精進，當得清淨布施力，清淨持戒，清淨忍辱，清淨精進，清淨禪定，清淨智慧力，菩薩摩訶薩住是法中疾得如是方便力。

「又，持世！菩薩摩訶薩雖行頭陀細法，亦能常於眾生有大悲心，是人入大悲心，於是法方便中勤行精進。

「持世！復有菩薩摩訶薩欲得如是法，當入諸陀羅尼門勤行精進。何謂為入陀羅尼門故勤行精進？所謂善觀一切法無量緣，觀一切法無量方便，亦觀無量方便起。如是觀時，以三昧門方便，善入諸法門無量緣，亦入無量方便，亦入無量方便起。於是法中得力故，善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文辭章句，亦得念力，亦得轉身成就不斷念不退法，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又復，持世！菩薩摩訶薩入諸陀羅尼門故，通達一切諸法隨宜因緣，以一因緣能入千種因緣，隨智慧力得諸法方便。

「又復，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法中勤精進故，入一相門三昧。得一相門三昧故，入無量相門三昧。如是入已，以種種因緣方便故，能入是諸法門。如是諸菩薩入一切諸法門已，當得一切諸法方便。

「又復，持世！菩薩摩訶薩多行智慧故，善知諸禪定相，亦善知無緣三昧。是三昧力故，能善知無量緣無量禪定起。是菩薩住此地中，能得一切諸法實相方便。

「又復，持世！菩薩摩訶薩常觀世間緣方便，常觀有為法緣方便，常觀世諦緣方便，亦常勤行壞散一切法緣方便，亦無貪著處。是菩薩修集如是法，疾得諸法實相方便。

「又復，持世！菩薩摩訶薩勤行精進起方便力，而亦常觀諸法實相，不依止世樂，亦不雜行世間之法。成就如是法者，疾得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文辭章句，亦得念力，亦得轉身成就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持世！是故菩薩摩訶薩欲得度如是諸法彼岸，當於是法如說修行。持世！汝等於是法中勤行精進，汝等不久當於此法得無礙智慧。

「持世！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無量光德高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無量光德高王佛壽命一劫。其佛國土以七寶網羅覆其上，普以七寶諸多羅樹莊嚴世界。是諸多羅樹，亦復以七寶網羅覆其上，一一樹下敷師子座。諸多羅樹皆出天衣，諸座皆以琉璃寶閻浮檀金赤真珠所成。諸多羅樹四邊皆有香樹華樹圍繞莊嚴，一一樹下各各有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諸池皆以頗梨車渠赤真珠所成，諸池水上皆有青赤白紅蓮華遍覆水上，諸池皆以七寶為欄楯。

「持世！彼佛國土，皆以如是眾寶莊嚴世界。四邊復有寶樹，如忉利天波利耶多羅迦持毘陀羅樹，如是寶樹千萬億數圍繞世界。是諸寶樹光明，障蔽一切日月光明不復現。持世！諸多羅樹及諸寶網，自然皆出種種妙音。如天伎女歌頌之聲，其佛國土常出如是微妙音聲。無三惡道，亦無三惡道名。

「持世！是無量光德高王佛，為諸眾生多說如是之法，所謂般若波羅蜜，及菩薩藏斷一切眾生疑喜一切眾生心經。持世！其無量光德高王佛說法時，一日之中無量百千萬億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發心者，皆得具足助菩提法。

「持世！是無量光德高王佛，以是因緣，教化成就無量無邊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佛國土菩薩摩訶薩其數甚多。持

世！彼佛滅後法住半劫。是無量光德高王佛滅度之後法欲盡時，下方過十佛世界，有菩薩名無量意。命終來生，始年十六出家學道。於無量光德高王佛法欲滅時，聞是菩薩摩訶薩解說是陰界入方便經。是無量意菩薩，聞此經已發大精進，於是法中盡到其邊，成就深方便力。是菩薩善根因緣故，於彼命終得值二十億佛，皆得成就如是之法。常識宿命，童真出家，修行梵行，常得念力，世世不離如是之法，世世成就不斷念，然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無量光莊嚴王佛。

「持世！是故菩薩摩訶薩若欲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欲疾得具足一切智慧，於我滅後後五百歲惡世之中，當勤護持發大誓願，應生大欲大精進大不放逸，於後世中常當護持如是等經。」

爾時，跋陀婆羅伽羅訶達多菩薩等為上首，從坐而起，向佛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於佛滅後後五百歲法欲滅時，我等當為守護如是等經，勤行精進讀誦聽受，亦當復為他人廣說。」

復有若干千數菩薩，從坐而起合掌向佛，瞻仰尊顏，發是願言：「世尊！我等後世後五百歲，作是誓願，於如是等甚深無染污諸佛所，聽能生菩薩諸善功德，能具足諸菩薩助菩提法，我等當共護持聞如是法，當大清淨其心歡喜，專心勤求受持讀誦。」

佛便微笑，即時三千大千世界無量光明遍滿其中，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爾時，阿難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今者微笑地大震動？」

佛告阿難：「汝見此等菩薩發大誓願，後世護持如是甚深無染污法不？阿難！是諸菩薩非但今世發是誓願。阿難！我念是諸菩薩於無量無邊諸佛所，發如是誓願，三時護持諸佛之法，亦能利益無量眾生。今者亦復三時護持我法，於今現在及我滅後法欲滅時，亦大利益無量眾生。持世！如跋陀婆羅等，三時護持我法，亦復於此賢劫之中，三時護持諸佛之法，亦於未來諸佛所，三時

護持如是之法。

「阿難！我今讚說是人成就如是無量功德說不可盡，憐愍利益安隱眾生。阿難！若我悉說是人如是功德，人不能信。若人不信佛語，是人長夜失於利益，受諸苦惱墜墮惡趣。」

「阿難！我今粗說是等菩薩利益眾生，假使如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皆墮大地獄中。中有一人語諸眾生：『汝等莫怖，我今一一代汝受此大地獄苦。』是人即時出地獄眾生，一一皆為多千萬歲受地獄苦。阿難！於汝意云何？是人為大利益、大安樂不？」

阿難言：「世尊！為大利益、大安樂。」

「阿難！是人出諸眾生已，現其力勢，皆使令得成就世間第一快樂。阿難！是人為能有恩能與眾生樂不？」

阿難言：「世尊！是人所利益，非言所說。」

「阿難！我今實說是跋陀婆羅伽羅訶達多菩薩等利益眾生，是人利益眾生，是二利益安樂之事，算數譬喻不可為比。何以故？阿難！是人樂具皆是有為相違之法，不為厭足故，不為離欲故，不為智慧故，不為沙門果故，不為涅槃故。」

「阿難！是諸菩薩等，利益眾生與無上樂，一切智人樂為求佛道者，皆作佛事，未入正位者令得聲聞辟支佛地，以佛法化諸菩薩示教利喜。阿難！是諸菩薩能示教利喜諸菩薩眾，為不斷佛種故，為守護一切智種故，住於世間。」

「阿難！是人過去本行菩薩道時，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劫，皆使有佛不令斷絕，亦於未來無量百千萬那由他劫，皆使有佛亦不斷絕。何以故？阿難！是諸菩薩本行菩薩道時，已令無量諸佛住於佛道，是諸菩薩世世護持教化成就百千萬億諸佛，皆使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是以後，亦復教化無數百千萬億眾生令住佛道，教化力故具足佛法，亦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難！是跋陀婆羅等，為與眾生佛樂、一切智慧樂故勤行

精進。阿難！若人實說：『何等是諸菩薩父母、救、舍、依、洲、生？』諸菩薩當說是跋陀婆羅伽羅訶達多等五百菩薩是。

「阿難！若人實問：『何等是諸菩薩種？』當言跋陀婆羅伽羅訶達多等五百人是。如是善男子等，為不斷佛種、不斷一切智慧種故，住於世間。是善男子等，亦於後世後五百歲，以是教化方便力故，以樂因緣令諸眾生不墮三惡道中，亦令無量百千眾生住菩薩乘。

「阿難！若干千佛說是善男子等功德不可得盡。何以故？是善男子等成就如是不可思議功德。

「阿難！我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所集法藏，是善男子等能受護持。阿難！我今以是無量億劫所集法寶囑累是人，是善男子等，為無量阿僧祇國土中現在諸佛之所護念。

「阿難！是善男子等，一切天人世間所應禮事。阿難！是人十方千佛講說法時常所讚嘆。

「阿難！我已印可，為斷一切眾生疑故。若人於後末世，受持是經讀誦通利為人廣說，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近一切種智，有人於後末世乃至得聞如是深經，信解而發誓願，我皆與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若於後世後五百歲，生信解心勤行精進護持是經，是善男子、善女人，我今亦以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而囑累之。若聲聞人信受如是深法，心無違逆，我與受記，後當得值彌勒佛會。若求佛道者，聞如是法受持信解，是人皆為彌勒佛所授記，以本願故出家學道。阿難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於後世後五百歲時，於是法中勤行精進，當知是人善根猛利。」

持世經囑累品第十二

爾時，持世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惟願利益諸菩薩摩訶

薩故，護念是經。菩薩摩訶薩若於後世得聞是法心淨喜樂，亦為具足如是法故，勤行精進。」

爾時，世尊護念是經，即以神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香氣遍滿，所未曾有，一切眾生慈心相向。

佛護念已，告持世菩薩：「持世！我今護念是法印品經，斷一切疑故。持世！若有能受持讀誦是經者，不久當得一切智慧，惟除本願。我今亦與是人受記，疾得具足一切智慧故。

「持世！菩薩摩訶薩若受持讀誦是法印品經，思惟廣為人說，是人不久當疾得五陰方便，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四念處、五根、八聖道分、世間出世間法、有為無為法方便，亦疾得諸法實相，亦疾得分別一切法章句，亦疾得念力，亦疾得轉身成就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持世！是經後世，能與眾生作大法明大智慧光福德因緣，亦能與諸菩薩具足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持世！若諸菩薩於後末世時，得值是經及餘深經，菩薩藏所攝、與諸波羅蜜相應，是不為魔事所覆，不為業障所惱。持世！若是人未得無生法忍者，我與受記，於當來世第二第三佛，當得無生法忍。已得無生法忍者，於一切法中疾得自在力，疾得淨佛國土，疾得無量聲聞眾，疾得無量菩薩眾。持世！我今說是法印，為斷後世一切疑故。

「持世！菩薩摩訶薩見四利故，於後末世護持如是等經而發誓願。何等為四？諸菩薩作是念：『我當疾得無量無邊功德，亦令眾生生大善根，亦為諸佛護持正法，亦作諸佛持法藏人，亦為無量諸佛所見讚歎。』是名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復見四利，於後末世護持是經而發誓願。何等為四？諸菩薩作是念：『我等於後恐怖惡世守護法故，行大精進；於後惡世正法壞時，能持法藏為此難事；於後惡世中法亂眾

生亂時，我等守護法故其心不亂；爾時當得具足忍辱，以無瞋道守護於法。』是名四。

「持世！菩薩摩訶薩見是四利故，於後惡世，護持如是等深經而發誓願。」

跋陀婆羅伽羅訶達多等五百菩薩，及餘菩薩，得聞是法印品經，佛前合掌。於後惡世發願護持是深法者，佛以右手皆摩其頭，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法寶藏甚為難集，受諸無量無邊憂悲苦惱，亦捨無量無邊歡喜快樂。今以囑累汝等，於後末世當以是無量劫所集法藏善開與人，廣為四眾分別解說此正法種令不斷絕，汝等還當然大法炬。諸善男子！如來今者，請汝等佛子住佛所住，我於是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所集法寶藏，為諸天人廣宣流布。」

即時跋陀婆羅伽羅訶達多等，即禮佛足，作如是言：「我等隨力所能，亦承佛威神，當於後世廣宣流布是法寶藏。」

說是法印品經時，無量無邊阿僧祇一生諸菩薩，善根成就；亦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畢定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佛說是經已，持世菩薩及跋陀婆羅伽羅訶達多等，及餘菩薩并諸四眾，一切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持世經卷第四

恭敬法宝 开智慧眼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谨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
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